

艷
相
大
奇
遇
記

顧明道遺著



說小篇長情奇艷哀

記遇奇孀艷

· 著遺道明顧 ·



行印社版出南東海上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4 3764B

豔孀奇遇記序

余年來一涉筆，輒爲感舊傷逝之文，連篇累牘，揭載於報章雜誌者夥矣！而於同社頤子明道之亡，尤悲悼不自己，一再形諸楮墨間，若有萬千言不能盡者。蓋沉湎一氣，不以生死隔也。明道著述等身，善爲稗官家言，所治長篇說部，寫人物有頰上添毫之妙。而串插映帶，時出意表，腕下無所不有，才藝又足以稱之。毋怪其一編問世，萬戶傳誦焉。明道有所作，往往命序於余，余雖疲於舌樨指畫，然搜索枯腸，篝燈捉筆而不辭。旣成則相與商討，此中自有足樂也。一自明道作古，余亦悄焉寡懽，深宵不寐，有子桓自念之慨，不覺清淚之潛然焉。頃晤湯子修梅，謂明道遺稿「國色劉三秀」，曩年披露於報章者，今乃加以整輯，易名「豔孀奇遇記」由東南出版社印行，因以弁言見委。是書根據清人筆記，渲染點綴，爲明道刻意經營之作。而情節離奇，遣詞綺艷，讀之令人如入隋煬迷樓，萬牖千門，回環四合，朱楯玉檻，壁砌生光，誤蹈而終日不能出也。且是稿雖經兵戎，卒未散佚，茲猶能槩爲單本，而余得以重讀一過，則深爲亡友忻慰。但一轉念，余之同爲明道說部作序，然一作於其生前，一作於其死後。作於其生前者，能博明道一粲，作於其於其死後者，不能起故人於地下而政之；則此序作如不作，謂之序也可，謂之無序也，豈不可哉！

民國三十七年孟冬，鄭逸梅序於紙帳銅瓶室

艷孀奇遇記目錄

第一回	池塘撲蝶燕語鶯聲	茅舍啖魚別愁離恨	一
第二回	淑女有賢聲持家多智	財奴拾怨詛爲富不仁	一二
第三回	求偶倩冰人僮夫急售	分金逢好友名士傷神	二二
第四回	相思兩處隔好事多磨	大錯一朝成陰謀得逞	三三
第五回	鴉鳳非因緣含愁下嫁	薰蕕異氣味抱恨絕裾	四四
第六回	情絲初斷奮袂爲國殤	手足重逢痛苦談往事	五三
第七回	掌上得珍珠聊因快意	堂前求螺贏別有用心	六〇
第八回	頑童肇禍頓起戒心	佳客登門頻施青眼	七〇
第九回	喝雉呼盧歧途狂態見	敲金戛玉絳帳艷情多	七九
第十回	狗偷鼠竊劉子摸金	璧合珠聯錢郎跨鳳	九二
第十一回	雪地索舊逋財奴撒手	錦囊生妙計惡棍失風	一〇四
第十二回	殺身何慷慨歌女成仁	避禍太彷徨美人遭劫	一一六
第十三回	鑑人有術滿嫗選麗姝	驚艷傾心名玉寵絕色	一二五
第十四回	貞烈獨求全松筠節著	艱難唯一死舐犢情深	一三四
第十五回	恩深雨露難挽美人心	志博聲譽願還瘋子婦	一四二
第十六回	珠冠炫輝柔情如水轉	銀燈映艷好夢正春深	一五三
第十七回	抱殘守缺名士隱身	附龍攀鳳小人得志	一六〇
第十八回	縈念故家胤嗣難覓	掛名金榜骨肉重圓	一六七

艷孀奇遇記

吳門顧明道遺著

第一回

池塘撲蝶燕語鶯聲
茅舍啖魚別愁離恨

春天真是一個富於誘惑性的季節。暖融融的日兒，軟綿綿的風兒，把一片枯黃的草場，噓拂得改了舊觀。青青的小草裏，雜生着紅的黃的白的野花朵，錦褥也似的，鋪在白石橋邊。兩堤的垂柳，又復長得綠粲粲地臨風搖曳。在那明鏡也似的春波前，恰似一個豐容盛鬋的美婦人，在那裏顧影自憐。還有那嬌杏天桃，也兀自妖妖嬈嬈，雜在葱翠的柳浪裏，露着嬌媚的笑靨。那一派嫩綠妍紅，錦綉爛漫的景色，逗引得粉蝶兒翅膀無休歇。黃鶯兒歌喉沒停息，小燕兒也雙雙對對地掠波剪彩。穿簾傍檐，忙着替紅閨中的綉女，陋巷裏的書生傳遞春消息。在白石橋西端，踏過了一徑嫩綠的柔莎，穿過了兩片黃金似的菜畦，便是一所蘆簾紙窗的陋屋。小燕子推開了紙窗，把春光帶到了屋主人的眼前心底，筆桿兒拴不牢搖曳的情緒，書本子抑不住悠然的閒思，陡然那兩扇等於虛設而脫了栓的蓬門，呀然地向裏一分，踱出了一個神情爽朗，態度瀟灑的讀書人來。雖然衣履的質料是十分窳陋，而且還綴上幾片不同色素的補釘，似乎比了百結的鶉衣，也只稍勝一籌罷了。但是總掩不了那一般秀雅而安閒的氣度，卻沒有一絲兒窮酸味。他反籠着雙袖，站在門前，把胸都挺了挺，又長長地舒了口氣，緩緩地踏着綠苗，領略着這醉人的春光。恰好有一雙彩蝶，忽上忽下，或前或後地在他面前飛舞。那翩躚婉轉的舞姿，若即若離的意態，却引起這年青

人的趣味，竟是躡着雙足，微偏着身子，效那頑童們的行經。不過他並不會伸出巨靈之掌，想佔有這一對弱小的動物，也不願煞風景驚散這一雙甜蜜的伴侶，只是藉此聊遣閒情，想跟他們看一看他們的歸宿。可是不做美的小麻雀，神經過敏，見了那年青年人探首躡足的樣子，懷疑他有什麼不利加到自己身上，立即停止了尋食的工作，脫楞地向上一飛，剛好把兩個彩蝶，驚得一個向東一個向西。便是那年青年人也不禁直着腰仰起臉歛了肩，意興方面受了一次意外的衝擊。待他回復到安閒的情緒，發覺自己所站的地方，離開一泓澄波，還不到三寸。要不虧麻雀兒的掃興，只自覷着雙蝶，任着脚前行，還會變做屈大夫的葬身清流哩。雖然他也生在這世亂時艱的時代，懷着一腔憂時憤世的牢騷，但是他不願效屈原的消極行爲，留得有用之身，還待建不世的功業，挽回既倒的狂瀾。假如今天爲了一時的童心，斷送了有用的此身，埋沒了偉大的企圖，那真是太不值得了。而況還有一個刻骨銘心的萬侶，生死不渝的膩友，却教伊如何忍受這重大的痛苦呢？他想到這裏，眼前似乎浮起一個比花還嬌豔的面影，微露着瓠犀，在清明的波紋裏，忽隱忽現，作着嬌笑。那兩道蘊蓄着無限深情密意的眼波，正對自己作着媚視，不知是在笑着自己傻呢，還是笑自己癡？他疑視着水中的笑靨，不覺忘情地也笑視着。伊驀地從身後拋來一塊小石，撲通一聲，恰好擊中那如花嬌顏，霎時間像罡風摧紅英般亂紛紛地濺向四面。水面上起了無數大小不等的凹狀波紋，就在那無數的旋渦中，失去了他密藏心底的情影，却招回了他出了竅的心神。疾忙回過頭來，並沒有一個人影，只有一陣比鶯聲還要清脆的笑的餘韻，蕩漾在柔和的春風裏。在他聽的感覺上，並且是十分熟悉的，意識告訴他是什麼人在和他開玩笑，不禁一陣喜意，襲上了眉梢，就放射那兩道英銳的目光，像獵人探索獸蹤般，向四圍搜尋，瞥見一幅水綠色的裙角，在右邊一

叢紫荊的縫隙裏一閃。他邁着輕捷的步伐，半奔式地向那叢紫荊走去，當他彎腰伸手向那幅水綠色的裙角移去時，輕聲笑道：「看你再往那裏躲。」可是那水綠色的羅裙，比他按下的手更快，在他手掌下滑過，手背上似乎閃過一絲輕微的柔膩的感覺，而手心裏却扎了一手的泥。那樹根下的泥，原還帶着隔夜的春雨的餘潤。在一陣憨媚的笑聲裏，一個苗條的身影，出現在紫荊樹的對面，一種有備無患，嚴陣以待的神情，正表示對於這襲擊者的渺視，而顯得她是多麼地慧黠，多麼地嬌憨。他扎着泥手，剛待繼續這不含惡意的突擊時，一陣天白天白的呼聲，又使他縮回了身子。轉身一看，一條偉岸的人影，正向他這面走來，原是他的好友朱慕家，看他所循的途徑，似乎已訪問過他的陋屋，再跟蹤着來的。那麼，一定有什麼緣故？不由得移動脚步，迎上前去問道：「慕家兄到過舍下了嗎，這幾天怎麼老不見兄來，以爲兄又不知往那裏找名師習武去了呢。哈哈！」原來朱慕家爲人，任俠好義，很有些膂力，醉心武藝，聽那裏有好武藝的教師，便不辭涉水登山，不惜卑辭厚幣，願投贖門下。那些徒具虛名的庸教師，倒着實沾些利潤，因此他的家資耗去了大半，而武藝却並沒有絲毫進境，也就不再上那些念秧者流的當了。可是在友朋中間却流傳了話柄，時常把這句話來打趣他。慕家聽了先是跟着打個哈哈，接着却把臉色一正道：「這幾天弟正捫揣一些要事，雖然不是去找名師，但將有遠行却是事實，今晚有人爲弟餞行，特來邀兄作陪客，藉此暢談一下，誰知上廟不見土地，我看見門沒有上鍵，諒你不會走遠，站在門前瞭望了好些時，才發現你正癡立在河邊，怎麼現在又趕到那紫荊樹跟前去了呢？扎了這一手泥，又是什麼玩意兒呀？」天白看看慕家含笑的臉，似乎在說你的事我全明白。便也一笑，且不答話，却回過頭去，紫荊樹畔已沒有了伊人的芳蹤。他便移轉視線，向河南橋東那株古槐邊的白牆門望

去，却是雙扉緊閉，也沒有美人兒的蹤影。心想她難道走得這麼快，已經上了樓了嗎？抬頭對那間屋的側面一看，果然美人的嬌靨，半露窗前。他揚起那只泥手，遠遠地向她一笑。他滿心想她也報以一笑，誰知她却突然把身子往裏一退，很快地關上了窗，又下了帷。看她的動作，那脖子使勁的樣兒，很像着惱，這未免讓他狐疑起來。她算是生的那一門的氣呢？難道怪他撇下了她而和慕家酬答嗎？她素來很識大體，決不致於如此。他儘着猜想她生氣的理由，忘却了身邊的朱慕家，而跌住在道旁。慕家看了不覺好笑起來，拍了他一下肩膀道：『喂！夕陽銜山，倦鳥歸巢，已近黃昏時候，人家自然也像鳥兒般的該歸窠了，你還跌看些什麼？你那隻泥扎的手，也應該去洗乾淨了，快跟我喝酒去吧，人家正燉了大鱸魚等着我們哩。』天白給慕家提醒了，臉上一陣微熱，便乘勢走向河濱，蹲下去洗手，也就把那一分不好意思，遮掩過去了。洗過了手，站起來還想望一下那樓窗時，却先看見了那個肥猪也似的黃亮功，搖搖擺擺地在她家門前走，不知又從那一個佃戶或是債務人那裏榨取了膏血來？看他那臉上的一種得意，就可以測知。那一雙深陷在肉裏的像綠線樣細的眼睛，也時時斜睨着那兩扉緊掩着的紗窗。天白心裏頓覺恍然，就消釋了剛才的猜疑。回身隨慕家同走，鼻子裏却不由地飄出一聲冷笑。慕家問他笑什麼？他道：『你看看河那邊，就知道了。』慕家真的回頭向對河看去，見了那癩蝦蟆的醜態，他覺得不屑注意，拉了天白一把，催他快走道：『我們須安排着好胃腸去消受美酒佳餚，可別看他那令人作嘔的怪相，免得辜負了口腹，本來他居奇囤積，敲剝平民，把自己養肥了，又該進一步來設法蹂躪女性，不過他要看上了她，却是總有黃金千觔，也買不動美人心。無論她還有一位守正不阿，嫉惡如仇的長兄，會替她作主哩，你真不必爲此担心。』慕家說到此處，昂首歎了口氣，又接着說道：『其實

呢！方今天下紛擾，內憂外患交迫，大丈夫七尺之軀，正宜爲國效勞，又何必把那些兒女柔情放在心上呢？」太白對慕家看着，嘴唇微張，似乎將有所申說，然而只是輕輕地歎息了一聲，又默然向前走了。這時夕陽已被地面吞沒了一半，胭脂似的餘暉，還把西邊的半天染得通紅。一群羣的歸鴉，都紛紛地忙着回巢。在青天紅霞間，再點綴了縱橫參差，疎密不等的幾片黑雲，自是教人對於這暮景，格外感覺得留戀。太白走過自己的家門，隨把門窗帶上。二人欣賞着這晦明交替時的田野，邊說邊走，不多時到了鎮的盡頭，再轉了兩個彎，渡過了一架板橋，就到了趙家浜。趙家浜是一個小村，全村不滿二十戶人家，多數是捕魚爲業的，務農的只不多幾家。今天朱慕家所要訪問的，也是趙家浜裏的漁夫，名叫余百慶。是朱家佃戶趙金虎的表兄。至於余百慶怎麼會和朱慕家有了往來？這其間也有着一段故事。原來余百慶家道貧窮，守着一條漁船，一家三口僅能餬口，如果誰有了疾病或是別的意外的支出，那就得舉債。那一年他死了老妻，自己又害了一場大病，向鄰村的郝老三借了一筆債，那郝老三原是出名放重利的土棍，利上盤利，不到三個月，余百慶把三間草屋抵給他還嫌不夠，他一定要余百慶連漁船一起抵，余百慶沒有了家，父女倆還可以住在船上，況且他恃此以生，怎麼能够答應這苛刻的要求呢？但是郝老三手下爪牙衆多，余百慶終於失去了財物，還挨了一頓拳棒，受了重傷，一時沒處安身，父女倆就投奔到表弟趙金虎家去，療治了幾個月，總算傷痕平復。可是金虎却被拖累得繳不出朱家的田租，經慕家詢明了原由，不但免了金虎的田租，又代余百慶把草屋漁船贖回。並且百慶爲人慷慨，粗讀詩書，略諳拳棒，慕家跟他到也很談得來。慕家喜歡喝酒，余老兒也有些酒量，時常烹煮些鮮魚，沽幾斤村釀，請慕家喝上幾杯。他的女兒鳴鳳，也很有父風，豪爽健談，脫盡兒女子忸怩羞態。她對於慕

家，起先是感激，漸漸相習，窺得了他的志行，更加欽佩。等到日子一久，常相宴談，不知不覺，把朱慕家三字迎入了心扉以內。憑伊余鳴鳳怎樣慷慨灑脫，却也跳不出一般女兒家的常態，那一縷柔靦的情絲，竟是繫在朱慕家的身上了。在慕家的感覺上呢，也未嘗不發生反應。不過他不像天白那樣纏綿沉溺，比較能够擺脫。這天因爲他們知道慕家將於日內遠行，又深知他喜歡吃清燉的大鰻魚，本來這正是「桃花流水鰻魚肥」的時候，就揀肥大的鰻魚留下，請慕家去喝三杯，算是祖餞。百慶沽了酒回來，看看女兒鳴鳳已把下酒的碟子端整舒齊，太陽已經下山，村裏暮煙四合，將近黃昏時了，怎麼等等還不見客人到來？便到門口去張望，却遠遠看見慕家和天白過橋來了。連忙迎上去道：「二位少爺怎麼來得這遲，我家阿鳳直急得在灶下打轉，還以爲朱少爺忘懷了呢。」三人走到門口，余老兒搶前嚷着進門「阿鳳！阿鳳！朱少爺何秀才來了，趕快燙酒，把菜碟子拾掇出來。」一邊就忙着抹桌椅凳，安杯箸讓坐，忙得很高興的樣子。旁邊廚房裏鳴鳳也捧着

一隻方盤出來了，盤裏是四個碟子，慕家舉目看時，是一碟油爆蝦，一碟燻鯽魚，一碟燻蛋，和一碟涼拌筍片。鳴鳳把碟子才放在桌上，余老兒已是把燙的酒拿出來。大家坐定，天白只不見鳴鳳來坐。便問：「鳳姑娘呢，怎麼不來？」百慶道：「她在廚下還有一會兒功夫呢，我們不必管她，二位少爺請罷。」說着便讓二人喝酒吃菜，他們喝着談着，不覺把一壺酒喝乾。不但四個碟子吃空，連鳴鳳又添出來的一大碗炒田螺，一盤子韭芽炒蛋，也都吃完。當鳴鳳端着一碗清燉大鰻魚出來時，他們已自稼穡賦稅談到了寇禍邊患。慕家正要說出此次遠行的原因和目的，也是天白和余家的人所急欲知道的。因爲他先只說遠行，却並沒說明到什麼地方，做什麼工作，這時看見了他所愛吃的鰻魚，便停止了說的工作，趕着要進行吃的工作，舉起了筷子，向鳴鳳點點：「

鳳姑娘辛苦了！來來來，快坐下喝一杯吧！」就站起把余老兒添來的酒，替鳳斟了一杯。她果然就坐下。看見慕家吃着魚，不住地稱讚鮮嫩，她也嫣然微笑。天白見她，含笑不語，只看着慕家，還時時提醒他父親讓酒讓菜，自是一種深情的流露。不過和以前活潑不羈的態度，却有了些改變。雖然那微紅的圓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但是眉梢眼角間，却蘊蓄着無跟黯然的神情。就是慕家對她也減少了剛才的豪興，當然是受了她的感應。天白冷眼旁觀，想起他在河邊諷自己的言語，不禁暗笑他責人則明，律已則昧了。然而當大家的談鋒，由吃而轉到民生問題時，他又恢復先時慷慨激昂的態度而高談闊論起來。他把酒杯重重地向桌上一放：「利用荒年物少的機會，囤積抬價，剝削平民，以飽囊橐。倚仗幾個臭錢，更是無惡不作，窮奢極欲，淫樂自奉，性之所好，一擲千金無吝色。如果爲了充實國庫，救濟飢民，或是助餉以弭寇患固邊防等，却又一毛不肯拔。但求天下人皆瘦，而惟己獨肥。上自公卿，下至士民，莫不懷着這種思想，朝夕孜孜營利，置國計民生於腦後。稍具天良的安分小民，又那能從虎口裏去分得餘瀝呢！」天白也接嘴道：「唉，照這樣下去，真是肥者日肥，瘦者益瘦，欲弭寇患，却不絕製造寇患。我們這些人，將來真不知死所哩！」慕家這時正舉杯待喝，聽天白說到這裏，且不喝酒，却接嘴問道：「那末你還是願意坐以待斃呢，還是在死中求活？」余百慶接道：「那一個人不想活，誰會肯坐着等死呢。」天白道：「我不但想自己活，而且還以救天下蒼生爲己任哩。」他也把一隻筷子擊了一下桌子，一臉的激厲顏色，一反他平素那副閑雅的態度。慕家聽了，倒是嗤的一聲笑了起來。天白訝道：「什麼好笑，難道我還說假話嗎？」慕家正色道：「誰說你是假話，你的志行，一向欽佩，只是有些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罷了。」天白臉上加了一陣酒暈，而且微有汗意，但是不甘默爾而

息，笑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叱咤風雲，氣概蓋世，勇如楚項，猶不免有虞兮之歌。何況你呢？就是你今日又何嘗不銷魂黯然，別淚恐怕是和酒一起吞下了。」慕家微搖著頭道：「我沒有這種感覺。」又把兩隻筷子，輕輕敲着酒杯，口哼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哼到後來幾個字，雖說不上哽不成聲，却也細得不易聽清了。鳴鳳把他的酒杯移開了：「朱少爺醉了，吃飯吧，我去盛飯來。」慕家却嚷着還要喝酒：「你們今天既是請我喝，當要盡情。來來來，天白兄，余老老，鳳姑娘別忙飯，也請坐下，我們再來幾杯，定要把酒壺裏的酒喝得一滴不剩。以後再要像今晚上這樣聚飲，是難得的了！」說着舉盃向眾人讓着。他的酒杯才一沾唇，一杯酒已是咕都嚥下。天白心中，也自有種難宣的苦悶，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也便陪着他狂飲。余百慶原也豪於飲的，於是三人把二次添來的酒，也都喝乾。鳴鳳平時也能飲幾盃的，可是這時她總覺得酒液裏似乎攪着鐵屑石子，竟是咽不下去。慕家讓她時，她託辭盛飯，往廚下去了。直等她父親嚷着：「阿鳳盛飯來。」她方始搬了熟飯，和下飯菜出來。三人的眼光都會在她的臉上掠過。余百慶心裏想，我這女兒，向來和男子一般，不易垂淚，生平只有母死父傷，哭過兩回，這一次算是第三回了。當然他是知道女兒心事的，十分憐惜她，却不敢明言，怕格外勾起她的傷痛。天白看了她，未免想起自己的意中人來。如果自己也決定實行已定的志願時，不知她將傷心得怎麼樣？她沒有鳴鳳這樣灑脫，自己對她也是一往情深，不像慕家的熱中疎外的樣子。況且慕家有恩於她，她感恩圖報，即暫別三五年，不致有何變故，自己和對方，貧窮懸殊，她的家庭，主張不一，自己的希望，不過有小半實現的可能，假使一旦離別，那末連那小半的希望都會落空。她那貪婪的哥哥，那得不設法使她棄己？自己得不到她，心版上留下不可磨滅

的創痕，此生也就了無意趣。爲國家爲己自的責任，應該立刻離此。但是爲了她，爲了將來的生趣，却不得不暫留。這時天白的心中，情和理交闞着，望着兩碗飯菜的熱汽，竟獸住了。雖然那香味一陣陣撲上他的鼻管，這種美味又是他幾乎一年沒有嘗到過的，却引不起他的食慾。慕家爲鳴鳳的柔情所感，自進門就使着克制的壓力，不讓情感有所活躍，到此也漸漸不能支持，却強自忍着，只顧低頭吃菜。但是那箸上夾着的一塊菜，吃了半天還是那麼大小。鳴鳳呢，只是把一雙筷儘在飯碗面上撥來撥去，一粒也沒有下咽。余百慶向着三人一看，忙舉箸讓衆人吃菜道：「二位少爺，快趁熱吃呀，這是我阿鳳的妝奩哩。二位不吃，豈不辜負了她一片待客的誠心嗎？」他這麼一說，果然打破了沉默的局面。鳴鳳更顯得莫明其妙地望着她的父親，聽他怎樣回朱何二人的問話。『從前有人養了一隻雞，讓牠生蛋，賣了錢積起來買小豬，豬養大了，賣了錢賣小牛，牛養大了賣了錢，就可以娶一個老婆了，這是窮人的好算計。我家阿鳳，生在我這戶貧窮人家，每天所入，只够溫飽，却沒有餘錢可以積儲，她將來出閣的時候，把什麼來辦妝奩呢？所以我也學古人的方法，養隻雞，將來像他那樣的賣買，賣了牛替她辦妝奩。今天却把來殺了作菜，不是把她的妝奩也吃掉了嗎。』經他這樣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鳴鳳也似慚似笑地道：「爸怎麼想得起來的？」百慶道：「不說說笑笑，吃的酒菜又怎麼會消呢。」這一頓飯，就在幾句笑話中結束了，雖然這一餐的酒菜，比前任何一回豐盛，聚飲的時間也較久，可是每个人的心裏比任何一次都不高興；朱何二人都有了醉意，天白酒量較差，又牽動了心事，醉得較深。出門時脚步踉蹌，百慶不放心，伴送他回去。慕家先時也覺得燥熱，走在田野中，經晚風一吹，却是清醒得多。過了板橋幾十步，慕家和他們分路，才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叫着天白道：「今晚上你回去想一

想，如何行止，我明天還有一天勾留，準於後天黎明起行。我看你還是跟我一起出關吧？這樣沉溺下去，於你的精神事業，都有害無益，快些運用你的智慧，作一個有力的決定，我明天在家，等你的回音。」這聲音在夜風裏震盪着，竟像鐘鼓一樣地振發人的心弦；天白的酒意也給衝淡了一半，却是含糊着沒有響應。於是他的腦裏耳邊，一直嗡嗡地響着。慕家的話，他那被醉意籠罩着的理智，這時又由靜止回復到活躍。然而情感的活動，也不落後，他的頭腦比了酒醉時更覺模糊昏暈。在星月的微光下，欹斜着脚步，突然脚下汪的一聲，一條黑影直竄起來，幾乎和他一般高。他脚下一蹶，又被那聲影一嚇，不覺大叫起來，身子一傾。要不虧余百慶扶得快，就要跌下去了。他經這一驚，兩腿軟軟地，竟不能離了百慶獨走。春夜的風，寒意很重，他的身體素弱，衣裳又單薄，又驚出了一身冷汗，在夜風裏走着，身上只覺得寒凜凜地肌膚粟起，幸得離家不多遠，不消一盞茶時，他已到了那間陋屋中。百慶替他帶上了門，他納頭便睡，抖顫的四肢，慢慢地溫暖起來。再過一會，却燥熱得像火燒一般，頭痛得似刀割一般，胸口又像壓了大石般，悶得透不得氣來。口舌眼鼻都似乎在冒着火，週身的骨節酸楚難受。他意識到這是病魔在施展威力了。這一夜昏昏沈沈地沒有好生睡得，眼前只是閃躍着水綠的羅裙，紫荆花邊的笑顏。雖然他闔上了眼皮，總沒法推開這些幻影。悠悠忽忽，耳邊隱隱聽得呼喚聲，勉強睜眼一看，却是慕家站在他的床前，用手推動着他。窗上映着一片黃光，不知是晨曦還是夕陽，他却辨不清楚了。想坐起來，才一昂起頭，只覺眼前金光亂幌，兩耳鳴鳴響着，不由自主地仍復倒了下去。慕家看了這樣子，不勝歎道：「昨晚好好的怎麼就病了，今天我等你不來，乘到余家去的便，來看你一次，你究竟作何打算？」這時天白的頭腦似乎減少了昏暈，眼前也清白了許多，不過說話並不響亮，

問慕家道：「到余家去看誰，余老呢，還是鳴鳳？」慕家笑笑。天白還不肯放鬆，繼續打趣道：「英雄難逃美人關，自是千古不易的確論啊！」慕家淡淡地笑道：「唔，這也許是夫子自道吧？我若不能擺脫，也不決定走了，誰像你因為我勸你走，而賴着裝病哩。」這句話激得天白急了起來：「昨晚上傷了酒，又吹了風，黑暗中又受那畜生一嚇，才湊合成這一回病。方今天下大亂，正是大丈夫有所表見的時機，我是國民的一分，自有一分應盡的責任，賴病卸責，懦夫的行爲，又豈是我所肯做的。」慕家正容答道：「你的志高行潔，原是我素來欽佩的，你我二人的見解，一向又是相同，應該投筆從戎，爲國出力，如果你有這個志願，我不妨再等你幾天。」慕家聽他回答什麼話，可是天白還沒有發生聲音，門上却起了剝啄。慕家走出開門，看見了門口站着的那一個人，他敏捷地感到天白不會再給他滿意的答覆。他回過臉去，向天白探視了一瞬，便默默地走出了何家的兩扇蓬門。（第一回完）

第二回

淑女有賢聲持家多智
財奴抬怨詛爲富不仁

劉賡虞是常熟任陽著名的君子人，守正不阿嫉惡如仇，最敬重的是敦品篤學的儒子，最嫌惡的是貪婪狡猾的市儈。他所交接的無一不是守禮君子，那些脅肩諂笑的驚利之徒，便休想得他正眼一瞧，因此很得當地士紳的敬仰。父母早亡，有一弟一妹，弟名肇周，妹名三秀。肇周的爲人，惟利是圖，剛好和阿兄相反，擇交不問品學的良窳，只要是財主便歡迎。弟兄倆都已娶了妻室，惟有妹子三秀，還在閨中待字。提起劉氏三秀，更是任陽無人不譽爲國色的美人，貌比春花還要嬌豔，眼比秋水還要澄清，膚色瑩然，勝過潔白的玉。喉音圓潤，媲美出谷的鶯。不但容顏超羣絕倫，而且才智敏捷過人。她六歲喪母，就自己梳頭裹足，每天妝飾得清清楚楚。父親教他讀書，過目成誦。寫得一手秀雅可愛的字，所作書翰，斐然成章，她父親十分寵愛。後來在十歲時候，父親死了，就倚靠兩個哥哥，幫助兩嫂治理家事，精明果斷；無論甚麼難事，一經伊辦理，立即解決，有老吏斷獄般的風度。有一次，她的二嫂，忽然失去一枚金簪，道是領賡虞的孩子的乳傭張媼偷的。張媼矢口否認，要投井明志。她的二嫂，因爲肇周賦性吝嗇，雖然是一些細微的損失，就要呵叱毒誓，何況是一根金簪，難免凶毆，也直急得要尋死覓活。邵時賡虞兄弟，恰好都有事下鄉，家裏鬧得沸翻。她的大嫂只是搓着雙手，皺眉嘆氣。三秀知道了，先請她的大嫂去勸慰大嫂，一面自把張媼叫來問道：『你幾時到二娘房裏去的？』張媼道：『是今天早上帶着小官官一起去的。』三秀又問：『你看見二娘的金簪沒有？』張媼嗚咽着說：『看是看見的，二娘因爲小官官要吃她盤子裏的糖糰粉圓，就把頭上的金簪拔下，串了三個小的給官官，還沒有吃呢

丫頭阿珠來叫二娘出去有事，二娘走後，小官官也鬧着要走，就把金簪丟在桌上，婢子攙了小官官出來。我們兩人都是空手，小丫頭阿珠該看見的，怎說金簪是我偷的呢！婢子雖窮，但出身清白，鼠竊狗偷等事，決不肯作的，與其蒙污名，還不如一死的好。」說到這裏，張媼竟是哭了出來。三秀止住她道：「你且莫哭！再說你出來的時候，小了頭阿珠是否跟你同走，是你在前面，還是她在前面，小官官把金簪丟在桌上，她有不看見？」張媼拭淚道：「她隨在我們身後，一同出來的。小官官吃糖圓時，她原站在桌邊，還逗着他玩笑呢。後來小官官把金簪一丟，桌面上還發出一聲噹啷的聲音，她即使不看見，也應該聽見。」三秀道：「那麼阿珠對二姐怎麼說呢？」張媼道：「那小鬼頭偏咬定說沒有看見，存心冤賴婢子，二姐又幫着她，不容伸辨，因此婢子怨得只有一死。」三秀道：「事情沒有弄清楚，爲什麼輕於言死，死又豈可了事的！你快去把阿珠叫來，待我細細問她。」張媼把阿珠叫來，三秀和顏悅色地問她：「二娘遺失金簪，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小官官把金簪丟在桌上，你到裏看見嗎？你詳細地告訴我，不要怕，我不會打你的。你說了實話，我就把前天繡成的那方羅帕賞給你，那上面八隻彩蝶，你不是最喜歡的嗎？快些乖乖兒地說。」阿珠對她臉上看看，才低下頭嚙嚙着說：「小婢看見小官官把金簪丟在桌上的。」三秀道：「那麼你爲什麼跟二娘說沒有看見？」阿珠抬起頭，兩顆淚珠在眼角裏藏着，說道：「小婢見二娘手裏揚着籐鞭，心想說了看見，她一定要懷疑小婢偷的，因爲二娘發現金簪遺失之前，並沒有別人進去過。她要疑了小婢，豈不要把小婢打死！所以小婢只得推說沒有看見，雖然心知張媼冤枉的，但爲了避禍起見，不得不硬着心腸一口咬定。可是這金簪不在倒也奇怪，究竟是那一個拿去了呢？」三秀想了一想道：「簪子上所串的粉圖，小官官有沒有吃完？」這話

可算是問張媪阿珠兩人的，所以兩人同聲答道：「只吃了一個，還有二個在簪子上」。三秀又問：「二娘房裏有無鼠患？」那只是阿珠知道說：「有的，不過並不厲害。」三秀站起身道：「你們隨我來！」二人看她似乎有所得的樣子，却想不出是什麼道理來，只茫然地跟着她走。到了二娘房裏，只見二娘倚在床欄上，滿面淚痕。一見張媪進來，直起身子，雙目一瞪，就要咆哮的樣子。三秀連忙搖手止住。大娘坐在床邊，雙眉緊鎖，顯然是一籌莫展的神情。見三秀引着二人進來，知道總有了端倪，不禁展顏相詢。三秀且不理她，問張媪道：「金簪丟在那一隻桌上？」張媪指指南面靠窗的一隻桌子。三秀走到桌前細看桌面上依稀有斑斑駁駁的糯粉痕黏着。這痕跡是由桌子的正中蔓延向西；桌子的西邊是一隻靠椅，再西是一個櫃子，櫃子的裏邊緊倚着牆壁。三秀問：「地下都找遍了嗎？」二娘道：「只差把屋子翻過來，什麼地方都找過了！」三秀指着櫃子道：「這底下呢？」二娘道：「也已尋過」。三秀不厭求詳地又問：「曾否把櫃子撥開了尋？」二娘却被她問得好笑起來：「我們點了燭火，在櫃下仔細照過，清清楚楚地，一些東西也沒有，一根黃澄澄的金簪兒，還有看不見的道理嗎？那一定是偷了去了。」三秀微笑道：「姑且把櫃子搬開，再找找看。」說着不待二娘同意，就領着張媪阿珠，動手搬櫃。大娘因為張媪是她的傭人，也很願早些有個水落石出，免得自己臉上難爲情，看看櫃重，也上前相助。只有二娘端坐床沿，袖手旁觀，覺得她們是多此一舉，徒耗氣力罷了。四人先把櫃些微拖離了牆角，然後阿珠擠進去，每人撥一角，打算把櫃搬出來。可是阿珠擠進牆壁，偶一低頭，竟擣了起來道：「咦！這裏不是金簪嗎！」大家聽了，都有喜色，忙問她「金簪在什麼地方？」連那端座床沿，現着一百廿分冷淡神情的二娘，也趕過來了。她們把櫃子又移開了些，阿珠退出來讓三秀過去道：「就在

那牆角裏！」那黃光閃耀的金簪，正靜靜地躺在牆角下，上面還遺留着小半個殘餘的粉圓，在離地三寸餘的牆角裏，有着一條約一寸長半寸寬的裂縫。她笑指着那牆縫道：「偷簪賊就是從這裏面出來的。」二娘詫異道：「這是怎麼說，我不信？」大娘在旁却恍然道：「唔！原來是老鼠腳的，但是方才你們用燭火照，怎麼沒有看見呢？」二娘的臉上，表現同樣的疑問，看看阿珠張媼，又回頭看看三秀。三秀道：「這是被櫃子足遮住了，很容易明白的。剛才我細問她們，知道二嫂房中原有鼠患，簪上又留有食物，我就確定是被老鼠啣去。我記得在前人的筆記中見過一則：有一個窮秀才，缺乏膏火之資，想向他的舅母去告貸一二。那時候，正是五月端午相近，他家舅母，已裹了許多粽子，他去時舅母正吃着粽子，她心裏雖是嫌惡着外甥，表面上却不得不假慇懃，讓他吃粽子而不給他筷子，把一根金的耳挖子，往粽子裏一插，就走開了。她估量着窮親戚上門，決沒好事，還是避開爲妙。那麼細的耳挖子，怎挑得起偌大的粽子？外甥明知舅母是不誠意的，告貸的事，當然也免開尊口，一氣就走了，粽子也沒吃。後來舅母下來，粽子沒有了，金耳挖也沒有，舅母就使人諷外甥，說他吃粽子連金耳挖都吃下肚。那外甥又羞又忿，一口怨氣就纏死在舅母的門上。當然人命關天，舅母家着實用去了些銀子。事後爲被除不祥把外甥那天來過的屋子，大加掃除，誰知就在那天外甥坐的靠椅後面牆縫裏，發見了那根金耳挖。多天因爲被椅背所掩，沒有看見。這時舅母方才知道冤誣了外甥，白送了一條人命，良心方面受了譴責，時常如像外甥向她索命，得了怔忡病，不多幾時也就一命嗚呼了。今天我們家的事，詳情度理，和那筆記所載的如出一轍，所以我斷爲老鼠作祟。二嫂，如果一定固執你的成見，豈不也要犯人命嗎？如今東西既已找到，事情已成過去，也不必談了。可是以後凡是值錢的東西，不要隨便給孩子。」

照顧孩子的人，應該留心，孩子手裏的物件，妥爲保存，交還原人或放在原處。切不可隨隨便便東置西放。這回張媼的疏忽，也難辭咎，假如你把金簪交還二娘，或是交給阿珠，不是就沒有這一場是非了嗎？這真是給你一個教訓，下次須得留心一些。現在好了，沒有你們的事，替二娘把櫃搬好了，自管做你們的事去吧。」張媼既洗了賊名，留得了性命，自是十分感謝這位大姐。二娘得以免去丈夫的毆辱，心裏也自佩服這位小姑。從此婢僕都因她細心能幹，賞罰有則，而願意服從她的指揮。她比二位嫂嫂多識字，持籌握算，也較敏捷精確，所以兩嫂倚之如左右手。鄉里之間，不但以豔稱，也以賢著。服闋後，問字者絡繹於門，戶限爲穿。她的兩個哥哥，因爲她是父親最鍾愛的，必要替她選一個乘龍快婿，方才對得起死去的父母。大哥賡虞選婚的目標，必要門第清高，年貌相若，豐才篤學，敦品達禮的君子，財產多少倒不在乎。可是二哥肇周的主見，是在財勢，什麼品學年貌，都不講究，只要能有大捧金銀爲聘，自己時常可以沾些油水，那怕他貌如鬼魅，年逾耳順，他也願把妹子嫁給他。只因兄弟倆的主見不一，來說媒的，莫不抱了熱望而來，失望而去。三秀那年已十四歲了，還沒有出嫁。而三秀的芳心裏，却早已蘊藏着可人的影子，自誓畫眉伴侶，非此莫屬。她所屬意的人，是乃兄賡虞的好朋友，年紀比她長八九歲，生得眉目英秀，氣度瀟灑，學無所不涉，藝無所不精，而且少有大志，感慨國勢的日削，憂患日深，常常擲筆歎息，願效班將軍的立功異域。父母早亡，留有些薄產，又爲族中無賴所侵，家境實是寒素得很。他的性情又是十分狷介，有時甕殮不繼，也不肯隨便向人借貸，甯靜處陋屋，喝幾口清水，翻幾本古書。陶靖節所說的：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倒可以移贈於他。他和賡虞朱慕家是最好的朋友，情同手足。二人常贈以銀米，藉助膏火。他對於二人所濟，是不常拒絕的。

他和賡虞，時相動從。因此三秀幼時，和他相習如家人。後來三秀父死，賡虞事忙，肇周孳孳於利，所以她遇有書中疑問，往往就正於他，未免日久情生，雖未明結絲蘿，然已兩心暗許早證鷓盟了。那麼他究竟是誰呢？就是前一回中，在紫荆樹下扎了一手泥的少年何天白。那天三秀午後無事，熟料理一些繡件，可是窗外的鳥語，簾前的花香，惹得她時常倒拈了繡線，刺破了指尖，就拋却待繡的鴛鴦，且下樓閑散。信步走來，不覺走過了石橋，到了紫荆樹前，瞥見那邊河畔有一個熟悉的背影，癡癡地默視着河心裏，不知在想甚麼。就在腳邊拈起一塊小石，用力向那背影的前邊擲去，趕快往旁一躲，有意逗着玩笑。後來聽得人喊着天白，她就疾忙轉身回家，上了樓。原是遙囑着河這邊的司人，露着嬌笑。誰知一陣老鴨般的笑聲，從樓下傳來，她轉臉往下一望，只見一張酒糟橘皮臉，嘻開了大嘴，睜細了一雙肉裏眼，正對樓上看着。三秀幾乎把晌午吃的飯都嘔出來。疾忙把臉一沉，砰的一聲，關上了窗，還嘔氣把窗帷也放了下來。過一會，又些微掀起帷角，向外偷覷，那一雙背影，已消失在夕陽影裏。那個惹嫌的肥豬，却還在那裏搖來擺去。她一氣把帷重重一放，幾乎把窗帷拉了下來。這一晚三秀老覺得什麼都不如意，寢不寐，食無味，一直到天明還是懶懶地沒精打彩的樣子。上午幫着兩位嫂子，料理了一些家事，飯後有事去問她大哥，就獨自走向賡虞的書房裏去。那書房的窗外，植着一株玉蘭，這兩天正開得茂盛，似砌玉堆雪一般，潔白而可愛。一種幽閒雅淡的香氣，混在輾胎的暖風裏，緩緩地衝向人的鼻管，又像一根絲繩，把人的腳繞住了，徘徊不忍離去。三秀只顧把玩那株清芬可愛的玉蘭，竟忘了去找大哥賡虞。他正自出神時，驀然從書房裏的窗裏，傳出了大哥的呵斥聲。他想大哥爲人鯁直，喜歡面斥人過，這脾氣是很容易招怨的，此刻不知又是誰來作不合理義的干求，惹動他的性子？

就輕輕地走到貼窗細聽。這時她却聽得二哥肇周帶着笑聲溫和地說道：「你恐怕是聽錯了，這一回郁老伯來說的親事，是常熟最有名的富翁，真是倉廩如山，屋宇連雲，爲前幾次來說親的所未有的。況且父母最愛妹子，臨終時都諄諄囑咐，要我們給她嫁一個豐衣足食的大家。這頭親事成了，你我總算不負父母的遺命，也對得起妹子了。」三秀聽得又是爲了她的婚姻，這是最使她頭痛的，便想移步離去，可是結果如何，又是她所亟欲知道的，不覺把才舉起的綉鞵，又踏了下來，聽她大哥如何作答。果然是賡虞開口道：「憑他富埒王侯，這黃家的親事，無論如何不可應允。他家憑仗祖父遺資，趁此荒年物稀，囤積居奇，剝削小民，不但大橋鎮上，怨聲載道，就是常熟縣中，也無不切齒。這樣爲富不仁，必無善果，怎能把妹子嫁他！」三秀聽着，不禁連連點頭。又聽得肇周說道：「妹子爲人，心高氣傲，不能俯仰隨人，何況黃家沒有翁姑，妹子入門就是掌家主婦。黃某雖是續弦，但並沒有子女，妹子將來有了兒子，偌大家的財豈不全是妹妹的嗎！大哥你別再固執了，錯過了是很可惜的，下次那裏再去找這樣大財主。」三秀這時氣得花容失色，把牙齒嚼着下唇，仍復沉住了氣往下聽。賡虞似乎不耐煩了，大聲道：「不可！不可！不可！無論他有多大家財，這麼大的年紀，和妹子相去太遠，且又生得肥醜，和妹子也決不相配，何況又有着不仁不德的口碑，我決不和這種人結親戚。請你不要再說了吧！」三秀聽了他大哥這樣堅決拒絕的口氣，心裏一寬。她站在窗口，只顧聽他們的話，却讓春陽照着嬌顏，香汗微滲，她也不想聽下去了，也不願再進書房，逕自回樓，身後似乎還響着她二哥喻喻的語音。她一面心裏估猜着那黃某是甚等樣人，老醜，癡肥，爲富不仁，即使不是像大哥所說的不堪，她也是不願的。現在且不管三秀上樓後芳心如何悒悒，却來把這黃某的身世，以及他的爲人，來述說一下。黃氏

住在常熟任陽的大橋鎮，已有三世，都是單傳，所以這個黃亮功既無伯叔，也無兄弟，連遠的姊妹也一個沒有。即有幾房親戚，也都和他不通慶弔，鄉黨鄰里之間，從沒有一人和他來往，除非是趨炎附勢的鷺利之徒，以及受經濟威脅而沒處通融，不得不出了重利去借債的債務人。他家世代刻薄，傳至亮功，刻薄尤甚。他自幼不喜讀書，却樂於親近算籌，將怎樣可以積少成多，怎樣可以增多利潤，怎樣讓人吃虧，怎樣使自己便宜，都有圓熟的計劃和手段。所以到他手裏，家業較諸上二代格外隆盛，居然富甲一郡。他的所以能致鉅富，一方面固然是藉了父祖的餘蔭，一方面却是靠了年荒世亂的機會，憑藉他雄厚的資本，倉廩中堆滿了民以天爲的食糧，倉庫中藏足了人民生活必需的用品；運用他的狠心辣手，操縱居奇，物價因此天天高漲，他的田地房產，金銀財貨，也隨着增多。只有一般平民，受了他敲骨吸髓的酷刑，日趨羸瘠，所以咒詛毒詈之聲，却也多逾他的家產了。任陽人提起他時，總在他的姓名上冠以絕子孫三字，就是他的岳母妻子，也時常在他背後咒詛他。原來他重視金錢，逾於性命，無論親黨朋好，也是錙銖必較。即親如妻室，他也要跟市井販卒的對顧客一般斤斤計較，真有包拯持法般鐵面無私的精神。有一回他的岳家，突來了一批自西北避賊亂來的遠戚。那時，正是青黃不接，新穀還沒有上場。他的岳家，並不十分富有。且在這一年運出了幾件大事，家裏的積穀，都已變換了銀錢，所餘的膳糧，僅敷一家子人的吃，突然添了十幾個吃口，當然膳糧不够，打算向黃亮功家暫借幾担米，等新穀上了場還他。誰知黃亮功不但不肯借，且要照市價才願轉讓。他岳家的人一氣，在別處借了幾石穀，從此和他斷絕來往，黃亮功也來得正好，認爲這種窮親戚，還是不認爲妙，免得自己家中有所走漏。更有一次，一個販布客人因爲借了他的錢作資本，恰值時會巧遇，獲了一筆厚利，除了還他本利

之外，又加送了他一疋夏布。黃亮功得了這意外的贈予，不知怎樣也強盜發善心，想替他妻陳氏做件衣服。那時夏天已過，天氣涼爽，他妻子陳氏，就說留到明年再做。誰知道到了明年，夏布大俏，陳氏要討那疋夏布做衣服時，黃亮功却不肯了，要賣給人家，除非陳氏也照市價向他買。陳氏一想，她盡全年的月費，也買不起那一件夏布衫子，也就賭氣不要，却不免哭了二場。黃亮功看了妻子紅腫的眼胞，心中也覺得有些抱歉，就在那天飯桌上，添了一碗油煎豆腐，算是替妻子消氣的。可是陳氏對那碗油煎豆腐，也只望了一眼，並沒有把筷子去觸他，雖然她嫁了黃亮功十年，連這一次共不過見過三回油煎豆腐的面。原來黃亮功雖然號稱首富，家裏的吃用，却是苦得比窮人家還要勝三分。每天吃飯，只得一樣素菜，還捨不得放油鹽，他家起油鍋時只不過在鍋底看見一陣油光，沾着一味兒油罷了。至於鷄鴨魚肉，更是從不進門，即偶然有人送他一二，他還要作價賣給人家呢。所以油煎豆腐在他家，竟和魚翅海參一般珍貴哩。黃亮功識字有限，僅能舉幾個債務人和佃戶們的名字，年月日時，度量數碼等也能認識，還有柴米油鹽和日常服的用物品，和他的生活有着密切關係的，都能識得。寫起字來，却握筆重逾千斤，皺眉瞪目，簡直痛苦得很。可是他偏不信任別人，什麼賬都要自己登記，而且什麼東西都要記賬。他所積貯的柴穀貨物固然有賬，但是一天用去了幾許柴，吃了幾升米，幾粒鹽，幾滴油也都要親自記賬。他家的人，莫不見了他感到頭痛。可是他不管，凡是有關經濟的事，他都件件躬親，每天抽柴買米撒鹽滴油，都要在他的監視下施行，還要每天隨時和存賬校核，如果稍爲有些兒錯誤，便教經手人賠貼。黃亮功持家儉刻到這地步，對外更不必說。不過他雖和一般惡霸土棍同樣地能令人傾家蕩產，甚至妻離子散，却不露窮兇極惡的面目。即使他要搾取人的性命時，也是一派哈哈嘻嘻的笑聲。凡

是欠他債或租的，只要一聽笑聲進門，便不由得毛骨悚然，兩腿發顫，再也使不出方法來避免他的榨壓。他用着一把笑裏刀，殺人不見血，雖會替陰曹地府平添了許多冤魂，而陽世的法網，却兜不上他的身，他吃得這樣粗糲，當然談不上營養，可是他身體十分胖，一來他幼時，父母愛他，十分注意他的起居飲食，儘揀好的補的給他吃，有如一家店一裏，資本雄厚，雖然歷年沒盈餘，一時也還不致倒閉，並且外場面也能撐得很不錯哩。還有一個致肥原因，也許是他眼看着自己理財的手腕，強爺勝祖，家產一天天增多起來，心裏一樂，自然腦滿腸肥，面團團腹便便成富家翁型了。只是美中不足，娶了陳氏，三年流產了兩次。至於流產原因，說來很可笑，却是爲了在黑暗裏傾跌了一交。原來黃家偌大的房屋，每晚只點一盞燈，自灶上移至廳堂，再由廳堂移至臥房，而且限定每夜只許點一根燈草。有一晚，陳氏因爲晚餐時多喝了一碗薄粥，半夜裏忽然內急，起身解溲時，黑暗中給小凳絆了一交，就把一個已成形的男胎給掉下來。黃亮功有了偌大的家財，惟恐承繼無人，很盼望早些生個兒子，誰知陳氏貪嘴，多喝了粥，忽然夜半起床，犧牲了一個兒子，不禁又悲又恨，把陳氏狠狠地罵了一頓。第二次懷孕，黃亮功恐蹈覆轍，晚上多添一根燈草以備夜半萬一之用。誰知陳氏又因想喝鯽魚湯，亮功不許，兩口子淘了氣，陳氏哭了一場，閃動胎氣，又把一個男胎滑了。從此以後，因爲陳氏產後缺乏營養，再也沒有喜訊了。在亮功三十九歲那年，陳氏一病身亡，並無留下兒女，想要續弦，可是任陽地方，沒有一人肯把兒女嫁他。他一向聽說劉家的三秀，嬌豔動人，而且知書識算，誰家娶得了這位姑娘，真是豔福不淺。黃亮功自知胸無點墨，筆底不活，如能娶得三秀爲妻，可以幫助自己不少，何況又是那幾年輕美麗的女子。雖然他是這樣地渴慕着三秀，可也自知是夢想。三秀大哥賡虜的嫉惡如仇，瞧不起市

井釐利之徒，就是託有隨賈般口才的人去作伐，也難望這頭親事成功的。後來又探得劉紳肇周，却是可以利動的，只要許以重金，就會有成功的希望。黃亮功謀娶三秀的心果然切，但要他捨重金又覺得心疼，就這樣的遲延下來。不覺到了明年，亮功已是四十歲了。春天本是萬物活躍的時候，什麼東西都有一種蓬勃的現象，亮功雖慳吝，但也是一個人，他的續娶和望子的心，又熱烈起來。那一天是到前村李家去要債的，總算不會枉費脚步，本利一齊要回，喜孜孜地踱回家去，無意中走過劉家牆門，下意識地抬頭向樓窗上一望，徒見眼前一陣發亮，真的，這麼明豔嬌媚的容顏，他的目中從來也沒有映進過。他仰着短頸，眯細着雙眼，只顧端詳。看見她露出一排編貝也似的玉齒，側轉了半邊香肩，斜倚窗欄，一雙潑然的眼波，看着樓下，嫣然嬌笑。以爲是對着自己笑呢！不自禁地也掀開大嘴，露出一口黃牙，哈哈地笑了出來。他自覺這一陣笑意是有別於對着一般被壓榨者的，可是那樓上的美人，不領會他的溫情蜜意，却砰然地關上了窗。他驀不防地嚇了一跳，心裏老大覺得沒趣。踱過來時，瞥見對河站着一雙少年，正默觀着河這邊哩，心想砰然之聲，也許是爲了這對河的傢伙而發？他作了這麼一個推想，兩條腿不由自主地儘在劉家牆門外搖來擺去，心裏又有了一個盤算。（第二回完）

第三回

求偶情冰人儉夫急色
分金逢好友名士傷神

黃亮功自在樓頭窺見了三秀的顏色，竟把終日汲汲於利的心思換了，一味地只是籌謀如何去娶得這位國色佳人，如何去應付她的兩位兄長？一個是詭譎然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一個則是孳孳然逐利不甘落後的。他終究想起了一個辦法，就夤夜去訪問那位平時和自己有些財貨上的交誼的郁鄉紳，他是劉氏的父執，也許劉賡虞不好意思十分拂他的面子。至於對付劉二的方法，只要許以重金爲聘，便毫無問題了。願出重金這句話，在這位向來一錢如命的黃亮功唇邊滑出，真是曠古未有的奇事。郁鄉紳深切明瞭黃亮功的心事，明知這樁差使，不易討好，可是爲了自己不時要向他通融一二，不得不去試說。第二天，黃亮功在家等郁鄉紳的回音，從日出直候到日中，從中堂跑到大門外，來回不下幾十回，却總望不到那位郁鄉紳的影兒，累得他飯也少吃了二碗。沒精打彩地放下了飯碗，懷着一顆忽上忽下的心，在堂前踱了幾十步，心想即使劉家留他吃飯，這時也該吃完了？吃了飯該立刻來會我，他是知道我何等地熱望着。他心裏這樣想着，兩條腿不知不覺地又慢慢搬向大門外去，伸長了脖子，睜大了眼睛，儘對大路上瞅着，瞅得不耐煩時，又回到堂上，竟是坐立不甯，連眼都不去要了，只是眼巴巴地望着，看看太陽已經向西了，那郁鄉紳還是毫無蹤影，黃亮功急得心都幾乎要炸裂了。好容易當他第三十二次跑到門外眺望時，才看見郁鄉紳滿面紅光，遠遠地走來，似乎很興奮。他心裏估量着消息一定不壞，臉上不由先現出幾分喜意，後來迎面一股酒氣衝進他的鼻管，覺得「成」字有十分把握，看看來人笑嘻嘻的樣子，他的大嘴也不自主地嘻開了，迸出一陣哈哈哈哈哈的笑聲。那動盪了一整天的心，也隨着笑聲找到了安置的

處所了。顯着從來不會有過的親熱，趕上前拉着郁鄉紳的雙手，笑嘻嘻地望着他道：「怎麼到這時候才來！好消息也該早些兒着個人來通知一聲，累得人幾乎急死！慢慢兒喜酒有得喝呢！又何必忙在一起，却教人等得頸酸眼穿！」顯然他是誤會，郁鄉紳有些不忍兜頭給他一杓冷水，雖然他爲他還抹了一鼻子灰。匆匆地跟着進了中堂，坐下喝了一道茶，那種慢條斯理的模樣兒，黃亮功看着心不覺癢癢地，却又不便十分催促他；誰知郁鄉紳端着茶碗，正不知如何安慰這個熱望者的失望哩。郁鄉紳放下茶碗，不得不報告他到劉家說親的經過，却繞一個圈子，先從他本身說起：「不然我早就來了，在劉家出來，還未晌午呢！誰知走不了幾步路，遇見了舊日的同窗好友，倒有十餘年沒見面了，新從江西回來，省視廬墓，不多勾留，仍要去的。因拉着到他家小飲。我那朋友不但是個酒葫蘆，而且還是話匣子，三杯下肚，他的話就像黃河決了口，滔滔汨汨說個不休。自從他那年起程坐的什麼船，同行的什麼人；帶的什麼行李說起，中間經過些什麼地方，有些什麼名勝，歷年游幕，遇到些什麼人，又講到那些大僚的家庭閨閫中的豔事祕聞，一直講到三年前到江西佐幕以及現在回里掃墓。這些話，你想講來要費多少時候？我心裏怯着你急於等我的回話，幾次打斷他的話要走，可是他儘是攔住我，說有一個很好的機會關於我的，我又沒法脫身。他又像說評話似的，慣會賣關子老不把我的好機緣講出來，又一會兒添酒，一會兒熱菜。直到這時候才算散。」他說到這兒黃亮功真正耐不住了，那一隻蒲扇似的大手，不住地向他搖晃，叫他別再繞大灣兒了，連連催着：「少講閒話，究竟我拜託你的事，結果如何？」可是郁鄉紳仍保持着他鄉紳的架子，端起茶來先喝幾口，又抬眼向黃亮功看了一眼，還是那末閒閒地說道：「你別心急！我自會說給你聽的。我那朋友的居停，有一位老表，新任江甯巡撫，託我的朋友，代爲

物色一個助理案牘的人，朋友見了我，就勸我一往，總強似株守家園，這在我原可算一好機緣。還有一件喜事，却是小女的姻事，就在方才席上面允定與我那朋友爲媳。我今天原是替人說媒的，誰知爲人謀未成，反在無意中自己了却一樁心事，你道我一日逢二喜，豈不要多喝幾杯，只是代你出力未成，很覺得抱歉！」黃亮功屏息靜氣，聽明白了郁鄉紳的話，把一張胖臉，不由漲得像豬肺一般。要不是他顧慮到偌大家財，無人繼承，竟是會一怒而絕哩。郁鄉紳告別時，連連作揖告罪，黃亮功送他只覺得兩條腿有千觔重，有些寸步難移的樣子，沒送出二門，就止步了。懶懶地再也沒有剛才看見他的興奮。這一次，黃亮功連晚飯也沒好生吃得，心裏悶悶的，算賬老是算不準，把債案賬簿，使勁地往櫥裏一擲，執了那箋油燈，打算回房去睡。只聽得蓬蓬蓬一陣打門聲，不禁停住了脚步。過了一會，長工阿六從黑暗中跌跌撞撞地進來，交給他一張小小的字條，就是郁鄉紳家小廝送來的。黃亮功湊着油燈，看了好些時候，似乎頭裏輕了許多，精神又頓時振足起來，仍復把燈放在桌上，開了櫥門，取出那捆簿冊，細細核算，笑微微地一些沒有倦容，那晚上竟還破例多添了一根燈草。這時候病臥在陋屋中的何天白，也是倚枕擁衾，望着那盞孤燈出神，他的眼前只是閃映着慕家和三秀的影子，耳邊繞着的也是這二人的語聲，心裏只是權衡着二人的言語。慕家對他說的，他覺得沒一句有駁回的可能。依了慕家的話做去，方不負堂堂七尺之軀，寒窗十年之功，以行匡世救時之志。偏偏的身體不爭氣，中了酒也會病起來，不知慕家所說的等他幾天，是否真的。可惜三秀來了，慕家就匆匆別去，也不會給他最後決定的機會。一想起三秀，他的思緒又沒有先前清楚了，本來斜靠着枕頭的身體，不自覺地瀉了下去。慕家的勸告，自己的決定，都讓這溫馨，憶念的氤氳給籠罩住了。他覺得如果魚沒有了水，便不能生活的，

，那末他就是魚，三秀就是水。蠶認爲作繭是他的最合宜的歸宿，那末三秀就是那萬千縷織繭的柔絲，他就是甘處桎梏的春蠶，委實無法擺脫，他也不想擺脫。今天三秀告訴他，聽得二個哥哥爲了她的親事爭論的話，他格外不想離開她，他覺得緊緊地直隨着她，護持着她，可以減少她一些憂懼，自己也不會墮入絕望的深淵。他反覆地思慮，總是留的一念，佔了優勢。他爲了不能失去三秀，慕家的好意，他只得無可奈何地辜負了。他的去留，有了定論，他的心頭一抒，便安然入睡。明天起來，身體已經鬆了許多。午時啜了兩碗粥，在庭中閒踱了些時，很有倦意，便又倒在床上午睡。春天原是困人的天氣，何況他又在病後，這一睡竟比前兩晚還要甜甜，直到傍晚余家父女來喚他才醒。他揉了揉眼睛，起來讓他父女倆坐下，這時他的身體就和沒病前一般了。他向余家父女探問慕家走了沒有，百慶答道：「走了，今天黎明時分走的，我和阿鳳還去送了他一程呢！」天白聽他提起阿鳳，心裏原在納罕，如何不會聽得鳴鳳說過話，不禁偷眼向他一瞧，只見他穿着一身月白布的衣裙，頭上包了一塊也是淡藍的布帕，竟是素雅得很。長眉深鎖，兩眼紅紅地，似乎很哭過一回哩。一手撐着下頷，一手撫摩着桌上的提盒，是她剛才帶來的，靜靜地聽她父親說話，一反從前活潑不羈的常態。百慶的話頭却仍是連續着道：「朱家少爺又說，何少爺貴體欠安，不能和他同走，他也不及來辭行，命我們來代說一聲。」天白聽着，心裏發生一種難辨的情緒，不知是惆悵呢，還是徬徨，只是怔怔地坐着不開口。鳴鳳見他兩眼默視着提盒，就盈盈地站起，把盒蓋揭開來道：「朱少爺因爲何少爺病着，吩咐我們做些菜粥來給何少爺吃，我又煮了一罐香粳粥在這裏。本來我們早來了，只因爲燉粥才遲到這會兒，此刻粥還滾熱的呢，何少爺不妨就用吧！等明天能吃葷時，我們再給你做些鮮魚湯來喝喝。」說着把提盒裏的醬瓜啦，乳

腐啦，燻蛋啦，滴筍啦，一樣樣的搬出來放在桌上，還有一罐熱騰騰的香粳粥。天白中午只吃了兩碗薄粥，這時原也餓了，何況那粥的香味，一陣陣地引得人食慾大振。天白就邀他父女同吃，誰知他們已經吃過。好在天白和他們也熟不拘禮，就自管自湊着粥菜，一氣吃了三碗粥。要不是余百慶勸他病後不宜吃得太多，他還要添哩。天白吃過，鳴鳳替他收拾菜碗桌子，又去廚下替他洗碗。這裏天白上了燈，余老頭兒在腰裏解下一包銀子，遞給天白，一手敲着自己的頭道：「我這老頭兒真是昏了，幾乎把這個緊要東西忘了！朱少爺昨晚因不及給你送來，就留在我們那裏，囑咐我們今天送來的。這裏是五十兩銀子，還有一袋米。」說着俯下身去，在桌下拖出一個裝米的口袋來，因為室中黑暗，所以天白先前竟沒看見。「還有一担柴，現在庭中，朱少爺還吩咐小老兒代說，這銀子請何少爺留着，如果想追上朱少爺去，就拿來做盤費。至於缺少柴米的話，儘管告訴小老兒，自會到趙金虎那裏去取來，這也是朱少爺吩咐過的。」天白對於這位解衣推食的朋友，自是感激得很。聽到叫他拿銀子作追隨他的川資時，不覺心裏一陣內愧，臉也紅了起來。這時鳴鳳都已收拾清楚，向着她父親道：「時候不早了，我們該走了吧。」拿了空提盒，轉身又對天白微笑道：「何少爺，我們走了，想吃什麼魚鮮，儘管告訴我爸爸，不必客氣，我們替你做來好了。有便時仍請常來舍下走走，和朱少爺在時一般才好。」說到末一句，那聲調已經失去了自然。天白忙背轉身去，跟着她父親走出後，天白可以想到她的笑容頓斂，眼睫毛上掛着晶瑩的淚珠兒了。心裏也是替她難受。執着燭送他們父女出門，百慶把燈籠裏的小燭，就着天白手裏的燭火點了，向天白點頭告辭，父女倆相扶而去。天白把右掌擋着燭，立在門外，看那一點燈籠火，漸漸地消失在春的夜霧裏。心裏却在暗忖，如果自己今天竟跟慕家走了，不知三秀是什麼態度

？她也許比鳴鳳還要憔悴，不勝別恨離愁的磨折吧。想到這兒，他把手裏的燭火抬高了一些，遠遠地望到河那邊去，可惜天黑無月，微弱的燭光，不能照遠，只能看見黑魃魃的樹影而已。夜風吹來，燭光縱有手擋着，也自搖搖欲滅。他剛想回身進去，忽然背後有人把他的袖子一拉道：「客人已去了，這麼些時候，送客的還儘着癡立在門外作什麼？」他聽得出這是三秀的聲音，忙轉身把燭火照着她進屋。一邊問她道：「這個時候了，你怎麼還來？」三秀聽問，把臉正對着天白說道：「怎麼來錯了嗎？人家因為惦記着你的病體，白天事忙走不開，晚上有空特地來看你，你送客時，我躲在一邊，不來驚擾你，我自問是十分識趣了，不料還是討你的憎厭。唔！我知道了，不該打斷你甜蜜的幻想，是不是？我走了，免得惹人嫌！」說着就向門外走去，她慣會故作嬌嗔，讓天白着急。天白果然連忙攔住了她，向她解釋，請她不要誤會，求她原諒，急得臉都紅了。三秀禁不住撲嗤笑了出來：「書獃子，不用急，我是逗着你玩的。那何必連臉都紅起來呢？那一老一少，我一見就料是你常提起的余家父女，可惜我來遲了一步！否則，你給我引見引見，也讓我多得一個閨侶。說着說着，二人已來在天白房裏。天白把燭台放在桌上，隨對三秀看了一眼道：「你要見她，只要說定一個日子，我去請她來，那真不費什麼事。」三秀似乎想着一件什麼事「哦」了一聲道：「我大哥日內將作遠行。」天白不等三秀說下，搶着問道：「你大哥要出門往那裏去？幹什麼？」三秀道：「是她從前的業師，舉他往山左輔佐某公。大哥並不十分願意去幫那位督撫，但爲了老師的面子，不得勉不爲一行。日來正料理一些家事，稍停二三日，就要起程。我們後日舉行家宴，作爲祖餞，明天請你關照余家父女，後天給我挑一担肥大的鮮魚送一籃來，就教鳴鳳直接來找我，不是就可以認識了嗎？」天白嘆道：「你大哥一走，我又少一個可

談的人了，你們家裏，我可沒有機會來。你那二哥，我可見了他頭疼，和他簡直一句話也談不上。」「三秀接嘴道：「可不是嗎？我的事也格外忙了，出門的機會，當然減少，所以我想認識鳴鳳姑娘，以後也許可以幫助我做些什麼。你不是說那鳳姑娘是很熱情很豪爽的吗？」天白心裏只是默默地想着：「他們一個個都走了，自己却兩條腿像有什麼絆住了。現在賡虞一走，如果自己也離開，那麼現在和自己相對的膩友，再也不會屬於自己的希望；這麼一來，自己是更不得走了。」他靜靜地注視着三秀，却忘了答她的話。她以為他病體初痊，精神疲倦，就讓你早些睡，她也就回去了。天白送走了三秀，明天果然依了三秀的話，午後到余家去，告訴他們給劉家送魚去。鳴鳳的耳中本也熟聽三秀的芳名，苦於沒有識荆的機會；現在聽說叫她直接去看，那有不高興之理。那天父女倆格外起得早，略一拾掇，就搖着魚船兒出去網魚。不過辰牌時分，鳴鳳果然挑了幾個最大的鱖魚，鯽魚，和一個大團魚；幾斤鮮活的大蝦，裝了一籃，直到劉家後門。劉家的廚媪，早經三秀囑咐過，一見鳴鳳，連忙把魚籃接過，叫小丫頭引鳴鳳直到小姐房裏去。二人早已互耳芳名，一旦覲面，頗有相見恨晚之概，居然和素識的一般，談得非常投機。要不是三秀忙着爲她大哥揀攜行裝，簡直想留住鳴鳳談上幾天幾夜。鳴鳳如果不是惦念着老父魚市獨忙，她也還依戀不忍遽捨咧。兩個都是未出閣的閨女，倒各據着一副家政的重擔。莫奈何，三秀送鳴鳳下樓，殷勤約了後會才別。三秀忙着去幫她大嫂料理賡虞的行篋，凡是客中應用，而她大嫂一時想不到的，都是三秀一項項的替他放好。一會兒又趕到廚下，督促廚媪洗宰，指導她們烹調。一會兒又奔到前廳，和她二個哥哥，商酌大哥走後，家務如何支配。她一會兒奔東，一會兒奔西，似乎忙得很高興；可是稍一歇息時，心裏就好像空落落的，覺得一個人不知該如何處置才好，簡直

坐立都無一是處。家宴的時候，唐虞少不了要叮囑家人們幾句，家人們也都安慰着，叫他放心；又未免要囑他客中保重，行旅小心，以及祝他一路平安等。瑣瑣屑屑，一餐飯很費了些時候。三秀平時因爲父兄寵愛，談笑放縱不受拘束，家人敘餐時，常有着一片春鶯似的語聲，在席上嬌囀。可是這一晚，她竟是沉靜得很，別人講話，她只是用着凜凜的眼波，望望這個，望望那個，喉頭好像有一條什麼東西，一直似心底衝上來，塞住了咽喉，把一肚子要說的話，都給擋住了出路。一顆心懸空着，好像孤立在峻嶺峭壁之上，深淵激湍之緣，只是惴惴地似乎有什麼危險，就要發生一般。大家只顧和唐虞講話，也就沒注意到她。後來唐虞却發覺了他的妹子異常的神態，陡然想起了一件事，當着三秀的面，卻不會說得。這一頓飯，大家就在帶着黯然的神情中散了。天明，唐虞啓行，三秀和二個嫂嫂，都送到中門口，肇周自是該送到鎮外。唐虞臨別時，又諄囑兄弟道：「我此去如不合意，就要歸來的，家中諸事，內外分任，你也已明瞭，我也不必多說，只是妹子婚事，千萬不可隨便，如有人求婚，必須將門第德譽，品學年貌，詳細告我知道，候我回音，然後定奪；萬勿輕率從事，致悞妹子終身，使二老抱恨泉下，切記！切記！」肇周唯唯，心裏却暗自笑他哥哥太迂。回家時一路打算，上回既是答應了人家侯機玉成，目前這位不近人情的哥哥雖然出門，可是他丟下了這句留言，到也棘手，自己怎樣可以達到目的呢？真有些不容易，除非三秀自己願意，過幾天且叫妻子去探探妹子的意向再說。晚上，肇周就和妻子說了，叫她幾時乘隙探問妹子的口氣，對她自己的婚姻，究竟有什麼意見。二娘和肇周，正是天設的一對好夫妻，她也把不得三秀嫁一個有錢的丈夫，即使不想沾她光，至少可免將來啃嚙母家。有一天午後無事，二娘就到三秀房裏來坐談。那時三秀正在繡着一隻白頭翁和一叢

蘆葦幾枝芙蓉花，意思就是一路榮華到白頭，繡得很是精巧。二娘見了，讚不絕口：「三妹真聰明，這枕片兒繡得好極了！繡工是這麼細緻，顏色又配得這麼調和，將來不知那一位有福郎君得枕上這對枕頭。枕了這對枕頭，睡也睡得甜適些咧！」三秀放了針線，在花上蓋了一方白布，站起來把她二嫂的手輕輕拍了一下，半笑半嗔道：「我這粗手可作不出什麼好活計來；你別挖苦人，說繡工歸繡工，又拉扯上這麼些廢話，算是什麼意思？」二娘笑辯道：「呵唷！阿彌陀佛，神明在上，我的話有一句假的，就甘受神譴。真正的我是佩服你艷羨你的呢！」說着，又走到繡架前，把白布掀起來，指着花樣兒笑問道：「三妹！你倒說說看，這花樣含蓄着什麼意思，是不是一句吉話？這樣的枕頭，你總不是繡來家常用的吧？」三秀反問道：「怎麼家常不好用的嗎？我却沒有注意什麼吉利不吉利，因為愛它配起色來好看，既然自己不能用，就送人好了！」二娘又道：「送人？何必！留着自已妝奩裏用才出色咧！這你又要說我是廢話了。其實，女孩子誰免不了出嫁，早些預備嫁妝，又有什麼不應該呢！」三秀把頭一扭道：「不跟你說這些！」說着，就走到床前，在床邊上一坐。二娘也走過去坐在她旁邊，拉了她一隻手，臉對着她說：「真的，我們反正閒着，房裏又沒有人，不妨隨便談談。我們從前未出閣時也和女伴們談着玩的，到底你願意嫁那一種人？」二娘一手去扳三秀側轉着的臉，三秀把她的手一推，笑着說：「我不嫁！」二娘又道：「謊話！依我看來，你必得嫁一個家資鉅萬的富家郎，食珍饈，衣錦繡，才不負了你這副月貌花容，你道爲嫂的話可對？準教你二哥留意，替你找一門好親事。」三秀聽了二娘的話，不禁抬頭向她看了一眼，眼珠一轉，正色說道：「一個人貧富在命強求不來，我如果是天生窮命，倒也自甘藜藿，並不艷羨富貴。」二娘窺見三秀的顏色，自知不便說下去了，就談些別的事，

搭訕着坐了一會自回房去。三秀想起前回在書房外聽二哥的言語，明白二娘今天竟是有所爲而來，讓她碰一鼻子灰回去，也許可以死心。只是大哥不在，大嫂柔懦，不足恃而已。她對於自己的終身大事，未免悲觀起來。天白自賡處走後，因和肇周談不來，簡直不上劉家來了。三秀因爲賡處出門，事情較忙，她也知道和天白親近，僅大哥諒解，大哥不在，她也爲避閒言，難得出外，和天白竟少見面了。幸得鳴鳳時來訪她，清談娓娓，爲她解去不少寂寞。一晃間，賡處出門，已有月餘，還不會有書信到來，三秀和她嫂嫂，正是盼念。忽然她二哥肇周，匆匆自門外進來，說是大哥有書信寄回，並且說他在外面聽見一個驚人的消息。（第三回完）

第四回

相思兩處隔好事多磨
大錯一朝成陰謀得逞

孫周顯着一臉緊張的神色，報告他在前鎮聽來的消息道：「今天我被人約着做房產買賣的中介，並且代署契券，因此一早就到鎮上的茶館裏，有一個自縣裏來的茶客，在談論着一個叫人驚心的消息。他說：『現在朝廷派遣中使，挑選江浙一帶的民女入宮，目今正在鎮揚一帶，不久就要到蘇常來了，所以縣城裏有女之家，那幾天無不提心吊膽，只恐中使旦夕便到，把他們的愛女選入宮中，從此長門深鎖，永無相見之日。因此都急不擇婚，草草遣嫁，以為無論如何，總較勝於被選入宮啊。可憐四鄉居民，消息不靈，竟還懵然不覺。若不及期籌謀，行見最悲慘的故事，都要在這裏演出了。』聽的人對於他那種鄭重其事的講演，都透着半信半疑，我也斷為謠言。今上是個求治之主，決不會無端擾民，那知適間在回家的途上遇着為大哥棺家信的人，那個傢伙，真是混蛋！他把人家托帶的信，都給遺失了！不過，他知道大哥信中的話，因為大哥曾對他說過的。」這時大家的目光，都集注在他的口唇，顯着急於欲知下文的神氣。他呢？假戲真做，適逢那天天氣燠暖，居然額上滲出了汗珠，似乎是急出來的一般，他少不得要舉起袖來拂拭一下，把眼珠在眾人臉上一掃，最後却停住在三秀的臉上，也繼續說道：「大哥信裏所說的，也就是關於中使選女的事。他路過揚州，見民衆紛紛嫁女，且以百計，所以寫信回來，叫我們趕快替妹子找一適當的夫家，千萬不要就延誤事等話。」三秀一聽到討論她的婚姻，似乎不便老坐着聽下文，就翩然起立，移步走向自己房裏去。可是，她的背後，還飄着駭周的語聲道：「聽了那梢書人的話，那麼那個茶客的話也無所用其懷疑了。以前人家來為媒的，都讓我們一次次的謝絕，現在我

却急於要托人家爲媒了。並且我還得出去打探打探消息。「肇周說罷揮洒着一雙大袖，轉身向外走了，臉上却換了一片狡黠的笑意。他走到書房，把賡處的來信，從懷裏掏出，又看了一遍，倚着椅背，向天皺了一會眉，便把那紙來書，嗤嗤地撕成許多碎片，和書箱裏檢出來的破書爛紙，揉雜在一起，叫個僮兒進來，拿去作一把火燒了。他坐下慢慢地舒了口氣，覺得該去透個風聲給郁鄉紳家，已經替那人造成了機會，才顯得自己是個言而有信的君子人。此舉成功，不但可以取得一副豐厚的聘禮，而乘此匆促之時，還可以少辦些器具，却攀附得大富翁做了姻親，將來不無好處。真是一舉而三得。他想到這兒，便帶着一臉自心底發出來的貪婪的笑容，去訪問郁鄉紳的兒子了。三秀自聽這個消息，芳心自是不得甯靜，一會兒憂，一會兒疑，一會兒懼，一會兒喜，鬧得她忽而對鏡蹙眉，淚珠凝睫，端相着鏡裏的嬌靨，自覺蛾眉螓首，必然合選，那麼幽閉深宮，骨肉乖離，而素心人，天涯睽隔，把晤無期，更是令人難堪。到那時，縱有御溝紅葉傳詩，也安知有否恩赦希望。若是待得青鬢添霜，紅顏褪妍，即遇赦出宮，又安知少時情侶，是否仍在人間，是否情無別繫？她婉轉思維，想到傷心之處，不禁淚珠盈袖，忽而又倚窗凝思，仰望晴空，流雲幻影，思緒又頓變，以爲訛言不足爲信。但思及適聞肇周言貌，又覺或是事實。信疑參半，思潮不定，肇周所說的「……趕快找一夫家，以前人家來說媒的，都讓我們一次次的謝絕，現在，我却急於要去託人家爲媒了。」那些話，又在她的耳根旁響了起來。還有書房裏肇周慫恿大哥的話，還有那老鴨般的笑聲，橘皮似的面孔，都在追逼着她，恐嚇她，使她再不敢站在窗前向外望，急急把窗子關上，甚至把雙袖掩護耳目，往床上一躺，不敢看，也不敢聽，好像房裏就有鬼魅一羣，要俟機攫噬她一般。漸漸地那恐懼的情緒，遂步鬆弛，靜靜地甯一甯神，她

的靈機一轉，忽地又喜孜孜地坐起身來，似乎周圍頓時光明了許多。便起來整一整雲鬢，勻一勻粉臉，打算把心裏的盤算，去和素心人商略。可是，又怕這時候，當地的保正，也許正在忙着查詢人家少女的年貌，走出去撞個着，倒是討麻煩了。這樣一想，轉又蓮步趨趨，欲行又止了。恰好在她猶豫不決的時候，來了個樂爲傳簡的紅娘，那就是鳴鳳。可是驀然一看，三秀却認不出是她。若不是她先開口叫三秀時，簡直很茫然地。原來鳴鳳頭上包了一塊青帕，幾乎把眉毛都掩去，粉頰上塗了厚厚地一大塊不知黑的什麼，像一粒大黑痣般。三秀是何等聰明人，見了鳴鳳這時裝扮，知道自己二哥所說的沒半句謊話，果然此時此地也已是滿城風雨了。鳴鳳見了三秀，一雙俊目，在她臉上身上一轉，便笑問道：「劉小姐似乎有些什麼心事，可能講給我聽聽嗎？並且我冒昧地問一聲，在這種不利於我們女孩兒家的局勢下，你究竟作何打算呢？」三秀聽了，且不答她的問話，却自反問道：「真的，鳳姑娘！你也聽到了這個傳說了嗎？那麼，你可預備怎麼樣呢！像你這個俊俏的臉龐，也自難逃那些保正們的法眼吧？」鳴鳳道：「我們也是今兒下午才聽得這個消息，不知是真是假，爸爸和我已計議停當，甯信其真，早想辦法，若待禍到臨頭，再打算避禍，已是來不及。所以我們決計追蹤朱爺去了。」鳴鳳很爽利坦直地訴說她的主見。三秀道：「您就是裝作這個模樣兒嗎？」鳴鳳搖頭：「不，爸爸叫我扮作男子，行路比較方便些。」三秀把當前的難題攔起，對於這事却感起興味來了。笑道：「那麼你怎麼這時候不扮來給我看看，倒怪有趣的。」鳴鳳也笑道：「我扮了男子，府上的姐姐們，肯讓我直闖小姐的繡房嗎？也還是輪不到您看見呀！」她說笑着拍拍三秀的香肩，一忽兒又把臉色一正道：「小姐！您到底打定了主意沒有？我看您應該通個信給何少爺，爽快就要他挽個媒來求婚，在這個局面下，府上的二少

爺，決計不會留難，這真是造成您們一對的好機會咧！」三秀還不會作聲，她又笑道：「那麼我還等着喝了您們的喜酒才走呢！」三秀舉起纖手，輕輕地打了她一下，妙目一盼，似羞似嗔地「啐」了她一聲。隨後却又收斂起羞澀的笑容，雙蛾微蹙，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又搖搖頭，低低地說了一個「難」字。她想起二哥的惟利是圖，大哥又遠出，不及爲自己作主，自己又爲禮儀所束，對於婚姻不便怎樣明白表示。她拉着鳴鳳的手，並坐在椅上，就把半日來的思慮，詳細訴說給她聽。鳴鳳就道：「事在人爲，姑且讓天白來，試一試，也許時機迫促，急切間並沒有相當人家可許，說不定二爺就允了呢！」她說完，看着三秀，三秀默然。鳴鳳又道：「可要此刻我去跟何少爺說一聲，催他明天就挽媒來說？後天黃昏時，我再來聽信。我的行期，總要等你們的事有了眉目後再決定。」鳴鳳見三秀點了點頭，知道她心裏煩亂得很，就站起身來告辭：「時候不早，我去了！您且寬心，靜待好音，我祝你們有情人成眷屬。」三秀送她下樓，回至樓上推開窗來眺望，只看見一個苗條的背影，在蒼茫的暮色裏，靈活地移動着，她想起剛才那句「我們決計追蹤朱爺去了」，不禁對那由模糊而至消失的美妙的身影，深深地露着欣羨的神色。鳴鳳到了天白那裏，就把三秀的意思告訴他，催他明天就辦。天白閉戶讀書，對於這個傳說，却無所聞。鳴鳳說的，似乎十分確鑿，他也不得不信，覺得這個時機，也許可以使他的希望有些把握。他一晚上也沒有好生睡得，只是在他所熟識的人中，想不出一個最適當於任月老的。後來他想起了他的表叔鄭崇德，和肇周很得來，這事托他去辦，大致不會碰釘子。天剛有一些亮，天白就趕緊起身梳洗，拾綴停當，連早飯都来不及吃，就往往在十五里外的表叔家裏奔。一路果然聽得紛紛談論中使選女的事，還遇見不少愁容滿面的人，匆匆地在街上來去，大約都是家裏有着待字閨女的緣故？

他看到這副景象，倒格外興奮了些，似乎他所期望的成功，又增多了一分。雖然腹中空虛，兩腿的氣力却倍增，脚下快度加快，不到嚮午時分就到鄭家。和表叔一說，竟是欣然願任。他還和表叔商議，婚事成功，婚禮自然草草，在這種時會，那麼需費當然很省，也有慕家給的五十兩銀子，應付這件大事，所差也很有限，若有不足，他要求表叔資助他一二。表叔居然也一諾無辭，毫無吝色。這自然是看在太白從來不會有過的屈恭的分上。太白在表叔家裏吃了午飯，打算請表叔立即動身，誰知天不做美，突然下起雨來。初時不過當空有幾塊灰色的雲絮，總以為不多時雨就要停止的。誰知暴風雨起於天末，陰霾霎時滿佈空際，雨却越下越密，一時不會放晴。鄭崇德就留住太白道：「今晚就宿在舍下，明天一早，我們就雇轎去好了。太白皺眉看看天色，只得在表叔家住下。幸得天明雨霽，鄭崇德叫家人去雇兩肩轎子。太白忙辭謝了步行回家，約着午後在家聽回音。太白向着朝霞絢麗，晨曦明朗的天空，懷着從來會有過的歡愉的心情，他覺得這天氣正是一個很好的象徵。他到了家裏，把房裏的傢具拂拭了一遍，書籍牀褥，也都整理一番，靜靜地坐待好消息。不多一會，鄭崇德來，劈頭就對他拱手道：「抱歉得很！我來遲了一天，他們小姐，已於昨天說定，許與本邑首富黃亮功爲繼室了。姻緣大都前定，也許劉小姐和賢姪無緣吧。然而大丈夫何患乎無妻，待愚叔慢慢地留意，必替你找一個遠勝於劉小姐十倍的淑女。」說罷後，兩人相對默然。鄭崇德看見天白的臉色，陡然變作慘白，他很能體味到他心中的難受，就隨口安慰他幾句。略坐片刻，看太白精神惚恍無心招待，他也就告辭，仍乘了雇來的轎子回去。那邊三秀子和鳴鳳別過，也復夢魂顛倒，坐立不定，治理家事，也常發生不應該有的錯誤，記三訛五，握兩尋雙。家裏的人，都看得出她形神不屬，似乎懷着重大的心事，還以為她是憂慮中使選女，

深怕被選入宮的緣故。這一天，她老不見着肇周的面，心裏惦念着天白，不知有沒有挽冰人來過；二哥不知肯否允婚。二位嫂嫂，對於這事都一字不提，自己又不好意思問得，心裏不禁十分納悶。下午偏偏天又下雨，淅淅瀝瀝，到晚還是不停。心緒不甯的她，在這種天氣，就格外增添了煩惱。因此飯都不會吃，她的大嫂來瞧她時，她却已擁着香衾，斜倚床欄，正預備睡下了。劉大娘素來是個好好先生，對於這位小姑，倒也和慈母愛女差不多。那晚因見三秀沒吃晚飯，放心不下，就帶着張媪來瞧瞧。張媪自從那天三秀爲她洗刷賊名後，對於三秀十分殷勤小心，在大娘面前；不時稱譽小姐的賢德能幹，也未免促進幾分大娘待三秀的敬意。大娘問問三秀，知道她沒有什麼病，不過是心裏煩，所以懶懶地連飯也懶得吃了。大娘坐在她的床沿上，和她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她們談着賡虞的旅程，不知到了什麼地方，路上情形如何，講着關於賡虞的一切，不覺牽扯到他的朋友，而話鋒很自然地轉到了何天白的身上。大娘道：「賡虞走了，似乎天白沒有來過，這個人倒是挺好的，可惜太窮了些，志氣却是很高，將來必有出息，只是眼前境况難堪些。這麼大的人了，也還沒有成家！現在這個謠言一興，也許他倒僥倖可以不費什麼，娶得一個嬌妻呢！」三秀聽她大嫂這麼說，以爲意有所指，不覺雙眉一軒，露出一絲微羞意的笑容。這時，張媪已從廚房裏端了一碗稀飯，和幾味爽口的粥菜上來，勸三秀吃。她本來搖頭示意不要吃，聽得大娘這麼一說，不禁又伸出纖手，端起那碗噴香雪白的稀飯吃起來了，而且吃得很有味的樣子。倒把大娘和張媪看得莫明其妙。張媪一面伺候三秀吃粥，一面却探究大娘所說的原因道：「大娘！您說何少爺的話是怎麼的，我不懂？」大娘笑道：「有些小戶人家，不願自己愛女入宮的，急切不能配得年貌相當的夫家，送與窮秀才爲妻，將來說不定還有誥命夫人的福分。那麼，何少

爺不是可以不費一錢、娶一位嬌妻了嗎？這原是說笑話的，那裏去找這個傻子來嫁他呢？虧你還尋根究底追問起來，豈不可笑！」三秀這才明白自己的誤會，眉梢眼角，隱含微愠，把粥碗授給張媪。張媪看見還賸有小半碗，待再勸他時，三秀只是向她揮手，一邊却替天白辯護道：「大嫂的話也說得太過了，像天白這樣志大才高的人，豈是貧困一世的？況且青年鵠貌，談言舉止，都閑雅有禮，富室子弟中，那裏找得他這樣文采斐然的人來？那不肯嫁她的人，才是大傻子咧。」她一時忘情，竟毫不顧忌的和大娘爭辯起來。大娘一向也從賡虞那裏聽得三秀和天白的感情，見三秀這麼說，就乘着玩笑，探探她道：「您說不肯嫁天白的是傻子，可是，如果將您嫁給他，也許你還是願意做傻子了？」三秀却毫不掩飾的笑道：「誰說的？」大娘看了三秀的臉色，可算完全明瞭她的心事。正想開口說什麼時，忽從房門口揚進了一陣話聲：「誰說把我們的妹子配給那窮小子！」大娘三秀一聽，原來是二娘來了。二娘已經在肇周那裏知道了允婚黃家的事，她聽說大娘在三秀房裏，便也忙着趕來。她覺得在這位小姑面前，從此格外該獻些殷勤才是。走到門口，聽得姑嫂倆正在打趣，她是最嫌窮人的，聽了竟來不及的岔嘴。三秀見她進來，掛了一臉詭祕的笑容，先是有些不悅意，却又不得不招呼她坐下。只見大娘笑着對二娘道：「三妹說，不肯嫁何天白的是大傻子，所以我問她願不願做傻子咧！」二娘舉起手來作着一推的樣子，把臉對着三秀道：「這全是廢話，我們三妹是何等聰明人，怎麼會瞧得起他？她不過是說着玩罷了！何天白一副寒酸相，他家二哥怎肯讓他僅有的妹子，去跟那窮小子受罪呢！妹妹，你說是嗎？」她還笑嘻嘻地問着三秀。三秀聽了，芳心自是十分憤怒，却又不便和他明白爭辯。因為二娘說着含有十分鄭重的意味，不像剛才大娘完全出於玩笑。三秀的情緒，至此不覺一變，沉着臉只從鼻子裏回

答了一聲冷笑。二娘本要想把黃家的婚期，告與大娘知道，一看三秀臉色，就不願當着她面說了，說出來難免那位驕縱慣了的小姑發起脾氣來，自討沒趣。得罪她固然不便，受她的排揎，却也情有不甘，便夾七夾八的和大娘談了一套家常，又敷衍了三秀一陣，就和大娘一陣回房去了。三秀細味二娘語意，覺得天白今天如果挽媒來說過，也必不獲如願，二兄肇周是和自己作定了對頭了，她却還想不到肇周已是將她許給黃亮功爲妻呢。三秀睡在床，想起自己的終身，頓覺眼前一片黑暗。兄嫂不能體貼她的心事，如果慈母健在，那麼自己也許早已和天白賦關雎之好，用不着這樣刻骨相思，總成夢幻。她想到悽惻處，禁不住熱淚橫流，枕衾盡濕。又想天白謀婚不成，今晚上也不知道怎樣的難受。他這一陣身體不很壯健，遭遇如此大不如意事，不知是否要影響到他的健康，會不會一怒自盡。她這樣一想，一顆心再也不肯安靜地守在腔內，只是卜卜地想跳出來，雨打着紙窗，還發出颯颯的聲響。心裏一着急，那淚珠兒更是像泉水一般的湧出。真的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了。她裏懷悽惻，臥不成寢，盼望天快一些兒亮，無論如何，必親往天白處一視，問問她究竟請人來過沒有？她睜着淚眼，儘向紙窗望着。可恨那天是一片黑暗，不肯透一絲兒光亮。後來好容易聽得鷄聲遠唱，窗紙上微微透露一些白漫漫的樣子，雨似乎早已停止。她心裏一振，打算等天全亮了，立即起來。誰知兩眼流淚過多，又儘睜不息，這時候却眼皮沉甸甸地再也張不開。她想閉着眼歇歇，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等到張媼來看她時方醒。她惺忪着睡眼問張媼道：「天晴了嗎？」張媼道：「太陽也出得高高的了。」三秀驚暗道：「是什麼時候了」。張媼回答：「已是巳時了，大娘因見小姐這時還不下樓，是從來不會有過的，不放心，叫婢子來探望的。」張媼走近床邊，把手在衣襟上擦擦，按着三秀的額上道：「小姐覺得怎麼

樣，可有不舒服？哦！頭上滾熱的。小姐！您今兒就躺着歇歇吧！」三秀問張媪道：「一怎麼？發熱了嗎？」說着也伸出纖手向額上一摸道：「不妨事，只有些微兒熱，躺着怪悶的，我還是起來散散心的好。」隨說，隨坐起來。可是，她昨天思慮過度，晚上沒好生吃，又沒好睡，肝陽上升，坐起時又太急促；是以眼前一陣發黑，竟是向後便倒，要不是張媪扶持得快，她的頭顱還要給床欄撞痛咧。張媪忙給她把被蓋嚴了道：「可不是？我說你該躺着歇歇，要是下地來栽倒了可怎麼好。」三秀嘴裏還說着：「不妨事，起來了一會就好的，我不愛躺。」可是，她的兩太陽穴和心房，却是互相呼應着跳過不停，眼皮也重重地抬不起。嘴裏雖嚷着要起來，身子却並沒有起來。她不能不去看天白，心裏兀自焦急，頭裏也自格外顯得沉重。沒奈何，只得耐心躺着，盼鳳鳴鳳來告訴自己一些信息，關於天白的。二個嫂子，因為她不下樓治事，未免忙了些，上下午都只各來探問了一次。幸得張媪在旁，一會兒遞茶，一會兒遞水，一會兒問她餓嗎，一會兒問她冷嗎，很小心伺候着。小官官睡着時，張媪講些鄉間的故事給她聽。起先講些狐狸鬼怪，她雖覺得荒誕不經，但是講得離奇曲折，聽着倒也怪有趣的。後來却牽涉着男女相悅，因為黃金爲祟，良緣難成，男的一氣，投河自盡，終爲厲鬼，把那饒舌的媒婆，勢利的丈人，一齊活活的捉去。三秀聽了，嗤爲妄言。不過這故事逗動了她的心事，又煩厭起來，揮揮手，叫張媪出去。這時夕陽銜山，晚鴉歸巢，她怯着鳴鳳將來，不願張媪在此，所以支使她出去，只說要靜靜休養一會。她關上了眼皮，假裝睡着，靜待張媪一出去，就把眼睛張開，隔着帳子，也不時緊對着房門注視。看看天色漸漸暗下去，却不見鳴鳳的影子，她眼睛睜酸了，便閉上了眼，用耳朵仔細聽着，似乎聽得板上有咯咯的腳聲。忙張眼問是誰，可是不聞回音，也不見人。再凝神一聽，原來是兩個耗子

在追逐。望望窗上的暗霧，却又加濃了些。過一會，又似乎聽得衣裙悉率的聲響，忙問道：「不是鳳姑娘？」可是又沒有回音。撐起半身來，撩帳一看，也看不出什麼，天色却格外黑了，深色的東西，已不是目力所能辨了。悉率悉率的聲音，却仍在斷續地發生。她覺得很奇怪，想到剛才說的厲鬼，不覺毛髮悚然，但又偏要看看究竟。只見床那端的脚下，有一團白漫漫的東西在閃動着，悉率悉率的聲音，也是那白的東西邊發出來的。她格外嚇了，但是還顛着聲音「哇」了一下。誰知那團白的東西，忽地伸長，似乎旋了過來，向她「妙乎」「妙乎」很柔婉的叫了起來。原來是隻白貓，蹲在那裏用爪搔頭，所以發出悉率之聲。三秀暗中看不清，倒給那畜生嚇了一下，自己也暗覺好笑。不一會，房門外真的有人來了，還有燈光透露進來。三秀又不禁高聲問道：「誰」。外邊應道：「小姐！是我。」三秀聽出是張媪的口音，又問道：「是你一人嗎？」張媪道：「是的，婢子給你掌燈來了，小姐要做什麼，我給你叫人去。」張媪替三秀點上了燈，站到她的床前。三秀這時可算不再指望鳴鳳來了，因見張媪站在床前候他的話，懶懶地說道：「我不要做什麼，鳳姑娘今兒不會來嗎？」張媪道：「不會，小姐惦念她，明天着個人去請她，來伴您談談，病中好解個悶兒。」三秀道：「要來，她自會來的，不必去請。」鳴鳳不來，三秀心裏悵悵，自是難釋。晚飯後，二個嫂嫂又來和她談了一會，却絕不提及她的婚事。那一天，她當然又反覆思慮，不能成寐。連幾天，三秀眠食失常，神思恍惚。雖沒有什麼大病，却懶懶地打不起精神，也就懶得下樓。三秀似病非病，懨懨十餘日，除了張媪常常來陪伴她外，兩個嫂嫂竟是一天難得一面，不知忙些什麼。見了她時，還總是笑嘻嘻地。她滿腹狐疑，解不透她們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鳴鳳也竟一直沒有來過，她委實放心不下。有一天晚上，就吩咐張媪，明天去請鳳姑

娘來。到了明天，三秀早起，覺得精神似乎好些，連日寂居小樓，委實悶得難受，她梳理梳理，打算下樓，而且想順便去看看天白。才走出房門，却見張媪抱着小官上來，攔住伊道：「小姐的玉體，還不會大好，不要下樓。」三秀道：「實在我悶得極了，今日精神很好，必須下樓去舒散一下。這幾天，我偷懶，二位大娘忙得夠了，我也該下樓替替他們。」張媪又說：「二爺說的……」話沒有說完。只聽得廚媪在房外叫張媪道：「請你回小姐的話，鳳姑娘爺兒倆已經走了幾天了，他家的門也鎖着，這話是他們村裏人說的。」三秀在裏面聽得清楚，心裏不勝疑惑，鳴鳳明明對自己說「我的行期總要等你們的事有了眉目後再定」，還有「我後天黃昏時來聽信」，誰知竟和黃鶴一般，去而不返，裏面必定有什麼緣故，自己委實推測不出，去問問天白，不知也曉得麼？她又想舉步，瞥見張媪進來，又站在她面前嘴一翕一張地，若欲有所陳說。想起她剛才沒說完的話，就問道：「你說二爺說什麼？」張媪道：「二爺說這兩天該讓小姐休息休息了，不必再下樓理事了。」三秀看張媪那種嘻嘻的樣子，詫異道：「這算什麼意思？」張媪笑嘻嘻地把小官官往三秀懷裏一塞道：「姑姑抱抱姪兒吧！再過兩天，姑姑要到新姑丈家裏去了，不抱姪兒了。」三秀抱着姪兒，聽見這話，顏色陡變。可是張媪不知她的心事，還嘮嘮叨叨地告訴她，新姑爺姓什麼，叫什麼，有多少財產，送來多少聘禮，二位大娘，這幾天爲什麼忙。並且還告訴她，二爺和二位大娘商議，因爲嫁期匆促，不及備辦妝奩，衣服什物，也只好少備些，撥三十畝田，作爲補償等話。三秀聽到後來，眼前只見金星亂射，耳邊嚶嚶。噙噙地也沒聽清張媪說些什麼，心裏一陣酸痛，不覺抱着姪兒大哭起來。

（第四回完）

第五回

鴉鳳非因緣含愁下嫁
薰豬異氣味抱恨絕裾

炎夏的曉空，呈露着一片淨勻的淡藍色，隱約有幾顆寥落的晨星，和一顆失去了光輝的殘月點綴着。太陽雖還沒有在大地上露面，可是那慣會給炎威張勢的鳴蟬，却已高踞在綠槐枝上，碧梧葉底，嘈嘈地噪個不停，鬧得那掩在珠簾裏的一排紗窗，再也關不住了。這時候，驕陽還沒有上，侵曉的涼風猶爽，綠紗窗裏便伸出凝脂般的纖手，緩緩地捲起珠簾，現出一個花嬌柳媚似的美人，雲鬢半鬆，星眸微慵，坐看那沒有一絲兒雲絮的晴空。看了看掩藏着高唱着的蟬兒的梧桐樹，撇起了櫻口，鼓着杏腮，緊鎖雙眉。本帶着幾分宵來的宿愠，這時更增加了幾許煩惱，睜着一雙鳳目，遠颺着天的盡頭，思緒正和春蠶吐絲般綿綿不盡。恨着那眼前的一排排茂密的樹蔭，遠處的一抹淡淡的山影，遮斷了她的視線，使她瞧不見腸斷天涯的素心人。她的櫻唇微微地顫動，在她的心底深處，正暗暗的喚着「天白」的名字。究竟他是活着呢？還是已死？他到了什麼地方去？她爲什麼要走？爲什麼走的時候不來通知自己？他是恨着自己，他以爲自己是個崇拜金錢，貪慕榮利的女子而瞧不起自己？她想到這裏，一腔幽怨再也無法抑止。半敞着的酥胸，顯着劇烈的起伏形狀。潑潑清淚，也忍不住由眼眶裏湧上了那長長的睫毛。因爲睫毛的顫動，淚珠兒便有一滴沒一滴地、由粉頰上流濕了羅襦。她不去拂拭頰上頸前的淚痕，却兀自在淚花幻成的薄霧中，抬起了頭，癡癡地望着天邊，在那振盪不定的心波中，格外響起了她向天白的哀訴道：「天白！天白！如果你對我作這樣的想像，未免太冤了我了！我爲了你，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風雨鷄鳴，積思成癩。眉際的顰痕，爲你加深。頰邊的笑意，爲你永隱。向以慳吝著名的彼僮，曾爲

了我置備許多他心目中所從不敢想的器物，衣飾。爲了我居然破他家的向例，鑿我以珍饈，而不以藜藿，可是我從不會假以詞色。彼僮把所有的家產，全交我掌管，要想藉此博我的歡心。爲了圖我的舒適，居然多添婢僕，增加他家的食口，這在大橋鎮上的人，是無不引爲奇蹟的。可是在我的感覺上，並沒有絲毫波動。任他用盡心計，總難使我開顏。因爲我那歡樂的心扉，早已在知道你走時緊閉了。如今我的心，每天都是虛飄飄的找不到一個着落處。天白！天白！假使你不再給我消息時，我的心將永遠似遊絲般的飄忽，而不免有中裂的一天了。」她癡望着無盡的碧空，將那無盡的愁思，一齊隨着兩行淚珠，簌簌的滾下。那斜禪着的香肩，也禁不住微微聳動。這時，她的背後窺來了一個滿臉濁氣，便便大腹的中年男子，穿了一件粗夏布的短袖襯衣，露出一雙肥大的臂膀，一手捏了把蒲扇，一手却搭在那美人的香肩，把個滿是黃油的肥臉，自她的頸邊，膩向前來。又乜細了眼，把嘴唇幾乎貼着他的粉頰，笑嘻嘻地問道：「大清早起來，好端端的傷什麼心，快來歇歇吧。站了這半天，豈不要腿酸！」邊說邊用那隻搭在她肩上的手，去拘她的胳膊。那美人把香軀一扭，並且使勁地把那膩上來的肥臉一推。那個胖漢冷不防，往旁邊一歪，撞在窗格上，右額角頓時墳起一個紅疙瘩，像出了角一般。可是她還是那末笑嘻嘻地，撫摩着那塊疙瘩道：「爲什麼生這個大的氣呢！閃痛了手腕，可怎麼辦？讓我看，可會閃痛沒有？」說着又想去拉那美人的手腕。那美人把臉一沉，一扭身賭氣走向妝台邊旁去了。那肥人打着哈哈道：「這才對了！天氣這樣熱，站在窗口給暑氣薰了，可不要把我活活急死。」這時候東方一片殷紅，火一般的赤日，還只伸出半個頭來呢；高枝上的蟬兒，却是唱得更起勁了。肥人就把那一捲珠簾放下，將那慣會惹起美人愁思的雲天擦在簾外，又去妝台畔，做美人的奴隸了。這個簾裏美人究

竟是誰呢？自然是何天白的戀人劉三秀。那個肥人就是瘠人肥己，好貨財，盤重利的黃亮功。他幸虧不知道誰何造了一句謠言，說什麼朝廷派遣中使，挑選江浙民女，劉賡虞戒他兄弟勿輕信詭言的一封書，反促成了她的姻緣。肇周貪她聘禮豐厚，竟在半個月間，把妹妹草草嫁給了他。並且還讓大橋鎮上的少女，芳心忐忑，上了他一個大當咧。黃亮功娶得這樣一個絕色美人爲妻，如何不樂。他待三秀，真個敬若天神，愛逾拱璧。又因爲三秀知書善算就把家產一古腦兒全交她掌管，簿書契券，錢櫃銀箱，全都歸她執掌。三秀自來黃家，一直悒悒不樂，任他黃功亮百般體貼溫存，從未博得她展顏一笑過。連溫和的言語，都沒有和他講過一句。除了偶然和張媼談談往事以外，她常寂寞寡歡，默默無語。起初，亮功把簿書交她管時，她連正眼也不瞧，順手一推却飛了滿地。可是她轉眼一想，自己的精神，無所寄托，閒着百無聊賴，也不過浸沉在痛苦的迴憶裏，藉此解個悶兒也就罷了。所以，當亮功在地下拾起了這些紙冊，氣喘吁吁笑嘻嘻的再捧到她面前時，她也就任着張媼接來放在桌上，沒有作聲，也沒有動手。她管理偌大一個家，却是井井有條。況且，她書又敏捷，算又精確，勝過亮功十倍，亮功自是格外敬愛了。亮功除了奔走債戶之門，持券責償，巡視田廛墾柵，督察勤惰之外，餘下的時間，總是膩在三秀身邊。雖然三秀是如何憎厭着他。所以，三秀晨妝時，他替她調脂勻粉，掇盆奉鏡。一會兒給她握髮，一會兒又替她拾梳。三秀洗足，他替她修剪指甲。甚至三秀洗浴，他也賴在旁邊給她擦背拭身。伴房的張媼，反是閒無所事，一些不用伺候。三秀晨起，他忙跪在床上替她披衣。三秀夜眠，他就蹲在床前替她脫鞋。三秀治事稍勞，他就連忙替她摩背搥腰，他身軀肥重，行動不靈。伺候三秀，一會兒立，一兒會蹲，往往累得氣喘如牛。而三秀一不如意，還要扯他的耳朵，刷他的耳刮子。他也不以

忤，總是笑嘻嘻的忍受，還左一揖右一揖的求她不要生氣，有損驕軀。可是，三秀心裏，總是恨他阻撓了自己和天白的良緣。而且，天白一氣出走，存亡莫卜，一腔怨氣，就全發洩在亮功的身上。憑他如何溫存，也總難挽回其芳心。三秀那天叫人找鳴鳳不着，想去看看天白，又被人伴待着，沒法脫身，那兩天就是那樣悠悠忽忽，模模糊糊給人搬弄着扮新娘，拜天地，在迷茫中作了黃亮功的妻子。她的大嫂就叫張媪伴送了過來。張媪在劉家，本來感激三秀爲她洗冤，待她十分殷勤。現在伴嫁過來，算是三秀的人了，自是格外貼心。三秀嫁到黃家舉目無親，那個黃亮功雖則待她情意很殷，可是她却當他陌生人一般。只有張媪在她眼裏，竟和親人一樣了。無人瞭解把自己的心事，悄悄地講給張媪聽，要他抽空去探視天白，把自己的苦衷講給他知道，求他原諒，勸他不要爲她哀傷，努力上進，另賦好逑，她定在經濟方面，竭力幫助他，玉成良緣。張媪替她帶着一片誠意，去到那所天白住的小屋前時，一看却是鐵將軍把門。向鄰居們打聽一過，知道他已走了好幾天。據鄰舍們說，他是在劉家小姐于歸那天，黎明時走的，似乎有二三個人同行咧。張媪回來，告訴了三秀。三秀是知道天白平時待她的情慄的，她在她的嫁日出走，自是不忍眼見自己的心坎中人爲人劫奪。他的哀怨憤怒，不難想像。這時天下紛亂，道途荆棘，天白一介文人，路上不知能否平安？他一怒而去會不會輕生殉情？三秀自知天白出走，那些疑問，無時不在腦際與心上盤旋着。爲此柔腸百結，思緒萬端，刻骨相思，銷魂蝕魄。花顏竟沒有嫁前豐腴了。三秀嫁了黃亮功，不知不覺，瞬息半載，這時她已懷孕數月，黃亮功望子心切，待她自然格外百依百順，衣食供奉，也更不敢像以前待陳氏般苛刻。所以心境雖劣，享用却很逸適。那天正是冬至的前日，三秀正督促婢媪們淘米磨粉，預備明天做圓子過節的。忽然母家的僮兒來接她歸甯，說

是大爺回來了，要她回去敍敍。三秀聽了自是十分喜悅，連忙上樓更衣，又吩咐了婢僕幾句，就帶着張媼，跟了僮兒回母家去。但是，劉賡虞幕遊山左，如何這麼快，就回來了呢？本來，他去的時候，爲了老師面情難却，勉強一行。那位主人翁，原不是他所景仰的人物。他的性子剛正，很有些非君子不伍的脾氣。到得那裏，初時尚能相安，因爲那位大僚，震於賡虞的賢名，相當敬禮，要博得一個禮賢下士的美名。有些事也常和賡虞商酌，很能尊重他的意見。賡虞在空閒的時候，便寄情山水，遊覽名勝。什麼泰山的日觀峯，曲阜的聖林，以及濟南的珍珠泉，趵突泉諸勝跡，無不一一賞覽無遺。因爲她時常出遊，和民間接觸較多，對於民情時俗，却較深居衙門裏的大僚們，要熟悉得多了。山左民風强悍，不像江南人的柔弱，動不動就行械鬥。那時方當有明末葉魏忠賢的餘惡，尙留傳人間。人民官吏，都覺得惟勢力強盛者可以生存。民風吏治，都習於驕橫貪狠。柔懦些的又是苟且偷安，惟圖近利。毅宗即位後，雖刻意求治，可惜志大才庸，治理頗多失當，任命疆吏，也未能精辨好壞，所以四境之內，擾攘不安的情形，沒有較好於其接位之前，甚至有增無已，正醞釀着極大的禍亂咧！有一天，賡虞偶然閒步城外，信步所之，到了座不知名的村莊，垂柳拂地，清波浴禽，很有些像他故鄉的風物。不覺流連徘徊，不忍遽離，蹀躞在那溪邊橋頭。忽然從風尾中捲來一陣喧嘩的聲音，而且在那餘韻中似乎裹着一股殺氣。他不禁驚起來，極目四眺，看見西邊遠山脚下，黑魃魃地圍着一大堆人，呼喊的聲音，就是從那裏發出。他爲好奇心所衝動，忍不住兩條腿也向那一堆黑魃魃的地方搬去。但是當他還離着那一堆人有幾百步路時，那黑魃魃的一團人却分散了。並且亂紛紛地有很多人對着他這邊走來。嘈雜的人聲中，有痛苦的呻吟，悲哀的哭泣，和憤激的議論。待那一羣人衝向他面前時，他忙閃在旁邊，定睛

細瞧，只見許多壯漢，捧着鐵製的農具和木棍鐵尺等，還夾着幾個倒荷掃帚的娘子軍。有的扶着傷者，有的抬了死人，殷紅的鮮血，一路點滴着。映着將沒的秋陽，顯得異樣的慘厲可怖。看神情似乎是失利的一羣。可是，他們面目間，隱蓄着不可磨滅的怒恨，絕沒有悔禍與沮喪的神色。後面還跟着一陣婦人孺子，也都顯着很興奮的樣子。賡虞知道這是此地常有的械鬥後的一幕，但不知他們究爲了甚麼深仇宿怨，不惜以生命相搏。就拉着走在最後一個約摸十五六歲的孩子問道：「請問小哥哥，他們是怎麼一會事啊？」那孩子把手一洒，本待不理。一看到賡虞彬彬有禮，堆着一臉的笑，很和霽的等着他的回答，似乎又不好意思拒人太甚，只得停住脚步告訴他道：「我們這裏叫張家集，和李家壩是毗鄰，這一條小河是和李家壩通的。」他伸手指着剛才賡虞留戀不忍捨的那條河，遠遠地一指，接着又道：「我們集裏有幾家養着鴨子，都放在這條河裏，昨天偶然有二三隻鴨子，游到了李家壩那面，壩裏的人就捉來殺了吃掉。我們集裏的人，當然要去和他們理論，他們却說這鴨是吃了他們河裏的魚蟲養肥了的，應該由他們享用。你想這話多橫蠻無理？我們去的人不服，又被他們打傷。因此，我們今天召集了有力的人和他們決鬥。」賡虞道：「他們無故傷人，是他們理屈，你們應該訴諸地方官，求國法來裁判，怎可以私相械鬥，死傷了人命還觸犯了國法，本是理直的反爲曲了，正是不智之至。」那孩子聽了，把頭一扭，表示不屑的神氣道：「地方官嗎？他正管不了這些小事，驚動了他，只知伸手要錢。官司理不直，弄得傾家蕩產倒有份，還不如憑自己的力量去報復的好而痛快。」賡虞道：「那末，你們爲幾隻鴨子，損失了這些人命，又豈值得？」那孩子却挺起了胸悍然道：「這沒關係，下一次我們再可以和他們決鬥，這口氣總有日子洩的！」說完，不待賡虞開口，很興奮地跟着前面大羣的人去了。賡虞

望着那孩子的背影，細味他剛才對於地方官的批判，不禁暗暗嘆息了數聲。他在回去的路上，決定去對那位大僚，貢獻一點移民俗，澄吏治的意見。回寓吃過晚飯，整理了一會筆札，就上床安息，白天所見的血肉模糊的死屍，那惘然不可理喻的孩子的面形，時時閃上他腦膜，使他不能甯靜地入夢。他覺得睚眦之怨，即不惜以白刃相見，以致死亡枕藉，好勇鬥狠，連孩提也染了這種習氣。此風一長，豈不大傷了國家的元氣？民爲邦本，怎可以坐視他們作着愚昧而無謂的犧牲呢？他轉側了半夜，預備了一大篇話，料那食着國家厚祿，負治民之責的，必不會河漢了這個獻議。第二天，他把宵來所思籌的，向那大僚，提出建議，却得了一個出於意外的答覆。原來，那位大僚的性格，是屬於苟安一類的。他以爲民事煩瑣，百姓不來找他，他就樂得安逸清閒，如何反去找麻煩呢。況且中國地廣民衆，負治安之責的也不獨他一個，單是他這一隅治好了又何裨於衆？反之，如果只是他這一隅的民風梟悍，又何害於衆呢。他不但拒絕採納賡虞的意見，而且在語氣之間，很有些譏他爲腐儒之見，失之太迂的意思。賡虞聽了，自是蹙了一肚子的氣。加之他那親賢嫉惡的性子，也不顧什麼老師的面子了，竟立即拂袖求去。那位大僚，因爲他並不能助自己策劃怎樣增榮利，擴權勢，只道一派的王道正義，叫人見了他頭痛。既然他自己求去，便也不加挽留，差人送了一百兩程儀去。賡虞却原封退還，一兩也不受他的。返時已在仲秋之末，氣候涼爽，正好趕路。他接到過肇周報告三秀嫁給黃家的信，他很爲不滿，急於想回家看看妹子。他知道妹子對於這婚姻，不至於無怨。曉行夜宿，那一天到了京口地方，在旅店裏遇到一個少年，談吐雋爽，舉止豪放，攀說之下，却是朱慕家的表兄周震宇，也是最喜歡技擊，好行俠義，和慕家一般的性格。賡虞似乎也會聽得慕家提過，說他有一個表兄世居句容，家資鉅萬，曾中過武舉。

當下，震宇自言他到這裏來，是爲一個遠親料理官司的，現在訟事已了，打算遊覽一會金焦諸勝，隨後回鄉。他說遇見賡虞，深喜得了一位遊侶。於是兩人僱了一艘船，浮着半紅半黃色的江濤，登遍江中諸山。焦山不但風景幽美，叢林疊翠，寺宇深幽，而水閣臨江，憑欄遙颺，雲天遼闊，亦足令人起一種奮發的遐想。況且山下江流湍激，還有象山對峙江流中，竟像一對擎天柱，形勢上居然十分險要咧！在焦山用了午膳，寺僧因見震宇用錢慷慨，便又洵上香茗，裝了茶盆，還拿出什麼東坡的玉帶，鳳凰生的蛋來給他們賞鑒。但也看不出什麼真偽，每一古物奇品，看了無非要遊客再多挖腰包就是了。寺院的境地清幽，可惜寺僧多俗，周劉二人殊不願和他多周旋。賞了他一些茶金，匆匆又往北固山，登甘露寺，憑弔孫夫人的所謂梳妝樓。還有寺後山下的試劍石等，那也無非是後人的一種附會罷了。他們站在山麓，夕陽映着江波，好似萬條金蛇踴躍江中，景色真是奇麗。那天，二人遊覺得很覺暢快，第二天又到金山。金山寺的建築又和焦山不同，却是峨巍壯麗，不如焦山的幽邃曲疊。山巔一塔凌雲，二人盤旋登最高層，只覺長江如練，諸山如土丘，城郭莊田，也都纖細靡遺，盡收眼底，胸襟爲之大拓。風急天高，鸞鈴狂擊，玲玲涼涼。自成音節，也自悅耳。震宇年少興豪，他振吭長嘯，古柏上棲息着的一頭黑鷹，也被他驚得撲翅飛去。震宇大笑道：「平日裏兇猛陰狠，慣會欺侮弱小，使良禽無噍類的你，竟也這樣不禁嚇嗎？哈哈！」後來匆匆下山，歸途又便道一觀天下第一泉，嘗了泉水所烹的香茗，果然清冽醇厚，迥異常品。在京口又接連遊覽了幾天，賡虞便要回家。震宇硬邀他到家鄉去盤桓一陣，乘便先遊茅山。賡虞情不可却，反正回去也是無事，也就首肯了。周家在茅山脚下，置了不少莊田，震宇和賡虞，就住在一個較富的佃戶李小毛家，霧晨月夕，早晚登臨，茅山諸峯之勝，都讓他們飽覽無遺。

，不覺流連月餘，隨後又到周震宇的家裏。第宅連雲，院落宏深，竟是大家氣派。震宇椿萱並萎，只有重闈在堂，又沒有兄弟姊妹，和賡虞交遊，很是融洽，有時談談文學，有時演習騎射，簡直不想放賡虞走了。可是賡虞情牽手足，歸心如箭，看到了十月中旬，已是霜寒露冷的季節，賡虞無論如何，定要回家了。震宇挽留不住，辦了許多程儀，還親自送他十里，堅約後會而別。震宇直等看不見賡虞的書影時，黯然緩步回莊。才走到莊前，從橫裏跑出一個人來，攔住了請安。他一看原來是縣裏遞送公文的急足，說是朱慕家有書附在公文裏寄來，震宇拆開一看，連說：「可惜！可惜！這信早來一天，賡虞看到了，一定懊惱不止。他不是時常提起他的嗎？」連口嘆惜之餘，即忙到家修書，把這不幸的消息，帶給賡虞去。（第五回完）

第六回

情絲初斷奮袂爲國殤
手足重逢痛心談往事

那一天，鳴鳳在劉家，本是和三秀約好了的，怎麼教三秀等了個空呢？原來那天傍晚，鳴鳳依然裝扮了醜婦模樣，去三秀香閣探信，順道先到了天白那裏。一進門，只見天白背着雙手，昂頭默望着天，一會兒又在院子裏慢慢地來回踱着，那脚步又顯着非常躊躇，看見人來也不顧得招呼。聰明的鳴鳳，知道他的企圖，一定成了幻夢，但又忍不住詢問一下。雖然她知道這於雙方感覺上，會留下一個不舒適的影象。便攔着天白一站道：「何少爺！你的事辦了沒有，結果如何？」鳴鳳爲了要移轉他的注意點，話聲是相當高的。天白這才如夢初醒，抬着一雙迷惘的眼睛，瞧着鳴鳳。但只經一瞬，那迷惘的眼睛就變成了兩道英銳的光，鋼鐵般的聲音，從他齒縫中迸出道：「鳳姑娘，我跟你一起走！」當鳴鳳詫異他的答非所問而注視他時，他又低着頭踱進屋裏去了。鳴鳳跟着也走進了屋裏，看着天白黯然的神色，她也便默默地坐着。天白將他的情緒，似乎整理了一下，便把兩天來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鳴鳳。她聽到三秀已許黃亮功爲妻，驚訝異得從椅子上直立起來，連連搖頭道：「我不信，不會這樣快，怎麼她前天一些沒有消息呢？讓我此刻去問她！」鳴鳳說着就想轉身。天白却是確信無疑，攔着她道：「事已至此，問她也是徒增煩惱，算了吧！我決計和你們同行，也不必讓三秀知道。」鳴鳳道：「也許這是肇周的鬼話，她並沒知道呢？如果未成事實，那麼你的事，還有挽回的希望，只要她有決心。」天白道：「這事很少成功的可能，以前三秀告訴過我，那黃某早去求過親，若不是賡虞不肯，依肇周的主張早就許定了。這回賡虞不在家，又有這個中使選女的傳言，肇周自然乘機攀這門財主親戚！我主意已定，再要

留戀，就太對不起朱慕家。我看你也不必再去她家了，即使有甚言語，也是徒亂人意。還是快些把府上的事情理楚，揀個日子走吧。你跑來跑去，在外面也很担心的。」天白說到這裏，恍然若有所悟，把桌子一擊道：「喔！說不定那中使選女的謠言，竟是肇周造出來的哩！如何這幾天，並不見保正調查人家女兒的年貌呢？」鳴鳳不見三秀，她的心不死，不顧天白的攔阻，逕自向劉家後門走去。這時已屆黃昏，正是忙晚飯的時候，鳴鳳在門上輕輕敲了幾下，廚房裏這時只有廚媪一人，在忙著煮飯燒菜，她因為剛才沒有替小姐燉香稻粥，受了張媪的埋怨，正沒好氣，聽得打門，就在門裏直着聲音問道：「誰？」鳴鳳道：「是我！媽媽，謝謝你開一開。」那老婆子一邊走去開門，一邊嘴裏囁咕道：「人家忙得要命，是誰雞呀鵝呀的，這麼不知趣！」她把門簾掀開一條縫，向外一張，那時天色漸暗，只看見一個穿得很檻褸的婦人。她正在氣忿的時候，也沒去辨別這口音的生熟，只當是個要飯的丐婆呢，又把門砰的一聲關上，恨恨道：「這兒少爺要酒，小姐要粥，正忙得要死咧，誰有功夫來找冷飯騰菜給你，況且時候尚早，上頭也沒吃完呢！」

鳴鳳見她開了門又關起來，並且口口聲聲，當他是個討飯的化子，她不禁氣起來，把門又重重的打了兩下道：「你別瞎扯，我是來找你們小姐的，快快把門開開！」那老婆子手裏拿着鍋鏟，站在灶前，一步也不移，回頭來向後門冷笑道：「找小姐，不錯！我們小姐是喜歡行好事的，所以她修得個大財主姑爺，不多幾天，就是百萬家財的闊太太了！請你到她們門上去多要些吧！這幾天，她正睡在樓上裝嬌呢，你是沒法見到她的。」說罷又連連冷笑了幾聲，自顧自燒菜，把上下唇用力地一翕，表示以後決不再理她了。鳴鳳在門外氣得臉都白了，對着劉家後門默視了一會，還待向門裏的婆子解釋，自己就是常來的余家姑娘。可是轉念一想，自己是常來的，她們豈有

聽不出口音的道理，也許那婆子是故意的。她這麼一想，覺得見到三秀，也是無味，除非天白有更多的財產。便又匆匆回到天白屋裏，天白問她見到三秀怎麼說，她便把自己不得進門的情形講給他聽。天白笑道：「如何？我原勸你這趟脚步可省。還是快些回府料理了裝吧！」鳴鳳站起身來長嘆一聲，對天白道：「我原想喝了你們的喜酒才走咧，誰知今天……」底下她頓住了，露着不勝惋惜的樣子。天白轉似毫不在乎的笑道：「如今快些趕到慕家那裏喝你們的喜酒，不是一樣嗎？」鳴鳳啐他道：「人家替你惋惜，你到還有心腸打趣人！」天白把雙手一攤道：「事已如此，沒心腸又待怎樣？總不能爲了一個女子去死啊！你該知道，我還有更重大的責任咧！」天白說到這裏，仰起了頭長嘯起來。那一腔的抑鬱便也隨着嘯聲，散盪在初夏的晚風中了。鳴鳳別過了天白，回家把這事告訴她父親余百慶，便是百慶也爲天白嘆息不止。父女倆商量了好一會，就把家裏的什物，整理了一下，除了隨身攜帶者外，有些東西，就送給四面的鄰居，托他們照管房屋。有些東西，可以久存的，就寄到趙金虎家去。父女倆收拾了兩天，什麼都停當了，便鎖上屋門，向幾家鄰舍，告別遠行。其實，那時他們是先到趙家去住幾天的。天白那天和鳴鳳別後，又病倒了。同時他的衣服行囊，都須洗綉添換，這些都是余家父女代他經心。可是余家的鄰居，却不知道這些。所以，三秀差人找鳴鳳，自然找不到了。後來他們又耽擱了數日，到三秀出閣的一天，天白的身子還未十分健康。但他再也不願耽下去，甯可離開了任陽再休息十天半月的。這時正在四月下浣，開盡荼蘼，花車闌珊，已是綠肥紅瘦的季候。一路綠蔭如蓋，趕路時倒也並不覺得熱。鳴鳳扮作了男子，她原是很活潑的，改了裝行路時可以減了許多顧忌。三人沿路談談說說，頗不寂寞，而且行程也似乎縮短了些。有時談起了三秀，天白未能忘情，總不免黯然神傷。

講到慕家的近況，那麼三人各有興奮的原由，都巴不得早些趕到。到了那裏，慕家却經人引薦，在袁煥崇麾下爲偏將，已經出關去了。三人又趕到關外，探慕家寓址，逕去投見。晤敘之下，驚喜相兼。慕家廁身戎行，冒風露，勤射騎，容膚非舊，却是壯健了許多，居然英姿颯爽，有糾糾干城之態。三人僕僕風塵，面目自亦改色，鳴鳳又改了男裝。慕家初見，還以爲天白招來的伙伴，却不知是自己朝夕縈想的意中人，還指着她要天白介紹呢！天白還不會開口，鳴鳳走前作揖道：「朱爺不認得小的，小的却是久已拜識金顏，小的賤名余鳴鳳，朱爺聽來，該不生疏吧！」說着，隨把帽子向後一推。百慶天白見鳴鳳這般做作，早已忍不住大笑。慕家先是露出一臉詫異的神氣，望着他們，不知二人爲什麼笑，等到聽出鳴鳳的聲音，方恍然大悟。又見她推去了帽子，露着一頭堆雅似的雲髮，站在那裏，不男不女，也禁不住拍手大笑起來。笑停了以後，大家少了談些別後的情況。講起三秀嫁給黃亮功的事，慕家爲三秀扼腕不止。以這樣一個聰明絕世的國色佳人，配這麼一個僮夫俗子，月下老人真太糊塗了。對於天白的失意，自也不免勸慰一番。當晚，慕家在寓所擺了酒席，爲三人洗塵，這時鳴鳳又復易弁而釵，回復本來面目，霧鬢雲鬟，丰神似昔，只是膚色略黑些罷了。慕家雖和天白百慶很起勁的談着邊事，一雙俊目，却時時流盼到鳴鳳。鳴鳳也自蛾眉蘊翠，梨渦微暈，脈脈含情，凝睇似笑，情景自有異於茅舍臨歧啖鱸魚時了。三人就暫時住下：慕家一面竭力托人爲天白謀一位置，不多幾天，就在總兵滿桂手下，主掌文書，百慶略諳拳棒，慕家也替他在營中謀一微職。他們二人，既已安頓妥當，然後就是慕家和鳴鳳的婚事，由天白做了現成大媒，成就了有情眷屬。天白還是和慕家住在一起，慕家待他情逾骨肉，鳴鳳也是很體貼他，天白似乎寬慰不少。但是花晨月夕縈迴往事，望美人兮天一方，總不免

客館淒涼之感！日月易逝，天白在滿總兵處，忽忽也已月餘。筆墨之暇，有時也和總兵縱談天下大勢，以及治遼之策，多中肯綮。總兵對於他，也相當敬仰。其時滿兵來攻，殺至遵化，明廷飛檄山海關調兵入援，袁崇煥奉檄出師，滿桂隨軍勤王，天白也是同行，慕家却自留守關外，不會跟從袁公一起入關。那時滿兵勢大，明廷諸將，大都庸懦，兵士見了滿兵，多畏縮不前，甚至有半途潰散的。所以遵化失守後，接連薊州三河順義等相繼失陷，滿兵直薄明京。虧得滿桂領軍趕到，就和滿洲兵交鋒起來，戰了半日，勝負不分。城上守將，見援軍到來大喜，便命守卒發砲助威。誰知砲手技術欠佳，滿洲兵霎時馳退，並沒多大損失。滿桂部下的兵士，反被轟死不少，滿桂自己亦被彈片所傷。天白不幸在這一役中，竟賣志以歿。噩耗傳到慕家那裏，伉儷二人都悲悼不止。慕家因知震宇和天白雖未謀面，却是神交已久，故於致震宇書中，提起天白死難的事。而且爲了袁公被讒下獄，不免有一腔牢騷，並言他亦將另作他圖，有便或者來震宇處，以便安頓眷屬等語。震宇看了書信，他這許多日子和賡處相處，深知他和天白的交情，這不幸的消息，有告知他的必要，雖然明知這消息會使賡處的心靈受到打擊。他立刻修書一封，並把慕家的信附在裏面，差人寄去。且說賡處到家，進門不及寒暄，就對肇周連頓足道：「我書中是如何的諄囑，不要輕信訛言，把妹子草率許人，悞她終身，你怎麼還會把妹子許給這個貪利味義，滿身俗氣的市儈？我簡直連這門親都不願意認！」肇周遭他哥哥埋怨，心裏不免連聲冷笑，臉上却不得不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皺眉搓手道：「妹子的終身，我又何嘗敢輕率，只是你的信來之前，這裏已鬧着中使選女的訛言了。地方官已經把妹子年貌登錄花名冊，你叫叫怎不着急！忽促間又沒有相當配偶，黃家聞訊，又來求親。我覺得他一再相就，十分誠意，妹子到了他家，必可琴瑟調和

。況且他富甲一鄉，妹子終身衣食不愁，你我也可放心了！」賡虞聽他這話，真是又氣又好笑。大錯已成，沒法如何，只索罷休，也便談些別的家常。午飯後，就差僮兒去接三秀歸甯。不多一回，三秀到了母家，只見哥嫂都在堂前坐談，大哥坐在上首，似乎黑瘦了些，精神倒還十分健旺的樣子。兄妹相見後，二人同聲說道：「你回來了嗎？」三秀的語氣裏，自是含着無限的怨意，她心裏暗忖，你不過去了短短幾月，自己的終身幸福已被斷送了。因此，只說了一句，便喉頭哽住，眼波灑灑淚珠兒已盈盈欲滴。賡虞的語意，却是蘊着十分憐惜之意。他在三秀進門時，便留心注視她，雖然衣飾都麗，却掩不住眉梢眼角的愁痕，比以前清瘦了許多，腰肢又似乎減少了苗條。賡虞心裏有數，見她哽咽難言，潸然欲涕，知道她有一腔難言的幽怨。便絕對不和她提黃家的言語，只談些他在山左的見聞，民俗的慄悍，地方官的顛頑，以及大江南北風物的異點。又講起暢游金焦，遇見慕家的表兄周震宇。正談着震宇爲人如何豪爽時，僮兒進來報道：「句容周府有書信差人送來。」賡虞奇怪道：「我到家也只半日，如何他有信來，難道出了什麼急事了嗎？」他十分驚疑，忙叫下書人進來，折書一看，連連歎息，大家見他容色悲切，以爲周震宇遭了什麼意外。又看下書的家人，却神色自若，並不像爲了甚麼急事。四五雙眼睛，望望賡虞又望望下書人，都覺得莫名其妙。肇周再也耐不住了，便湊去同看，不禁失聲喊道：「啊呀！天白死了！這樣個文弱書生，也去幹戎馬生涯，不死他又死誰！正是活得不耐煩了，去討死！」賡虞連忙以目示意，不要他說時，他已說出來了。三秀聽了，頭裏像被一個霹靂一震，頓時噲噲地昏眩起來，心裏一陣絞痛，鼻子一酸，眼淚恨不得要像水一樣地奔出來。可是她知道當着這些人，她不能這樣，竭力忍住了眼淚不讓它們滾出來，可是她沒法制住她頭內的昏眩心裏的酸痛，瞪着一雙

淚眼，一手撐着桌子，竟是搖搖欲倒的樣子。（第六回完）

第七回

掌上得珍珠聊因快意
堂前求蝶竄別有用心

一間向南的小軒，位在花廳的東偏，簾幙沉沉，爐煙裊裊，除了蘭麝的幽香一陣陣從簾內透出外，靜悄悄地沒有一些兒聲息。一個垂髻小鬟，站在簾外，很無聊地向着院子裏的花木盆架，投着厭倦的眼光。偶而聽得簾裏有一半聲輕微的欬吐或是薄冊翻弄時發出一些喀嚓地微響，她就屏息靜氣地掀簾向裏面窺視，只見她的主母，也正凝神一志地俯着螭首，在那裏檢核賬目，並沒有需要使喚她做什麼的現象。她又背對着簾，游目庭院，很盼有些新奇的發見，以解除她的枯寂。忽然一個又大又圓黃澄澄的香櫛，在西面的月亮門裏滾出來，骨溜溜一直滾到花廳對面的盆架子的脚下，香櫛似一個金球般骨溜溜地滾着，那小鬟的一雙眼睛也跟着它骨溜溜地轉着，一直到它停住在盆架下，她的眼睛也便停住在盆架下。這時她並不是先時那種閒得無聊的樣子了，側着耳聽聽簾裏沒有甚麼聲息，便施展着輕捷的步伐，連躡帶跳地到了盆架旁。一彎腰就把那個大香櫛捧在手裏，才要湊上鼻子去聞，却聽得「嗯！嗯！」地幾聲，她熟悉這是禁止她這樣做的命令，抬頭一看，果然是珍從月亮門裏過來了。雖然乳媪抱在手裏，可是她的小身體直向前衝，張開了兩隻小手，連連上下撲着，表示不許小鬟動她的香櫛。乳媪一面用勁把右臂擎住了珍，還用左臂圍着她的腰間，惟恐她傾跌，一面高聲喊着小鬟的名字道：「小菊！不要動，別惹她鬧！」說着很快地移動着雙腳，向這邊走來。因為珍在她的臂彎裏顫動，抱着未免格外費勁，既怕她跌，又怕她哭了遭責，心裏着急，脚下又走得快，累得臉都紅了。小菊也怕珍鬧起來，驚動了簾裏的主母，疾忙捧着香櫛迎上去獻給她。珍伸出玉雪也似的小手，捧住了金黃色的香櫛，腕上

繫了一個碧玉蟾蜍，在彩色的絲穗上，搖曳盪漾，襯着水紅色的衣袖，白的黃的紅的綠的，互相襯映着，竟是十分鮮豔，還加上一個粉嫩的小臉兒，格外教人憐愛，把個小菊竟看呆了，心裏還私付，這麼可愛的孩子，別怪主母當作心肝珍寶一般地看待哩！珍捧了香櫛，却不肯安分讓乳媪抱着，扭動着身子，搓着小足，要下地來。乳媪只得放她下地，個個腰，雙手扶着她的脇。珍不但長得面目姣好，而且十分聰明，生有宿慧，也許是像她母親三秀吧。這時，雖尚不會說話，却什麼都懂：用她的小眼和雙手，以及嗯嗯的言語，來傳達她的意志。她兩足着了地，便把捧着的香櫛往地下一拋，香櫛在地下滾動，她的一雙小足便也毫無規律地亂踏，意思是要追逐那香櫛，等到它爲階石阻住了而停止滾動時，她也便立停了，把手點着階邊的香櫛，對着小菊，嗯嗯地指着。小菊便忙過去把它拾起來，要來遞給她，可是她揮着小手，還是嗯嗯地說着她特創的言語，又把手指着地下。小菊問她道：「是不是放在地下？」小菊把香櫛仍放在地下，她才嘻嘻一笑舉起右手揮揮，似乎說是對了。又對着小菊，嗯嗯地指指地下的香櫛，自己也俯下身體，把兩手作着虛捧的樣子。和她玩慣了的小菊，知道叫她把香櫛從地下滾過去，待香櫛滾到珍面前時，乳媪忙握了她的小手接住，她便嘻嘻哈哈地快樂得連身體都顫動起來。接着嘻嘻開了小嘴，又把香櫛向小菊那邊拋去，可是力小捉摸不定，香櫛却斜滾過去了。小菊忙奔過去接住，仍復滾過來，這樣往復循環地滾着，直逗得珍笑聲不停，把個乳媪蹲得腿也麻了，兩臂懸空扶着珍，忍得酸楚不已。小菊因貪看珍的笑態可愛，便一直逗着她玩，竟把伺候三秀使喚的事丟在腦後了。院子裏嘻嘻的聲音，從簾隙鑽進了軒內，乳鶯雛鳳般的笑聲，雖然和游絲一般地細，可是有着強韌的力，竟把那個黏注在眼冊上的心，旋扭了轉來，再也坐不住，掀起簾子，也到院子裏來

了。輕輕拍着手，柔聲喚道：「珍！來！媽媽抱！」珍見媽的喚聲，把那原已滾爛了的香櫛，往地下一擲，便跳呀撲呀，要媽媽抱了。小菊初時驚見三秀，心裏不由一嚇，後來見她抱珍了，她又放心了。她深深地知道，伴着珍玩，即使闖了大禍，只要逗得珍歡喜，都不會受到譴責的。珍到了媽媽懷裏，舉起小手，抱着三秀的頸項，把臉兒靠着媽媽的粉頰，顯着異常親熱的樣子。三秀吻着愛女的嫩頰，她心底的愉悅，是沒有方法形容的。她自嫁亮功，天白走後，一顆心一直飄忽無定，自從產了珍，她的一顆蘊着無限熱愛的心，才算有了着落。她所以給她愛女題名叫珍，就是說她女兒和掌上珍一般地可寶愛。黃亮功年逾四十，很盼望三秀爲他育個麟兒，當穩婆報告他是一位千金時，心裏很感失望，幸喜三秀產後平安，又想先花後果，未始不是明年再產得男的吉兆，況且他膝下猶虛，添個孩子熱鬧熱鬧，也是好的。在堂前灶下焚香敬神以後，就連忙進房去看慰三秀，又看看孩子，目秀眉妍，竟和三秀一個樣兒，用手指輕輕把她的臉兒一碰，也知道睜開小眼，轉動着點漆似的雙瞳，儘看着他。他看看三秀產後失血的臉龐，和不勝柔弱的模樣兒，不覺對她母女十分愛憐。後來三秀王體復原，治家之外，就一心撫育愛女，本來她到了黃家，黃亮功就沒有見過三秀頰上的梨渦深淺如何，也從沒有見她的眉心舒展過的一日。自從得了珍，只要她一見了珍的面，顰痕頓泯，梨渦立暈，一向爲亮功憧憬着的樓頭倩笑，便時時湧現在他的眼前。因此他常常抱着珍來取媚三秀。三秀雖然不恆於他，有時還要罵他爲老牛，但有珍在，便對他詞色稍和。亮功便恃珍爲博取溫存之階，他的視珍，也就不啻珍寶了。婢僕們有了過失，只要暗懇乳媪，在三秀詰問時，把珍抱來，準罪的婢僕，便可免責。所以出世不過數月的珍，在亮功夫婦間她是個和事老，在許多婢僕間，她是個消災星，在三秀看來，她更是裸忘憂草。她不

但是三秀心目中的珍寶，便是這幾十間屋宇中的人，無一不看她爲珍寶哩！有一次珍發疹子，回得不透，症狀很是危險，三秀日夜看護，不食不眠，不到三天，雙目盡赤，形容憔悴，肝火却是特別旺，一會兒嘔，一會兒怒，把個黃亮功折磨得搔頭摸耳，不知所可。只得大破慳囊，不惜重金，羅致縣裏的名醫爲珍治療。後來總算由常熟請來的一位儒醫挽回，三秀的兩眉解了結，黃亮功的肩頭頓覺一輕，全宅的男女僕人，工作也覺有了勁。爲了珍的安危，可以轉移三秀的喜怒，全宅的人莫不暗中爲珍祈求幸福，無災無難，讓他們藉爲庇蔭。何況她又長的那末美麗聰明，惹人憐愛呢。三秀對珍，寄着無限希望，有一天聽得亮功來家講起，鎮上來了一位叫熊耳山人的，算命起卦，無不靈驗如神。三秀聽了，便對亮功道：「那末何不招他來爲珍兒推算八字。」亮功覺得熊耳山人算命取費頗高，深悔自己多言，不該告訴三秀，一時應承不下，却又不敢駁回，三秀見他嚙嚙不答，知道他是捨不得命金，便對他輾然一笑道：「同時，你也可以叫他算算何時可見子息。」亮功見她粉靨微紅，梨渦淺暈，嬌笑薄羞，已足叫他魂銷，何況又說着他的事，不由連連點頭道：「明天，就叫他來，明天就叫他來。」到了明天，果然黃亮功差人去把熊耳山人請來，他是個瞽者，小廝獻上香茗，亮功陪着他閒談了幾句，三秀抱着珍出來，後面跟着張媪乳娘小菊，都是來聽算命的，三秀先把珍的生年月日時辰，報給他聽。那熊耳山人便俯下了頭，掄着手指，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的咕嚕了一會。他估量着這麼一點兒大的孩子，肯化了大錢算命，自然是寶愛的了。於是掄着指頭稍頓了些時，說這孩子富貴壽考，命中都佔全了。有三十年幫夫運，丈夫還要靠着她才得富貴哩。三秀聽了喜不自勝，盛讚這先生的數理高深，便把自己的年庚報上，也請他推算一下。這位先生雖然無目，却能以耳代目，他聽着一串銀鈴似的語聲，清揚悠

逸，便已猜得出她的才貌，斷得定她的福澤。又聽得一個重濁的男音，就是剛才陪他閒談的人。還有許多老少不一的女音，對於她竟無不附和諛諛的，那末她在這座大廈裏地位可想而知了。因此他捏着指頭掄算了一會，臉上頓現訝異之色，把身旁的桌子，重重地擊了一下，這時屋子裏的人已比初時多了幾個，驀然被他嚇了一跳，都驚疑地望着他。只見他連連搖頭道：「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你們不是誑我，便是記錯了年月日時，鄉村婦女，那得會有這麼好的八字！」大家這才恍然，未免暗笑這人太會做作。亮功嘻嘻着闊嘴問道：「命中有沒有兒子？」山人道：「有有有，有二個兒子，而且生而即貴！」三秀問他道：「先生說道八字好，究竟好到如何呢？」那山人才待開口，亮功突然把足一蹬，山人疑是不許他說，連忙把唇一抿，接着却聽得亮功大聲道：「啊！只顧聽算命幾乎誤了正事，東村李大，借我五兩銀子，約定今天早半天來還的，至今過午未來，必得我自己去跑一趟了！那些窮人，總是言而無信，真是可惡之至。」說着站起身子，搖搖擺擺地出去了。三秀想說「這些微小數，就隨他遲幾天吧，何必巴巴的自己趕去！」可是話不及出口，他已走出廳門向前院去了，也只索由他，仍請山人推算。那山人說：「這個坤造，以女子而坐台垣，有執政王家氣象，山人自問世以來，足跡遍東南諸省，還沒有推算過這樣大貴的坤造呢！不圖今於鄉鎮中得此，所以山人有些懷疑呀！」屋裏這時除了三秀母女，便全是下人，她們聽了這話，竟不約而同的把眼光全移注到三秀臉上。三秀却是露出不全可信的神氣，又令他推算黃亮功的命理，那山人算了一會，却是搖首道：「這個命！請恕我直言，和前面所算二命，有天地之別。好像一個患膈氣的病人，美味滿前，想吃而吃不到，縱使有百萬家財，他也用不到一錢，真正是個窮命！山人照命直說，還請恕罪！」三秀道：「但請直言無妨，他的命中有無子息，

何時可以得子？」山人又搖頭笑道：「這樣的薄命，那得還有子息！」三秀聽了，不覺失聲而笑，她想剛才算自己命中有二子，怎說亮功命中無子，那得夫婦二人，一個有子一個無子的理，除了算珍的命是中的，後來所算却是妄言居多。那些下人見三秀也笑其妄，她們原也忍不住好笑，便都闐然出聲。那山人還口口聲聲地說：「山人完全照命推，却不是故意胡謔。」三秀雖不全信他的話，但她以為推算的話必可靠，又想人家在此說了半天，又是個名家，命金少了拿不出手，就叫張媪封了五兩銀子給她，仍叫黃貴來扶了他出去。黃亮功爲了五兩銀子，巴巴的趕了五六里路，費了許多唇舌，到晚回家，還不過討取得三兩銀子，還有二兩銀子，李大答應他再過半月加一兩利息送還。他想來回跑了十一二里路，賺了一兩銀子，也還抵償得過，倒也並不覺得累。回家就問三秀道：「替我算了命沒有？我可積多少財產？那一年得子？」三秀雖不信熊耳山人所說，却也未便實告亮功，她深知亮功很盼望得子，只得隨口編了幾句，只說命中也有二子，總在一二年內可以見喜。亮功又問給了他多少錢，三秀告訴了他，他只心痛不已，却又不肯埋怨三秀，又一想他說自己已有二個兒子，看在兒子分上，就任他吧。從此他天天盼望熊耳山人所說的兒子出世，可是看看過了幾年，珍兒已有十歲了，三秀的一捏柳腰，十年間從沒有改過樣子，喜信杳然。莫說兒子，連個兒子的影子也沒見過。珍這時也已長得嬌豔動人，和她母親模樣兒相似，性情溫婉，時常依依在她母親的左右，三秀十分鍾愛，親自教她讀書識字和女紅等。珍生得聰明，無論什麼，一教便能領會，三秀視珍不啻性命，十年不育，她倒並不以無子爲慮，有這樣一個女兒，將來招贅一婿，也未嘗不可娛老。可是亮功却沒有她想得明白，時常爲了無子絮聒，不時罵那算命的不靈，又東求神西拜佛，乞靈於仙方爐丹，要三秀吞服，說可望生子。三秀初時，尙還

試服，可是一無效驗，後來她因不勝其煩，不願再服。亮功泥她，被她罵了一頓，亮功方才不再求什麼仙方靈丹了。三秀看他因爲無子憂慮，便和他商量把賡戩的兒子過繼來，伴伴熱鬧。亮功於三秀的言語，從來也不敢駁回，她說怎麼辦當然照辦。三秀第二天就回母家，把自己的意思和大哥說了，誰知那位大哥，因爲瞧不起這個妹夫，不願意把兒子承嗣他，一口拒絕，把個頭直搖。三秀深知他的脾氣，不可勉強，就只得罷了，談些別的事，就告別回家。又過了一天，三秀正看珍在寫字，忽報二娘帶着姪少爺來了。三秀心裏怙懣，前天回家，她也沒說要來，怎麼突然來了，不知有何事故。二娘見了三秀，寒暄了幾句，珍也出來相見，叫了聲二舅母，便倚在她母親身旁。二娘把她的兒子阿七，拉到面前，推他到三秀那面去道：「癡孩子，你見了姑母怎麼又不作聲了？在家裏嘴呱呱說得多好聽，現在你倒是親口說給你姑母聽啊，讓妳姑母聽了也喜歡喜歡！」那阿七是肇周的兒子，比珍長得一歲，體格壯健，口舌伶俐，狡黠善伺人意，三秀原也很歡喜他。這時見他被母親推了，僵立在中間，嘻嘻地笑着，却是不說，兩個眼珠只不停地在三秀和珍的面上打轉。三秀也笑着招他道：「阿七過來，什麼好話兒，快告訴姑母聽。姑母聽了歡喜，便留你在這裏住幾天，和珍珠一塊兒玩。珍珠原也很寂寞，時常盼你們兄弟姊妹來跟她一陣子玩。」二娘聽了笑着道：「好吧！這就對了勁了。阿七在家時常說，姑父姑母爲人真好，就和自己父母一樣慈愛，珍珠也是和姑父母一般的是最和善不過的，家裏的兄弟姊妹們誰也比不上她，他簡直不想離開你們，最好永遠跟你們在一起，他還常常自歎沒有福氣，不得投生在姑母家，可以有這麼好的一個親妹妹。他父親說：「他既是心向着姑父母，本來來姑父母家裏人少，就讓他和姑母家伴個熱鬧吧。」前天你來家，他跟着他父親舅舅家去了，沒有跟你請安，回來懊惱

的了不得，怪他父親不肯早些回來。他父親賭氣叫我今天送他來，說是不要他回去了。他倒一些不着急，說姑母疼愛他，總不會讓他露宿在屋外的，姑母你偏趕他出去，看他說嘴不！」三秀聽了二娘繞着灣兒說了一大套，心下明白，可是她覺得阿七也還可喜，且不說明，留他住幾時，詳細觀察他的品性後再議。就說道：「阿七，你倒託大得緊！姑母可不留你，父親也不要你，看你今晚怎麼辦？」阿七笑嘻嘻地說道：「姑母愛說反話，說不留，就是留定了。媽，你回去吧！我在这裏陪珍珠玩了。」又走到珍面前，拉着她的手道：「珍珠，我和你到院裏去，我教給你一個新鮮玩意兒。」他拉着珍就走，到房門口，却回過臉來，對着姑母嘻皮涎臉地道：「姑母，我們走開，請他定定心心心地爲我安排宿舍吧！」二娘看三秀似乎很有喜色，私心不勝慶幸，從此阿七便在黃家住下。三秀爲他還請了位先生來家教讀，珍也附讀。阿七和珍一桌吃飯，一室讀書，放了學一起遊玩。對於玩耍，他能想出稀奇古怪的玩意兒，逗得珍快樂，對於讀書寫字，他却抵不上珍，時時要叫珍替他捉刀。珍性溫順柔和，初時倒也依他，雖然心裏以爲他這樣是不對的，次數多了，未免爲老師查出，把阿七重重地責罰了一頓。珍見了阿七被罰，自忖也犯過失，芳心無恣志。幸得老師一向喜她聰敏好學，只看了她幾眼，珍接着那眼光似乎在說：「你助人作弊，也該重責。這次姑且饒你，下次再犯，必重責不貸。」她那吹彈得破的嫩臉，不禁羞得通紅，再也不敢抬頭。阿七雖然被責，却是行所無事，斜睨着雙目，嘴裏喃喃地咒罵着老師。放了學，珍因阿七被責，就安慰他幾句，又婉言勸他少嬉戲多研學，阿七却傲然地把頭一搖道：「理他呢！老子偏不高興做，下次他再敢打老子，老子準得給他些苦頭嚐嚐！」珍看見阿七這種無禮的言動，還是第一次哩。總以爲他是受罰氣得如此，又勸了他一番，就和他一塊兒玩了。過不了三天，

阿七又泥着珍替他代作文課，珍這回却給了他從未有過的拒絕。阿七還是涎着臉，打恭作揖，千妹妹萬妹妹地央求着。珍一想起老師那天的眼睛，臉就嚇紅了，無論如何不允他代，只是勸他自己勉力。阿七把臉一沉道：「好！不肯就算！老子不繳卷，看那老頭兒敢把我怎樣？」說完，把書用勁地往桌上一放；撇下珍，逕自獨個兒出去玩。珍見他這樣無禮，氣得鑽起了小嘴，坐在房裏垂淚。後來吃晚飯時，早把剛才的事忘了，又是很殷勤地妹妹長妹妹短和她膩在一起了。珍初時不很理他，後來禁不住他的那股牛皮糖似的扭勁，就仍和他在一起玩。到了明天早上，二人用過了早餐，又同往書房裏去攻讀。老師叫阿七背書，他背不出，叫他繳文卷。他說：「沒有做！」老師問他爲什麼不做，他昂起了頭傲慢地答道：「不高興做！你待怎樣？」說時豎眉瞪目，完全是一副尋事生非的態度。老師見他這樣不受教，非常生氣，就把戒方一擊書案道：「既然你讀書作文都不高興，何必進書房裏來！」阿七冷笑道：「那是顧全你飯碗，要不然你到那裏去騙錢混飯吃呢！嗚嗚！」老師聽他這樣挺撞，簡直目無師尊，氣得抖抖地站起來拿戒方去責打他。珍在一旁聽着，也怪阿七說的不成話。見老師站起來，她便連連向他示意，叫他賠禮。阿七見了把頭一歪，兩手叉了腰站在桌邊，瞪着一雙通黑的眼睛，簡直像要吃人一般。珍看了阿七那一副橫相，心知必要鬧出事來。乘看老師顛巍巍地還沒下座，便忙走到阿七身邊，輕輕地拉他道：「這是你的錯，快向老師告個罪，即使他要打你，他年邁力衰，也不會怎樣痛，你就忍受了；別和他鬪，他年紀大，鬧出事來不是玩的。」阿七把臂肘推着珍大聲道：「不要你管！他要打我，先教他知道我的利害！」老師氣極了，舉起戒方走過來，還離着他有二三尺遠哩，阿七伸手想去奪老師手裏的戒方，存心還要弄他一交。珍看她那種瘋狂樣子，便忙拉住他的手臂勸道：「不能！

七哥！你該尊重老師，你不能這樣犯上，況且先生年紀……」阿七不等珍說完，就叱她道：「去去！小膽鬼！都是你惹出來的，你昨天答應替我做了，也不會惹他有這些屁放！」他被她拉住，了沒有奪到戒方，肩上却是重重地着了一下。他心裏恨珍，就用勁把她一推，珍力小站不住，往後退了幾步，就倒了下去，頭撞在窗格子上，蓬的一聲響，房外伺候着的侍婢小菊和書僮黃貴，都聽見了聲音進來。這時阿七也嚇呆了，見小菊喊珍不應而哭了起來，他就一溜烟的逃了出去。

（第七回完）

第八回

頑童肇禍 頓起戒心
佳客登門 頻施青眼

小菊見珍呼喚不應，心裏着慌，急得哭了起來。老先生走過來一看，只見珍面色蒼白，眼皮下垂，呼吸似稍見急促，知道她是跌悶了，幸虧頭還沒有撞破。就叫黃貴趕快進內去報告三秀，一面勸小菊不要哭。他說：「你別先慌着哭，不妨事的，這是昏了過去，你先把她上半身扶起來，給她按摩心口再叫她就會醒的。」他也幫着喊了幾聲，見珍的眼珠漸漸在眼皮裏轉動，等三秀到來時，珍已醒來，被扶着坐在椅上了。三秀摸着珍腦後撞起一個大疙瘩，心裏非常不捨得，一邊替他輕輕揉摩，一邊便問是怎麼一回事。珍雖然甦來，只覺頭背生疼，神志還是昏昏地不大清明。經她母親這一問，想起剛才的事，心理一氣，還沒開口，淚珠便撲簌簌地掉下來。老先生很知道這事的詳細，便告訴了三秀，她聽了不由柳眉豎起，恨恨地道：「這小子這樣不學好，他既溜逃了，再來也不容他進門。」她又爲阿七侮慢師尊，就向老先生告個罪，扶着珍進內靜息。珍睡在床上三秀坐在牀邊，一會兒摩着珍的胸，問她嚇着沒有，一會兒又按着珍的額，試試有沒有發熱，一會兒又撫着珍的頭，問她再疼不。一雙慈愛的眼光，帶着憂鬱，洒在珍的臉上，觀察她的神色。她的表現於面部的情緒，完全受着珍的支配。好個聰明的珍，爲了安慰她的慈母，便舒展着眉頭，微露恬適的笑靨，表示她沒有一些痛苦，其實她的後腦和背骨，正痛的麻辣辣和火灼一般地呢。她對三秀道：「媽請放心！我不覺得什麼，現在只想睡一會，你也歇着去吧！」說着把眼皮闔了闔，表示瞌睡的樣子。三秀試她身上溫溫地並不發燒，看她神色自然，料來沒有妨礙，剛才的昏暈，諒是心裏氣急，頭給窗欄震昏才倒下的，因此她也就放心去治理別事，却教張媼

在此時候。三秀理了一會事，又督促廚媪殺了一隻肥母雞燉湯，預備給珍喝。不多一會亮功自外回來，問三秀道：「聽說阿七欺侮我們的孩子，真的嗎？跌壞了那裏沒有？」三秀道：「可不真嗎！幸虧孩子沒大礙，只後腦撞起了一個疙瘩，現在已平些了。」她說話時原站着的，這時走到靠窗的她常坐的椅子旁邊，纖掌輕輕一擊椅背道：「想不到阿七這孩子的品性，竟這麼個不好！她坐了歎了一口長氣。亮功本是一進來就坐下的，這時却站起來，在室中來回搖擺着他肥重的身體。有一次擺到三秀面前，他立停了，看着她說：「你的哥嫂送阿七來是有意思嗣給我們的，現在他自己走了，會不會再來？如果你哥嫂送他來，留呢？不留？」三秀遲疑着「唔……」了一聲，遂又接着道：「假如他們送來，當然只得暫留，只教珍兒遠着他就是了。至於爲嗣之說，當時我並沒言定，孩子既不行，這話也就不必提及，我哥嫂也沒好意思明言，我們也只裝不知便得。」亮功道：「那又何必再留他！」三秀道：「自己家裏親戚，他們孩子多，我們那裏就多一個人吃，養他幾年也是不妨。」亮功看三秀容色似乎不樂，就不敢再說下去了，心裏却咕嚕着：「這箇年頭兒，米珠薪桂，還白替人家養大孩子。唉！總是自己沒有兒子，不然他們也沒因由會送個孩子來我家住下。」他心裏這樣想，不由自主地「唉」了一聲。三秀問道：「歎什麼？我知道你捨不得米糧！」亮功不等她說下去，道：「那裏那裏！我是爲了沒有兒子才發歎的。」三秀又道：「沒有兒子愁什麼！將來爲珍招贅一個好女婿，不是和兒子一般嗎？」亮功看看三秀的臉色，便不言語，搭訕着又把他那肥軀擺過去了。恰好這時擺上飯來，他看見張媪另外又端了一碗醇醇的清雞湯，便問道：「這是誰吃的？」張媪道：「小姐喝的。」他一皺眉道：「不年不節，何苦爲孩子宰雞！」三秀插嘴道：「怎麼！殺雞還得揀日子嗎？孩子今兒不舒服，作一碗鮮湯開開胃

，能化幾個大錢，又惹得你嘮叨，你自己沒吃福，叫人都跟着你終歲吃乳腐鹹菜嗎？」亮功又碰了一回釘子，不敢和她爭辯，只管坐下吃飯。看見桌上也有一碗雞，三秀吃時，又有心把老肉和皮都吐在桌上，他看着非常心痛，一箸也不捨得下碗，只就着生鹹菜吃了碗半飯，却比平時少吃了一碗。吃完飯，亮功有事出去了，三秀便來看珍，問她吃了多少飯，雞湯煨得好嗎？珍說：「睡了一會，什麼也不覺得了！飯也吃得很有香，雞湯很鮮，泡着飯竟吃了兩碗呢！」三秀聽了，自是放心。母女倆就在房裏閒談，三秀把自己幼時的故事講給珍聽，孩子們原最愛聽父母小時候的生活情形，她們娘兒倆，一個正談得起勁，一個正聽得出神得，忽然下人來報肇周夫婦帶着阿七來了。三秀原料他們必來，便出外相見。肇周見了三秀，就是深深一揖道：「阿七無禮，得罪了外甥小姐，愚夫婦深知珍小姐就是你的掌上明珠，比什麼都尊貴，得罪了珍小姐就和得罪了姑母一般，因此我和你二嫂特地趕來向妹妹請罪。又把阿七帶來，請妹妹重重責罰，再令他和珍小姐陪禮。」三秀先讓他們坐了，又令婢獻上香茗，隨後微笑道：「些微小事，已過去了又提他作甚，他們表兄妹至親，也無所謂得罪不得罪，只是侮慢師長，未免不合禮。他既不服從師長教訓，我又事忙，無暇管他，孩子沒人管束是不成的，我想他還是回家，跟着自己的父母吧！以免誤了他。反使我對不起二哥和二嫂！」肇周忙道：「妹妹言重了，我和妹妹是嫡親手足，又何分彼此，阿七就算是妹妹的兒子，也未爲不可，跟着妹妹和跟着我們有什麼兩樣呢！妹妹千萬看我的薄面，不要生這小畜生的氣。」說着又喝阿七道：「還不快過來替姑母叩頭，求姑母饒恕，仍請姑母費神教訓。待會再去和妹妹陪禮，老師那邊也得去請罪。」劉二娘忙走去把阿七推過來，三秀早就留神看阿七，眼圈微紅，想是受責哭過的。父親說話時，他低着頭站在一邊，擦嘴鼓腮，透

着一團不願意的神情。二娘推他，顯着十分勉強。三秀忙站起攔道：「我原說的，過去的事別再提了，不必多此一禮。自己家裏的姪兒，我豈不盼他上進，只是我的事忙，又要照顧珍兒，未免無暇及他。且我的性子又急躁，管起來不免過嚴厲，總覺不如由哥嫂自己教養的好。」二娘見三秀只是推託，心裏不禁着慌。阿七未曾跪下，她却幾乎跪了下來了，似乎旁觀不雅，只得改了深深萬福，望着三秀，像要哭出來的模樣道：「好姑太太，你看在哥嫂的面上，就就待了他吧！我們孩子多，你哥哥整天在外忙着，也管不了許多，我呢又不大會管，誰都知道你管教起來，勝如我們，孩子能在姑母身邊，就好比登天之福，如果孩子不長進，姑母儘管嚴刑責罰，即使打死，那是我們和孩子沒福，決不會抱怨到你的。」二娘說着又深深地福了幾福，阿七這時也早跪下叩頭請罪，肇周也在一旁陪笑央告。三秀又要回二娘禮，又要拉阿七起來，也沒功夫回答，肇周夫婦便算她對留養阿七的問題是默認了。他們隨後又到珍的房裏，二娘看珍的手，安慰着她，罵阿七不是，又叱阿七向妹妹陪禮。阿七笑嘻嘻地作了兩個揖，那樣子却顯着幾分輕佻；在書房裏肇周要他向老師請罪，他原十分不願意，但想到剛才家裏父母所囑的話，姑母家產的數額，表妹嬌豔的容貌，不得不強作柔順！也和老師陪罪。肇周臨去時叮囑阿七道：「姑父姑母都長於理財，你好好地學習，將來也可幫助姑父一二。」三秀對於這位哥哥，不由從心底裏鄙夷出來。阿七雖留育黃家，三秀却不要他住在內室裏，吃飯也不和同桌，珍也不上書房和他同讀，讓他一人上學。讀不多時，故態復萌，那位老先生不願教他，便辭館而去，後來雖也請過幾位先生教他，却沒有一個教滿三個月的。三秀雖會幾次訓責他，可是不改，也就任他，不再替他請師教讀了。阿七既不讀書，便常溜到外面和市井無賴爲伍，言語舉動，更趨下流，而且好勇鬥狠，時常

在外招惹事端。偶然遇見珍，便嬉皮涎臉，一派的儂薄行爲，珍因此格外瞧不起他，冷冷地不愛理他。阿七在黃家，不知不覺已是數年，那時珍已屆月圓年紀，出落得花容月貌，骨秀神清，豔光照人，居然又一國色。阿七時常聽得父母談論，自己留養黃家，不爲嗣子，便作贅婿。在阿七之意，很願爲贅婿，可以人財兩得。見珍不愛理他，他也不以爲忤，心裏拿穩了雀屏之選，非已莫屬，自安心在外游蕩，酗酒賭博，無所不爲。誰知那年元宵節後，沒來由來了個直塘錢時肩，粉碎了阿七黃金美人的迷夢。錢時肩和亮功沾着一點遠親，家道雖不富有，却也無慮衣食，和黃家久不來往，因爲上代欠過黃亮功父親的錢，時肩的父親臨終時囑將這筆舊欠還清，免得爲黃氏子孫侮慢。這次時肩服闋，將幾十年來的本利一齊算清，還備了四色禮物，親自來黃家償債。黃亮功恰巧不在，僕人報進去，便由三秀出見。三秀自來黃家，從不曾見過這門親戚，並聽也不會聽得談起過，可是看那錢時肩丰神俊秀，舉止嫺雅，而且帶了巨款來償宿欠，諒不是念秧者流，便留他住下道：「亮功往鄰縣討債，今天早上才去，大約有三五天回來呢，府上這筆賬，我不大清楚，等他回來再算，錢少爺若不嫌舍下簡慢，便屈留數天吧！」錢時肩在此又沒有別的去處，既必得等亮功回來，除了住在這裏，別無辦法，況且三秀說時是那麽誠懇柔和，他自然接受了她的建議，把帶來的禮物，先請她收下。他看三秀容貌昳麗，體態輕盈，像個二十來歲的人，心想黃亮功一定也是一個年輕的雋秀人物，否則，也配不上這末風華絕世的佳人的。三秀既留時肩住下，亮功不在，阿七也不知溜在那裏，沒人招待，却又不便把人家冷擱在一邊，只得自己陪着他談談，問問他的家世。知道他今年十八歲，已中過秀才，却還沒有完姻。父親過世，家中只有萱堂和一弟一妹。三秀見他吐屬雋雅，應對有節，和阿七的猥瑣鄙俚，粗野浮滑比起來，真有天壤

之別，心裏先有幾分歡喜。便命廚下天天備着豐盛的酒菜，款待着他。過了幾天，亮功回家，相見之下，並不認識，他不過還記得有這門親戚。他們的借券，却和許多無法索取的廢契束在一起，這差不多全是亮功祖和父手裏放出來的，所以他沒有把來交給三秀，她自然不會知道了。當時亮功把舊券找出來，一算本利，和錢時肩帶來的毫釐不差，亮功自是歡喜。時肩還清債款，把券撕掉了，就要告辭回家。可是三秀數天來常和他談談，愛他溫文有禮，心裏有了一個想頭，便不肯放他就去，堅要留他再盤桓幾時。時肩還是婉辭道：「小姪來時原和家母約定，隔一天即回，現在已隔多天，恐家母懸念。況已在府上叨擾多日，自覺萬分過意不去了，容後有便，再來拜候。」三秀仍留住他道：「尊堂若不放心，只消差人送個信去就是了。既有親戚，何必說那些客氣話，日來因亮功出外，沒人招待，真是十分簡慢，連個接風筵都不會辦得，今晚上我已吩咐廚下，略備淺味粗筍，算是替賢姪補行接風，舍下人少，說句不客氣的話，我只當你是自己的子姪般看待，我很歡喜賢姪在此伴伴熱鬧哩！千萬不要見外，再盤桓些時，而且請你不要客氣，只當自己家裏一樣，喜歡怎樣都請隨意好了。」時肩還沒開口，只見三秀又向亮功說道：「珍兒很愛文字，可是自從那年出了書房，也沒好好讀書，我又少閒，沒有功夫教她。這位錢家賢姪，是個飽學的秀才，既是家裏親戚，也不必避嫌，就讓珍出來相見一下，以後也好向他請教請教。」亮功對於三秀的話，是沒勇氣駁回的，當下惟有唯唯稱是。他心裏却未免抱怨三秀，太不爲他的米糧打算，無緣無故又留一個客在這裏吃。可是這怨聲只能在他心裏默響，却絲毫不敢躍上臉來。時肩等他們夫婦說完話，他的說話機會似乎也失去了，只得暫留，不便再行堅辭。他這幾天也曾從僮兒的嘴裏聽得他家有一位小姐，是主母唯一的愛女。現在見他們說珍，想必就是那位小姐了，他

想這樣的母親，女兒一定和她差不多，他倒又很盼望天色快晚，可以在筵席上一見這位珍小姐。不多一刻，僮兒來請時肩入席。酒席就擺在花廳上，時肩進內一看，廳上華燈輝煌，明耀如晝，他自來黃家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燈光哩！酒席已設在廳的正中，黃亮功夫婦之外，還有一個就是他已見過的劉阿七，却不見什麼珍小姐的影兒。等得大家坐定，只見三秀問道：「咦！珍不是早下樓了嗎？怎麼不見？」張媼知道珍是怕阿七的嘵嘵不休，和小婢阿玲在東軒裏呢。她忙着伺候他們坐席，忘了去請珍，這時見三秀問珍，忙應道：「珍小姐在東軒看書呢！我去請她出來！」說着兩腳已搬在東軒門口，掀簾進去。桌上幾人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射向那邊，果然簾裏有燈光透出，初時大家都不會留意。不多一會，又見張媼打着簾子，珍孃孃地從簾內走出，背後跟着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小婢，時肩乘着大家的目光都集注在珍的身上，便也乘間打量一下。只見她穿着淺絳色的衣裙，兩耳戴着一付點翠的銀環，倒垂着寸把來長，襯着那玉面朱唇，柳眉杏眼，映着燈光，更顯得嬌豔鮮麗，燦耀奪目。她輕輕地走到桌邊，用那秀媚的眼珠，向桌上一閃，就捱着她母親坐下。三秀用纖指向時肩一點，對珍道：「這位是錢家哥哥，是個飽學的秀士，誠篤的君子，今日見了，以後你讀書如有疑惑費解之處，也好向錢家哥哥請教請教。」珍聽了母親的話，略抬嬌軀，微露瓠犀，喉間似乎嚶嚶了一聲。時肩站起連連「不敢不敢」地謙遜着。心裏却自暗忖這母女二人，簡直像一雙姊妹，三秀，嬌豔勝花，誰看得出她已有和她一般兒高的女孩兒了呢，却可惜耦了老醜蠢俗的亮功，正合上彩鳳隨鴉的俗語，他不禁暗爲三秀惋惜，又看阿七，也是面目猥瑣，談吐鄙俚，也辱沒了這位姑姑，而且一雙滿含邪氣的眼睛卻不斷地停留在珍的臉上，顯見得懷着一顆貪婪的野心。時肩又不免暗爲珍危，如果珍再蹈她母親的覆轍，那

麼天下薄命佳人，都該同聲一哭了。時肩正在想得出神，突然一聲嚙郎，把他驚覺。定睛一看，却是阿七的酒杯，不知怎麼掉下去了，薄薄的瓷杯，和那堅硬的方磚相碰，便立刻粉碎。亮功皺着眉頭連嚷：「可惜！可惜！怎麼這樣不小心！這一套細瓷酒杯，是一個江西客商短了我三天的利錢，給我硬扣了來的，據說這是頂密細瓷，也值好些個錢呢！今天還是……」三秀看阿七的臉色一紅一白，很有些惱羞成怒的樣兒，況且當着時肩，亮功那些嘮叨話，也很欠大方，剛好這時廚房裏端出一碗神仙鷄來，她就攔住亮功道：「好了！好了！別廢話了，快吃鷄吧！這還是我親手做的，你也許還是第一次嘗着吧！快試試看味兒如何？」說着又舉箸讓時肩，亮功給三秀一盃，便把話兒咽住，舉起箸來夾菜，却看這樣也不合；夾了那樣又放下，揀來揀去，只夾了半塊皮蛋，皺眉苦臉地細細咀嚼着。時肩看着，還以為亮功嫌着菜壞，所以無從下箸，心想他對於吃倒異常講究，這樣豐盛的酒席，他還嫌劣，可是這麼一桌子的鷄鴨魚鮮他不吃，偏又愛吃這並不名貴的皮蛋！那裏知道亮功是捨不得吃好的，只為沒有乳腐鹹菜，他只好揀那價錢最便宜的皮蛋吃了。阿七面前早已換了個酒杯，他却兀自頻頻喝着酒，只揀大塊的雞呀鴨呀往嘴裏送，他見姑母只是揀好菜讓時肩，心裏還老大的不樂意哩！三秀看看阿七那種粗野蠢俗的樣子，越顯得時肩是如何地彬彬儒雅，心裏的歡喜，便又增了幾分，行動上自是更加親熱了些，頻頻地勸酒勸菜。珍依傍着母親，大約因和生客同席，却是不很舉箸。時肩雖對亮功，阿七缺乏好感，可是三秀的情意殷勤，珍的嬌羞可愛，還加上菜的精美，他這頓晚飯可算是吃得十分滿意的了。酒闌席散，已是初更過後，時肩向亮功三秀道謝，亮功和三秀謙遜了幾句，各人便懷着不同的情緒回房安息，時肩回至客房，一時却睡不着，又因為多吃了酒菜，口渴得很，便起來向茶桶裏一摸，却有一壺熱茶燻

着，倒了一杯，站在窗前，慢慢地喝着，這晚月色很好，映着窗紙，正如一片銀色，他索性滅了燈，靜靜地坐着。望着那窗上的月光，晚餐桌上的一幕，不禁又湧現到他的心頭。他想到三秀幾日來相待的優厚，誠懇的挽留，今晚又令她的愛女出見，不能說她是沒有用意的吧。時肩當一匹憶珍的嬌羞的神態，明豔的容顏時，再也無法遏止他這樣去猜度三秀。這一夜時肩的夢魂也是離不了珍的，到第二天早上也還是如此。用過早餐，他在院子裏閒步，心頭又不禁重溫起昨晚上的一課，想得出神，兩足却信步踱去，不知不覺，過了那扇月洞門，又到了隔晚設席的花廳前了，可是時肩還沒發覺，仍是低着頭踱向前去，不防迎面有人匆匆奔來，和他撞了個滿懷，耳邊却是飛來一陣嬌脆的呵叱，連忙抬頭看時，那人已走出月洞門去了。（第八回完）

第九回

喝雉呼盧
敲金戛玉
絳帳艷情
途狂態見
多

太陽像個戰乏的勇士，拖着疲軟的身子，倚着山脊，漸漸的滑了下去，只留下那殷紅的帶有微溫的血汁，還渲染了半天。一羣羣的烏鴉，似乎不忍見那慘象，紛紛發着哀悼的歎息，「啞！啞！啞！」地返歸牠們的窠巢。這時劉家阿七，正垂頭喪氣地在路上踱着，聽着歸鴉晚噪，便仰起頭來叱道：「哇！不知趣的瘟鳥，老子這幾天走了霉運，輸得精光，此刻正愁着沒法籌還李屠戶的賭債，你還來老子頭上啞啞地瘟噪些什麼！還要叫你老子交霉運嗎？再叫，看老子不扭斷你的頭頸！」阿七恨眉怒目地呵叱着，可是那些烏鴉還是一陣陣地噪着飛着，却不會理會他。他那上臉邊的青筋也只白墳起了一會子，在地下連吐了幾口唾沫，也只得罷了，仍復低了頭盤算着李屠戶的賭債，他想來想去，只有去向姑母要，雖然他的月錢領了還不過半個月。走到家裏，已將上燈時分，家人們正忙着調桌排凳，預備設宴，他向下人一打聽，才知道是謙請錢時肩的，姑母也正在廚下忙着督促婢媪執炊，他沒有機會可以向姑母要錢，心裏未免抱怨姑母，不知憑什麼要這樣優待這錢家小子。後來聚飲一桌時，當着許多人他固然不便向姑母啓口，而且見了表妹，他的骨頭便輕了三分，也斜着色眼，把表妹的秀色當作下酒的肴饌，自斟自飲，竟喝得醉醺醺地，早把約着李屠戶明晨還債的事，置在腦後了。一覺醒來，紅日當窗，他揉了揉眼睛，頭腦似乎清楚了些，猛然憶起昨日和李屠戶約定的話，立刻披衣下牀，匆匆梳洗了，連早飯都不吃，忙趕到裏院三秀治事的裏間東軒裏來。掀簾進去，看見桌旁坐着的不是姑母，却是他的表妹珍。不由嬉皮笑臉地忙上去招呼道：「珍妹妹好早！」珍低聲道：「七表哥早。」那神情是淡淡得很。可是

阿七不覺得，竟在側邊一張椅子坐下，迎着珍的臉問道：「姑媽呢！怎麼不見？」珍道：「媽有事，要等一刻才來呢。」阿七笑道：「那未表妹在此是作姑媽之代表了！珍妹真能幹，目下要是就出閣的話，也不難獨當一面做主婦了。」說着還向珍擠眉弄眼，扮鬼臉。珍的臉一紅，撅着嘴把身子一扭，背了過去。手腕在桌一碰腕上套着一個包金鐲兒便發出了一聲響，阿七還是厚着臉去拉珍的衣袖道：「咦！珍妹手上什麼響。呵！原來是個金鐲兒，這花式倒雕得很精巧。」珍把手一縮道：「誰跟你拉拉扯扯！」阿七裝着鬼相，把舌頭伸了一伸，遂又涎着臉笑道：「自家表兄弟姐妹些兒，有什麼關係！又不是外來的野雜種，表妹你說是不是！你這個金鐲兒倒很好玩的，送給我吧。」珍把頭一扭道：「誰跟你說這些廢話！我的東西憑什麼要送給你啊！」阿七把兩肩聳聳道：「幹麼這樣小器，早晚這東西總是我的！」珍聽了却又把臉旋過來問他道：「笑話！難道你打算來搶和偷嗎？簡直是說夢話！」阿七站起來冷冷地笑道：「哼，將來連你人也是我的呢！慢說一個鐲兒！」說着走到珍的面前，向他伸着手道：「我看還是早些送了我吧！現在我正有急用哩！」珍也站了起來，氣得連連啐她道：「你這是什麼話！我告訴媽去，看你該不該這樣欺我。」說着：淚珠留不住在眼眶裏，就沿着兩頰滾了下來，轉身就待向裏走去。阿七見不着三秀，沒法要錢，看看耽擱的時間已經不少，愁着誤了那李屠戶約的時候，更不易對付，見珍手上的鐲兒，還了賭債，還可以餘些賭本，他知道珍柔順可欺，也就不顧一切，向她要定了。這時見她要走，就上前攔住。獐笑道：「你別拿姑母嚇人，我可不怕，今兒個我是要你送定了！快拿來吧。」說着，那樣子簡直待動手用強，珍兒嚇得哭了起來，恰好這時三秀從裏面出來，喝罵阿七道：「畜生！你好大胆！又來欺侮妹妹，你舉起手來還待打她嗎？」阿七聽得三秀喝罵，不

由一怔，連忙把手垂下，陪着笑臉：「姑母早！我是跟珍珠妹鬧着玩的。」珍珠妹鬧着聲音忙說道：「他硬要我送鐲兒給他，還說上一大堆廢話。」阿七不等三秀開口，忙又陪笑道：「我是想問珍珠妹借來用一用的。現在好了，姑母既已出來，就請姑母挪二十千錢給我應應急吧！」三秀冷冷笑道：「挪二十千錢給你應急！還是等買米？還是等買柴？你的月費倒又化完了！你倒說說看，作的什麼用？你在外幹得好事，當我不知道嗎？錢！我這裏多着呢！你跟我來取啊！」三秀越說越氣，走到櫃子旁，把壓賬冊的銅尺拿在手裏，向着阿七道：「你過來！我給你錢！不過先還得賞給你這個！」說着就揚起銅尺，望他的肩上揮過來。阿七雖橫，却畏懼着這位姑母，知道錢是要不成了，白挨一頓打，倒不合算，便忙一閃，躲開了三秀的銅尺，匆匆向外跑去，恰值時肩低了頭踱過來，兩下相撞了一下。阿七跑回自己房裏，心下十分懊悶，李屠戶不比別的債主，一紙借票可以搪塞過去，他非現錢不可，而且孔武有力，性情橫暴，一言不合，他會使出那宰豬時的狠勁，揚起屠刀，把人會當豬一般地服侍，又不像癆病鬼米二朝奉，憑自己一雙老拳，可以把全部賭債賴清，還可以餘找些撈本的彩錢來使使。欠了任何人的賭賬都有法想，惟有李屠戶的錢，任何人不敢短他一個。他看看窗外的日影，心裏焦急十分，似乎李屠戶伸起滿生着黑毛的胳膊，揚着明晃晃的屠刀向他劈來。他連忙把衣箱打開，却都空空如也。沒有再可以給他變錢的衣服，除了他身上穿的。蓋上了箱子，在房裏四面搜尋了一回，也找不出一件可以抵這筆賭債的東西。笨重的傢具又不便拿，後來一想，前面大廳上有一個古銅的香爐，是三天前姑父從一個古董商人那裏取來的，因那商人欠了姑父三個月房錢，不如拿來暫去抵質，還了李屠戶，待後翻了本再贖出來放回原處，好在大廳上這一點小東西是不會有人注意的。阿七自覺這個主意不錯，便走到

大廳上，把香爐取了，掖在肩下，幸喜沒有人看見，便悄悄地溜出了大門，這裏錢時肩給阿七一撞，又聽得嬌聲叱罵，還當是撞着了一位女眷，回頭看時，雖看不清是誰，可是那背影並不像是女的，而且那嬌脆的叱罵聲還在耳管邊停留着，便又回頭向正面看去，原來是三秀，倒豎着柳眉，粉臉氣得雪白，在東軒門口，指着月洞門叱罵道：「從今天起，再要看見你進這院裏來，便打斷你的狗腿！」手裏還拿着一根白銅的壓紙尺，映着日光一上一下地很是耀目。他就陪笑迎上去道：「黃大孀早！小姪本是在外院閒步的，無意中却又跑到了內院來，請大孀原諒！不知大孀跟誰生氣，是否怪小姪錯走了進來？」三秀初時氣昏了，只追着阿七叱罵，却不曾看清站在院裏的是誰，還當是家裏的下人哩。這時看見時肩陪笑向她說這話，忙招呼道：「啊呀！是錢家賢姪嗎？恕我氣糊塗了，先沒有看見你。你怎生這般說法，我原請你不要見外，像在自己家裏一樣。隨便些好了，這裏是我常坐的地方，賢姪能常進來談談，我才喜歡哩！怎說怪你！我是在和家內那個不爭氣的姪兒生氣呢！」三秀見了時肩，不知怎樣從心底喜歡出來，剛才和阿七的氣早已煙消雲散，便讓時肩到東軒裏去坐。時肩跟着三秀進去，瞥見珍倚在桌邊，臉上淚痕縱橫，也像生氣的样子，他一想昨晚所見阿七的舉動，以及方才三秀發怒，他便恍然是怎麼一回事，把自己險些撞倒，無疑地是阿七了。珍見了時肩，自覺淚痕印腮，互相招呼了一聲，便轉身入內。三秀追上去撫着她的背道：「好孩子！別生氣了，以後定不許他再進院裏來。你上樓一會兒就下來，媽等你幫着算賬呢！」珍向來依順她母親的，這時也點了點頭，答應等一會就來，珍上了樓，三秀便把剛才的事，講給時肩聽，很恨阿七的不爭氣。時肩聽着，自忖親疎有別，不便說什麼，只婉言勸了一番。他們在這閒談着，珍却已重複回來。時肩留心看他時，已是蛾眉重掃，粉頰添脂，明

豔耀人，不復是方才那副楚楚可憐的樣子，剛才匆匆一瞥，不會留心她穿的是什麼，此刻再仔細看她的衣服，却不是昨晚上所穿的了，却換了一身青蓮色的，周身鑲着彩繡的花邊，更顯着鮮妍可愛。她們母女倆檢核賬冊，支配家用，時肩自覺不便廝身其間，就向她們告退。才走出門，三秀喚住他問道：「令堂那邊你去信了沒有？」時肩道：「還沒有呢！現在待去寫。」三秀道：「那麼快去寫吧！可是你得說明要在這裏多耽些時。我們珍兒，很喜歡讀書，那回也是爲阿七淘氣，先生辭館，就停下來了。明天我叫僮兒把對面那間小室收拾收拾，給你們做書房，就讓她跟賢姪請業吧，離我也近，我要你們幫忙時，叫喚起來也便，不知賢姪的意思怎樣？」時肩聽得三秀問他，就偷眼看了珍一下，她似乎眉目間很有意思，他當然更無不願的了，就笑答道：「小姪是大嬸怎樣吩咐，怎樣便好。只是大嬸說的太客氣，叫小姪當不起！既是大嬸和珍小姐不嫌棄，小姪陪着珍小姐一起研討研討，也可讓小姪得些切磋之益。」三秀見他這麼說，知無異意，心裏很歡喜，就催他快去修書回家。吃過午飯，果真叫幾個下人，把東軒對面的小室打掃清潔，又親自指揮僕人，把陳設重新佈置了一番。又吩咐家裏人，從此不許阿七進來。明天時肩進來，三秀引他去看那間新佈置的書室，時肩看那小室位在花廳的偏西，向南開了四扇長窗，窗外種着幾株美人蕉，和一叢修篁，就在沿窗設了一張書桌，相對地放了兩把椅子；書桌上陳着一方端硯，一個紫泥的水盂，一個紫泥的筆筒，裏面插着三五枝大小不一的筆，另外一個紫泥的盆兒，養着一盆水仙，放在靠窗的一邊；幽香細細，竟陳設得十分樸雅。西邊牆上也開着兩扇小窗，窗下擺着一隻琴桌，桌上擺了一個銅的小獸爐和兩個瓷瓶，牆上掛着一張短琴和一副洞簫。裏邊靠牆，放了兩個書架，竟然很整齊地排着許多書，這邊靠東進門的裏面，排着兩椅几，几上陳着棋盤，靠外

面椅旁，立着一座竹製的花盆高架，上面盛着一盆白梅花，西邊琴桌邊也有一座竹製的盆架，上面放了一盆肥大的仙人掌，這時正開着紅花，一朵朵掛在細竹片紮的圓罩上，一紅一白和白梅花兩兩相對，使這樸素的屋子生色不少。時肩再看牆上只有東面掛了一幅時人畫的松柏長春橫披，畫筆粗劣，設色重濁，却是替這簡雅的小室着了瑕玷。事實上黃亮功滿腹金銀氣，倒也不愛假充風雅，名人的書畫，在他家裏是尋不出的，除了人家送他的一些繪着吉利語的粗劣的作品，略爲點綴以外。他覺得出了重價收買書畫，倒不如辦些貨物，置些田產，還可以生息。至於花木盆架等的點綴，全是三秀所計，什麼硯書畫等陳設，也都是三秀有的自家裏取來，有的陸續買來的。可是時肩不知幾乎連三秀也看俗了。後來和珍相熟，談起此事，才知道黃亮功的脾氣。且說當時他看了屋裏的陳設，極口讚美道：「素雅簡靜，正是讀書的好地方。」三秀聽時肩說好，心裏高興。就笑對時肩道：「就從今天起，賢姪在這裏憩坐吧，珍兒有疑問，可以隨時向你請教，賢姪若嫌寂寞，則不妨琴簫遺情，硯籍齊備，也可修業，要什麼時，便叫我那邊的侍婢做好了，我差不多整天在對面屋子裏呢。」時肩當無不可，就在這新佈置的書室裏坐下，竹影當窗，幽香滿室，心神十分恬適。三秀指着書架說：「這一架子的書，有些是我向大哥要的，有些託他買的歷代名人的詩文筆記都有，你愛看什麼隨意看好了，如果你要而我這裏沒有，也不妨說出來，我會着人去買。」時肩感得三秀爲他設想周到，簡直感激得不知說些麼才好，只是含着笑連連唯唯。三秀有事，到對面去了。過了一會，三秀着張媼送來一壺香茗，還有一盤乾果，一盤點心，時肩隨手在書架上抽了一本書，一看却是朱淑真的斷腸詩詞。他想才人命薄，女子尤甚，朱淑貞也是其中之一，集中無非悲綠愁紅之句，讀之徒令人增慨，他却不很喜歡看，就換了一本唐人筆記

，細細翻閱，對花品茗，映日讀書，鳥啾於庭，麝熱於鼎，很得靜趣。三秀也不時過來，和他閒談，倒也頗不寂寞，不過到晚却始終不會見珍來過，用過晚餐，他仍宿在外間客房裏。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就踱到大門外去閒眺，曉霧籠樹，朝霞染彩，晨間的景色，也自另有一種新趣。他便信步走去。不知不覺在鎮上繞了一週，就便在吃食店裏進了些早點，回來已近晌午了。一直走到院裏，經過那間特闢的書室外，只見一扇窗微開着，自窗隙裏望進去，似乎有人坐在桌前，俯着頭看不清面貌，只是從那雲髻花鈿上判斷，定爲女子無疑。他想準是三秀在那裏作什麼呢！忙緊着脚步走去，進門一看，三秀面對房門坐着，却不是窗外看得見的。他在窗外覷見的一個，可正背門坐着，時世梳裝，窈窕身影，不是珍是誰？母女倆正相對着下棋呢。大家都全神貫在幾個子上，時肩進去，她們全沒覺得。時肩也不驚動她們，悄悄地站在一旁看着，三秀把兩個纖指沾着子，閒閒地覷準了地位，東下一子，西下一子，似乎視她漫不經意，其實却是老謀深算，神態也是和緩得很。珍年青性躁，就比不上母親的老練了，只顧尋隙進攻，却不曾顧及右手一角的將死。時肩見她不救危局，還是一味的盲進，不覺脫口呼道：「咳！這時候了，怎麼還下這一手呢。」兩人意外地都不覺一驚，同抬頭看時，三秀歡呼道：「呵！原來是你；什麼時候進來的，怎麼我們都沒知道！」珍却不禁羞暈籠面，連忙低頭縮手，訕訕地去看那盆水仙。時肩聽了三秀的話，笑回道：「姪來時，因見你們正自出神，不敢擾亂，故沒作聲。剛才我見珍小姐忘了挽救危局，替她着急，不禁忘情驚喊，還要請大姊和珍小姐恕我冒昧！」說着偷偷向珍睜了一眼，窺她有無愠意。見她正伸着春葱般的指尖，在撥弄着水仙盆底的彩色卵石，似乎對這一盆水仙，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並沒注意着別人的說話，三秀却又笑着時肩道：「何必要這樣客氣！珍兒

原是初學的，你肯指點，正使她得些進益，我們又怪你什麼！」三秀遂又叫珍道：「珍兒來，此刻有錢家哥哥給你出主意：你就不愁不勝了。」時肩笑謙着自己的棋藝不行，珍却含笑向着她母親微微搖頭，低語道：「我下不了，讓錢……」略頓一頓，又接着說：「讓錢公子跟您下，我在旁邊學學吧！」時肩讓着時，三秀却同意了，就向時肩道：「這樣也好，就讓她在在一旁看着吧！」珍早已站到她母親的身邊去了，時肩就在珍先時坐的地方坐下，仍按她們先前的局：凝神壹志地和三秀角逐起來。珍在一邊看時肩不但把她剛才弄糟了的局面改變過來，逐漸還有勝利的希望，她這時居於旁觀地位，心地甯靜，頭腦清明，不如剛才的惶惑迷亂。她覺得時肩很細心，有的地方却又胆大，她方始恍然自己先前的錯誤，這時下棋的固然是手隨眼，眼隨心，除了一個方方的棋盤和無數黑白碁子以外，什麼都不見不聞，連旁觀者也是目不旁瞬，心無二用地看得出神。雙方正各鉤心鬥角，謀取最後勝利時，驀然地從門外鑽進了一顆頭來，還帶着一串沙啞的語音道：「請大娘和小姐用飯吧！菜已快涼了，婢子已探望了三次，請用過飯再下吧！」三秀笑道：「好吃飯吧！却是便宜了我，再下，我可輸定了！」時肩笑道：「鹿死誰手，還不會分曉，說不定小姪要敗在大嬸手裏。這位女管家的請用飯，正替我解了圍，使小姪免得出醜，小姪正好借此藏拙，過了天再向大嬸討教吧！」隨手就把棋子推亂了。珍見了心裏明白，只是抿嘴微笑，三秀自然也知他的用意，却使她更覺時肩可愛，見他起身要出外去時就留住道：「賢姪就在裏面用飯吧！說句不怕罪過的話，我真把你看作自己的子姪一般哩。」時肩忙道：「大嬸怎麼說這個話，小姪何幸得能修到像大嬸一般的親長，只是過蒙優渥，深愧不安！於是三人就一同坐下用飯，黃亮功這天恰巧沒在家午飯。時肩看那桌上陳着的餚饌雖只四簋，家常飯菜却也很見講究。吃過飯，三

人又到書室裏憩坐，張媼替他們泡上香茗，又把年下吃剩下的瓜子花生，裝了兩盤來，便往後面吃飯去了。他們三人，一面嗑着瓜子，一面閒談，初時只三秀和時肩問答着，後來珍偶然也參加一二句，三秀在這邊坐了一刻，張媼來報告說東莊管田的人來了，三秀就出去問話，却對珍道：「你愛讀什麼書，自己對錢家哥哥講！總之，你愛要他教什麼，就是什麼，我可有事去了，你們談吧！」三秀走後，珍剝着花生，儘沾弄着那一層薄薄的膜衣，却老不說話。時肩覺得儘讓沈默，佔據着他們的時間，那太沒意思了，便問珍道：「珍小姐讀過幾年書，讀過些什麼？」這時珍却不再拈弄着花生衣而不理人了，只得抬頭答道：「也沒有幾年，先是跟着母親認認字，讀些什麼闈門訓女兒經之類，後來七表哥來了，才請了位教師，也不過教了年把，因為七表哥欺侮我，母親就不要我和他在一起讀了。時肩道：「那位教師教了些什麼書呢？」珍說：「四書也沒有教完，孟子才讀了一半，那時先生間也選了些名人詩詞古文教給我們，後來不進書房，我就自修自修。」時肩道：「不過年把，就讀了這麼些書，足見珍小姐聰敏過人，可佩！可佩！那位令表兄讀得想必很高了。」珍一笑搖頭道：「他本來在家已經讀完四書，可是先生替他理一理，却讀來比我生書還慢！先生叫他做什麼，他還要我捉刀哩！」珍這時已沒有先時矜持，很天真地笑着，美秀的雙目，也很自然地投射到時肩的臉上，似乎在說「不要以為你的恭維是過譽。」時肩豈不能理會得，隨即又說了許多恭維話，以博美人的歡心。等到三秀歇了二個時辰再過來時，只見二人談得正投機呢。從此以後二人相見機會既多，日漸相習。珍對於詩詞，很感興趣，時肩就時常選些名作，和她研討。閒時就一同消遣，或者吹簫撫琴；論畫討詩，看花種樹，二人的意見，往往暗合，這樣自然大家都覺得對方是個很不討厭的人，日久愛生，便都存了不願分離的私心，時

肩在黃家一住二月餘，竟也不言去了。亮功是個嗇刻人，自己有了偌大的家產，尙捨不得多吃一些油鹽，平白地養個閒人在家，叫他怎不心疼，阿七留養在家，因是三秀的親姪子，初時原想他若成材，便嗣爲己子，後見他日趨下流，本待不留他了，可是三秀要留，他也無法。不相干她又留了個錢時肩在家，偏偏那小子又不知趣，居然留戀不去。亮功真待要下逐客令，可又不敢不先通過三秀。那一天早晨，趁着三秀歡喜，便囁囁着把自己的意思陳述出來。三秀這時已用早飯，聽了把臉一沉，就把手裏碗箸重重地向桌一放道：「我歡喜他，我偏要留着他！你捨不得飯菜，把我的糧省下給他吃，你總不能再說多一個人吃了吧！」隨又回頭喚道：「張媪！來！把我這一份飯菜端起來，等會給錢家少爺吃！從今天起，我一頓都不吃了，把我的飯開給錢少爺吃就是了！」張媪應着，拿了盤快地走來。亮功忙攔住向三秀陪笑道：「我原不過白說一句，留不留由你，何必發這麼大的氣呢！快吃吧！飯涼了，吃了不受用。」說着還站來端了碗箸直送到三秀嘴邊，拿了雙箸待要餵給她吃呢。三秀把臉一讓，伸手接了碗箸，對他瞪了一眼道：「誰愛你這鬼相！」亮功看看在這裏有些不妙，見三秀已是端碗在手，他也放心了，便很快地溜了出去，在房門口遇見了珍，她忙向旁邊一站，叫聲「父親」。可是亮功看她似乎有甚心事似的。珍等亮功走後，便進去見她母親。三秀一見了女兒，立即轉怒爲喜，溫和地問長問短道：「你早飯吃過了嗎？」她見珍點了點頭，不很高興的樣子，又問道：「身體不舒服嗎？」珍又搖搖頭道：「不！」三秀皺着眉對珍看一會，放下飯碗，走去試試珍的額上熱不。珍把頭一偏笑起來道：「媽！您請放心用飯好了！，我很好，沒甚麼不舒服，因爲怕担擱您用飯的時候，涼飯吃了不受用，便懶說話了。」三秀試着珍頭上果然不熱，便也相信，仍復坐下把早飯匆匆用完，張媪遞上手巾，三秀

在屋邊略拭了一下，便攜珍下樓到東軒裏來，才坐定，時肩也從外院進來，他每次進來總是先到東軒。他和她們隨便談着，却不知不覺地談到了天氣上去，時肩道：「前幾天春寒料峭，教人整天躲在屋裏，像嚴冬般地不敢出外，今天却是風日晴和，總算暖洋洋地有了春氣，人身上也頓時覺得輕鬆了許多。」時肩說着不免對珍身上新換的春衫，瞧了兩眼。三秀眼望着窗外接口道：「真的！難得這樣好天氣，珍兒不會和錢家哥哥到後面去走走嗎？那邊很幽靜，風景也不壞，你錢家哥哥也許還不會走到過哩！」時肩道：「後邊那裏有這樣好去處？我不知道，敢煩珍小姐引導一往。」珍兒見時肩已站起身來，當然不容她有異議了，只得也站起身來，搭訕着問三秀道：「媽也一塊兒去散散嗎？」三秀道：「等一會也許我上後面來看你們，此刻我還要料理些事哩！」時肩在旁說笑道：「珍小姐這麼大了，竟還一步離不了母親，就在後面，怕什麼呢！既有我同去，一切由我負責，大姊總能信託我吧！」三秀笑道：「這還有什麼說的！當然我十分信託得過賢姪！」時肩和三秀說着話，珍已在前先走了。他們就從軒東的一條狹徑裏走去，因為可以直通後門的。三秀在窗內望着，珍這天穿的是一套淡綠的羅衣，映着春暉，更顯得嬌豔欲滴，和時肩一前一後地走着，真是一對璧人，三秀看着雖然歡喜，却也勾起了她的舊恨，尤其是珍身上所穿的綠色衣裙，使她想起了紫荆樹下扎着泥手的那個面影，她每一憶起前塵，就像有什麼啃噬着她的心，這時恰好有人進來回事，才算把她無盡的幽思打斷，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回身指揮一切。且說時肩跟珍，穿道小徑，直到後院，在一扇小門出去，便是一個小池，池對面野樹叢生，和編的籬一樣緊密，池左靠近她家的穀倉，是走不通的，右面一片菜畦，也是她家的！再過去又是一條小溪，也在她家宅基上，所以她家洗濯灌溉，都取用那邊池裏的水，至於飲食所用的水，她家

裏還有二口大井。這個小池裏便種了些荷花，養些魚，池邊也雜種着槐柳桃李等樹。在她家後門出去的一面，鋪了一條白石小路，直到池邊，也鋪着幾塊白石，作爲承步；在承步的兩面短短地砌了幾尺白石欄杆。那些都是三秀所設計，春夏佳日，她原常來這裏徘徊觀賞的。時肩一出後門便讚道：「果然是個好所在！珍小姐怎麼不早帶我來逛逛呢？」珍笑着道：「我們家的地方，都合該讓你逛遍了嗎？要不是媽說，我今天也想不起帶你上這兒來哩！」珍一邊說一邊把身子倚着欄杆，隨手撈起垂在欄邊的柳條，摘着翠葉，一片片地投在水面。時肩也走向前和她並倚在欄邊笑道：「呵！珍小姐竟這樣小氣！」珍道：「我小氣不是從今天起，一向是這樣的，你不知道嗎？」時肩忙笑謝道：「我和珍小姐說着玩的，請你千萬別見怪！」珍嘆了一口氣道：「你說笑，我倒會認真哩！」珍一直摘着柳葉，投向水中，引得那些魚兒都來水面喋喋，本是很平靜的水面，忽然都起了許多泡沫，一陣春風掠過，又把桃李花瓣吹落了許多，漂浮水上，水面也和老去的佳人，平白添了更多的皺紋。時肩這時傍着珍，心波也就失去了平靜，看珍對他並沒有憎嫌惱恨，便又開口道：「珍小姐！你記得前天讀的馮正中的謁金門吧？」珍回頭問道：「怎麼提起這詞來？」時肩道：「我覺得很切眼前的景物。」珍搖搖頭仍去看水中的游魚，時肩道：「怎麼不？你聽我念『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閒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時肩還待往下念，珍連連搖着螭首，頭上簪着的一枝釵兒，上面垂着一串細珠兒，也隨着搖蕩不已，時肩看了笑道：「不想紅杏蕊換了翠柳葉罷了。」珍笑道：「可是這裏又沒有鴛鴦！」時肩向池裏一指道：「諾！那不是嗎？」珍向池裏找道：「那裏有鴛鴦？你胡哄人。」時肩笑着再把手一指，珍方才恍然。不禁兩朵紅雲，飛上粉頰。時肩察珍似無慍色，又接着說道：「可是後半闕却不切了，珍小姐！你

說可是！」珍聽了却不回答，凝視着水底的雙影，驀然一陣莫名的悲哀襲上心來，却是眼波盪盪，凝睇欲淚，時眉看着，不由異常驚疑。不知是否是自己得罪了她，一時怔住了說不出話來。（第九回完）

第十回

狗偷鼠竊劉子摸金
璧合珠聯錢郎跨鳳

時肩和珍，相處數月，情愫日濃，他隨時隨地暗察珍對己的情感，也覺有增無減。剛才所以敢借着馮正中的詞語相譬，又有意無意地指着池中一雙影子譬作鴛鴦，原想藉此試試珍的眞意。他驀然見珍像要哭出來的樣子，以爲是剛才的說話忤了她，一時怔住了，不敢再說什麼，沉默了一會，偷眼看珍時，似乎也在向自己看來，但是並不像含有一絲愠意，却似乎深著着無限憐惜而又帶着些憂傷的樣子。眼光和時肩相接時，她又忙回眸過去，仍是摘着柳葉兒，有一片沒一片地往水面上擲去。時肩柔聲問道：「珍小姐好像有些不高興，爲什麼？是不是我的言語有甚開罪之處。懊惱了芳心！」珍聽了微微搖頭，又回眸一笑，似乎說：「你誤會得好笑！」時肩道：「那麼爲什麼呢？可以許我知道一二嗎？」珍當然不便把自己早上聽得的，父親嫌着他的說話講出來，也不好意思把自己爲了他剛才的譬語，有所感觸，直說給他聽，只得又搖搖頭微笑道：「沒有什麼！我是看那些游魚爭暖柳葉出了神，似乎便顯得沉靜了，那裏有什麼不高興呢！」說時回過身來，把拈着柳條的手，倚住石欄，撐了半邊粉臉一笑道：「你看，我這會兒不是很高興嗎？」時肩看她粉靨生春，梨渦微暈，纖指間夾着的柳條，在她烏黑的雲鬢邊，隨風搖曳，倒像一根翠珠的總兒，格外給美人兒添上幾分韻致。他貪着賞覽秀色，也不暇研究剛才的問題了。珍既不說，他也便一笑置之。二人在池邊流覽了一會，又找了二根釣竿，並坐在池邊的白石上，雙雙效法起那涓涓垂釣的姜太公來了。可是他倆只顧談笑言歡，情話綿綿，魚兒上了鈎，他倆也沒覺得，等魚兒吞完了鈎上的誘餌，告退的時候，似乎釣絲一震，忙舉起來喊道：「着了！」可是四道眼

光，雖像閃電般射上那釣魚鉤，却是鉤兒空空，不但是魚兒無蹤，連餌也無蹤了。那條慣會閃電般迅捷的手法，攪得了美味的魚兒，早已開翕着饞吻，在水面上吹起了一陣泡泡，游去找同伴們誇耀牠的奇功偉績去了。他倆一陣嬉笑，加上了餌，再接再厲。而且還各自誇耀着自己的手法高明，定得優良的成績，可又不肯澄心靜志地守，把耳目心智全分傾注在偎倚在身旁的蜜侶身上。結果只是白耗了許多魚餌，便宜了那些慾壑無底的魚兒，誰也不曾有何成就，看看日頭，已到中天，後門口的幾隻大雄雞，也在那裏一遞一聲的高唱着，時肩把釣竿往身後一放道：「飯香了，老公雞在叫我們回去吃呢！待吃飽了再來吧！」說着並來接珍手裏的釣竿，還扶着她站起。珍站起拂去了身後的泥灰，相視一笑，便雙雙循着小徑，向東軒走回，二人走到花廳門口，恰遇見亮功匆匆地自月亮門裏過來。二人便都站定了，待他走近前來，時肩很恭敬地叫了一聲，珍也叫了他，不過她想起早間的話，心裏不免忐忑，又見他眉目間似有怒意，時肩叫他也冷冷地不甚理會，覺得這次偏偏讓他撞見二人在一處，不知又要有何甚閒話了。見亮功直入東軒，知是跟她母親有話說哩，便不隨着進去，折向西邊的書室裏去了。亮功走進東軒，不見三秀，知是上樓去了，便從軒後抄到樓上，見三秀正在洗手。三秀見他面色不好看，這是不常有的。因為向來亮功縱有十分不如意事，見了三秀也要裝上三分笑臉。此刻三秀見他沒有絲毫笑容，心知必有什麼大緣故，便問他道：「巴巴地找到樓上來，有甚麼要事嗎？」亮功攤着雙手，喘喘吁吁地說：「都爲了你那好姪兒阿七呀！」三秀走過桌邊坐下道：「阿七？他又犯了什麼事？」亮功道：「他越來越胆大了，簡直行偷了！」三秀驚訝道：「偷！他偷了誰家的東西？是被人家抓住了來告訴你的嗎？」亮功道：「他偷不偷人家的，我可不清楚，目前是偷了我們家的東西，想不到費了我這些年

的柴米，却養了個賊在家裏！」說着連連搖頭歎氣。三秀聽了不由生氣道：「越說越好聽了！賊！我們家雖窮，須是清清白白地，你不能這樣隨便瞎說！」亮功見三秀生氣，更是發急道：「喏！都是你會護短，所以阿七那孩子就愈往壞裏變了。其實你在裏面，那裏知道阿七在外的種種不法，我和你說說，就會得罪了你，嚇得什麼也不敢告訴你。你的姪子，我會把他當外人嗎？有不想他好的嗎？可是他委實越變越壞，剛和你說得一句，你倒又怪上了我！咳！這真叫人怎麼說！」三秀道：「我不是護短，孩子不爭氣，我難道不知道，我也時常訓責他，他一時沒錢化，又不敢向我要，暫時把東西挪着用一用，雖然他都是胡化，該管教管教，却不能平白地給他加上一個賊字，我們還要希望他改正，以後還要讓他好好地做人呢！你先從家裏替他出了賊名，往後叫他怎麼樣見人，也許他倒改過習上了呢。況且家裏不是他一個人，知道東西是否確是他拿的呢？」亮功道：「東西是確定他拿的，我把內外的人都問過了，有人親眼見他挾着出門的。不信你去查看一下他的衣箱，什麼都弄完了！」三秀笑道：「哦！說了半天，還是說的他自己的衣裳嗎？那個我也早有所聞。」亮功道：「不是！不是！這回他拿走了廳上的擺設，一個古銅香爐，和一架供在香几上的雕槽小屏。拿香爐是在我們謙請時肩的明天，哦！說起時肩，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你喜歡他，留在這裏多住些時，也就罷了。却不能讓我們的女孩子給他引壞了，剛才我遇見他倆一塊兒從後面來，究竟男女有別，你得背後提提珍，少跟那小子在一起，免得旁觀不雅。」三秀冷然一笑道：「你也講起這些來了，什麼男女有別，旁觀不雅，其實我隨時隨地都護伺着他們，他們無論什麼行動，不經我許可是不會發生的，這些用不着你煩心，你別儘在我面前嫌厭時肩，我看他人品學問性情什麼都好，打算給我們珍兒作女婿哩！」亮功連連搖手道：「喔唷

！這小子家裏並沒多大產業，我們僅這麼一個孩子，把來嫁給他，那不害了孩子的一生！像我們這個女孩，那裏找不到一門有財有勢的婆家，怎捨得給那窮小子！莫談莫談！」三秀雖有把珍許婚時肩的意思，但因珍年紀尚小，還不捨得讓她離開自己，今見亮功這付神情，却偏激他一激道：「錢家產業多少，根本無關緊要，我們不可把時肩招贅在家的嗎？本來我們膝下無子，招一女婿，將來生了甥孫，也不愁沒有後了。貧又何足爲病！」亮功道：「你家哥嫂，把阿七送來，意在承繼，而且阿七之意，也有珍非他莫屬的樣子，贅了時肩，你可不易打發阿七和你家哥嫂呢！」亮功雖然並不喜歡阿七，且也決不願把自己唯一的愛女，給這下流無賴的阿七。可是他也不願這窮小子作她的坦腹東床，以爲三秀婦人之見，必迴護母家，因此提出這個問題，想打消三秀把女贅錢的念頭。他眼睜睜瞧着三秀的臉，意在她尋她恍然大悟，覺得自己的話很不錯的神情。可是意外地三秀却這麼說道：「這個沒關係！阿七來時，又沒言定爲子爲婿，他們心裏的私見，我儘可不理！況且阿七又是這樣不上進，我養着他在家，都爲着在手足的情分上。他縱有奢望，可是我們不允，他也不能有所阻撓。」亮功一聽，她竟是要把女兒許定了錢時肩了，一時找不出別的話來反駁，可是他心裏一百二十分不願，只連連搖頭道：「不妥！不妥！不妥！」三秀看他管自搖擺着那顆肥滿的腦袋，真覺得好笑好氣，就輕輕擊着桌子喊道：「別談這個，好在珍的年齡並不算過大，待幾時再說，你是來講阿七不是的，究竟誰看見他拿東西的？你又怎麼發覺的？」亮功聽三秀提到阿七拿東西事，他又非常憤慨地說道：「真的一提時肩，我倒忘了說他了！那個古銅香爐是一個古玩商人，欠了我三個月房錢折算給我的，你想我在這上面佔了多少便宜！一個雕檀的小屏，也是那古玩商押在我處的，上面雕的全是佛像，很是精巧，今天因爲有人出重價

向他收買，作爲某鄉紳壽禮，那位鄉紳正是篤信佛教的居士。他願出重利，向我取贖，我回家來一看，不但雕檀小屏沒有了，連那古銅香爐也不見了，那使我十分生氣！」三秀岔嘴道：「那你就該着落在每天打掃廳堂的人身上呀！」亮功一拍手道：「當然！我就叫黃貴來問。」他說：「那雕檀屏今兒早上我還看見的，也不在了，那還沒多時候，准在我打掃過後拿走的哩！」我又問他那古銅爐兒幾時不見的呢！他紅着臉嚙嚙着說：「那倒沒有在意。」三秀把桌子一拍道：「唔！這就可疑！你得追緊問他！」亮功嚙了一口唾沫，又把桌上的茶端起來喝了兩口，繼續道：「這個人我豈不知，當時我就威嚇着他道，你管這屋子的人，屋子裏少了東西，你竟推不知道，不是明明你拿了去嗎？他聽我這麼一說，急得滿頭是汗，發誓道：「這個小人可以發誓，假如小人拿了推說不知，立叫小人嘴上手上害二個毒疔，不到三刻時辰就死！小人還是從小來這裏的，至今十餘年了，從沒有私下沾染主人家一點半點東西，您總明白的，如今主人家看得起我了，我反幹下這種不要臉的事嗎？這點千萬請您仔細偵查一下！」三秀一擺手道：「這是遁詞，你就信得過他的誓言了嗎！既不是他拿的，爲什麼又要臉紅呢？」亮功道：「是啊！我也這麼問他，可是他答的倒也有理。」三秀問道：「他怎麼說的？」亮功道：「他因爲自己是管這屋子的，却這麼疏忽，失去了東西，竟沒有發覺報告主人，玩忽職務，不能辭咎，所以臉紅，只是表示慚赧的意思，並不是偷了東西心虛胆怯。」三秀道：「那麼，你怎樣查出是阿七拿的呢！就是他說的，是嗎？」亮功道：「不！我聽他的話也還不錯，就把家內的男性長工僕人都叫來查問，誰到這屋子裏來過的？他們都說除了年節幫着作事偶一入內外，平日絕不到這大廳上來。後來他們知道失去的是什麼物件時，却有二個人說話了。一個是看門的李二，他說在我家謙請錢公子的明晨，他從廁所

回來·看見七少爺，在他前面鬼祟地兩面張望了一下，出門而去，脇下挾看一樣東西，雖看不清是什麼，可是有些紫光光的，也許就是那個銅鑪。」三秀聽了，眼珠一轉，想起那天早上，阿七在東軒向珍硬索鑪兒的一幕，心裏也就明白了。又聽亮功往下說道：「還有一個是廚房打雜的趙四，他在街上買了東西回來，在門口撞見阿七，挾了一個一尺來長，六七寸闊的扁扁的包兒出去，他們因爲阿七常常挾了東西出去的，所以也沒放在心上。」三秀道：「怎知這包裏是雕檀小屏呢？」亮功道：「喔！那尺寸模樣不是正對嗎？你不信，等一會看！我已着人到鎮上當舖裏去取贖了，那古玩商正逼得我緊哩！人家有錢贖東西，我可沒法擋住了不讓人贖呀！非得把東西找回來不成。你想，這個東西多麻煩人！真叫人給他氣死！」亮功說着把脚一蹬，還重重地擊了一下桌子，以發洩他的惱恨。平時三秀如遇亮功這種神情待她，那她准會大發嬌嗔，非叫亮功挨幾下耳括子不會罷休。今天她也恨着阿七太不爭氣，便也不以亮功蹬足怒恨爲忤了。三秀歎了口氣道：「你着誰去的？去了多少時候？」亮功道：「是黃貴去的，我進來的時候才去。」三秀道：「我們且吃飯，他每家當舖都要去走一遭，也得費些時候哩！我們吃過飯，也許黃貴就可來了。」亮功便和三秀一起下樓用飯，時肩這些時也常在裏面吃，四人各據一面坐下。珍看着亮功顏色不好，芳心還以爲是早上那句話，心裏未免悒悒，但看看母親臉上似乎露着不悅，却仍是揀了可口的菜餚，頻頻向自己稱時肩的碗上送，又覺得自己的想頭有些不大對。時肩心裏自己也拴上一個疙瘩，不過他不知道亮功在嫌惡他，看着三秀仍是殷勤款待，料來不是有甚不愜於己。只是見大家都不甚起勁的樣子，他當然高興不起來。這一餐飯的冷漠可算是時肩到黃家以來第一次遇到哩！大家才擦過臉時，只見黃貴捧了一個長方形的包，忽忽忙忙從外面進來。亮功不等黃貴開口

立即迎上前去道：「有了嗎？在那家當舖裏！他們怎麼肯讓你取贖，你又沒有票據？」一面就伸手過去把包接過。黃貴撩起衣角，拭着額上的汗珠，氣吁吁地說道：「我知道當舖中人不肯隨便告訴人，也不肯讓人沒有票據贖東西的。因此先到鎮上找到了開酒店的張老爺，他從前在衙門裏當公事的，現在年邁不幹了，可是他無論說一句什麼，鎮上的人還是奉行無違，像他當年，在衙門裏時一般。他爲人很熱心，說話也公正，所以大家便願意聽着他了。我找到了他，便拉他一塊兒去詢問，先一連問了四五家，都回說沒有，後來到一家源豐當舖裏，正是賃着我們家的房子，那些朝奉們大半認識我，一問就着，他們把這個拿出來，我一看可不正是，我早上還用乾布細細抹拭過的呢！我爲要打聽這東西究竟是誰當的，先把張老爺送走，約着過天請他喝茶。後來我又回身進去問是誰來當的，他們幾個人同聲說道：「就是你們家的姪少爺！還有誰？他可正是我們這裏的老主顧哩！今天早上才來當這個，你們趕快去我把票子要出來，或是掛個失票，以清手續，否則他把票子賣給人家，還有人來贖呢！他當的東西，十回有九回是如此的，從不見他自己來贖過一回。」他說了，我便把東西帶回來，錢還沒給呢！連利息共是三兩九錢銀子。」黃貴滔滔汨汨地講了一大篇，三秀聽得臉都氣青了。亮功有了這個，便關照三秀把銀兩稱出給黃貴，他自己急急匆匆帶着東西去找古玩商人，一路還盤算着如何把這筆損失，在那古玩商人身上取償。三秀開了銀櫃，把銀給了黃貴，又吩咐他阿七回時叫他進來，黃貴接了銀子，唯唯應着，忙着到後面吃飯去了。珍兒三秀生氣，便百般地設着法兒引她母親快樂，時肩也在一旁解慰，三秀暫時也就忘了懊惱，看着時肩婉順的樣子，心裏打算怎樣和亮功講通了，早早決定。三秀要等阿七回來問話，直到吃過晚飯也不見來，知道他也許今晚不來了，蹙了一肚子氣，只得且待明天發洩，一宿無話，

第二天早上，三秀梳洗早餐畢，下樓到東軒坐定，就着人去問阿七昨夜來也未？下人來回話道：「昨夜深更才回，現在尙還鼾睡未醒。」三秀道：「去叫他起來了，速來見我。」傳話的下人便又去硬把阿七叫醒，催他速速漱洗進內。阿七見三秀着緊叫他，知是東窗事發，欲待躲又躲不過，只得延捱着慢慢穿戴梳洗了，一步移不了三寸地向裏院走來。行過前廳，聽得兩個下人在裏面談話，就站在窗外悄悄地聽了一會，不知怎的，這一番話把他畏縮的情緒全趕跑了，提起腳來，三步併作二步，大踏步直向後院趕來。見了三秀，行禮道了早安，便板起臉站在一邊。三秀見了他罵道：「畜生！做得好事！倒還有臉來見我！」阿七仰起了臉冷笑道：「怎麼沒臉？我又不曾出乎反乎，許了人又賴，不講信義！」說着又連連冷笑。三秀見他那種傲慢的樣子，不禁格外生氣道：「你這話倒蹊蹺！誰又賴了你什麼來？」阿七道：「賴什麼啊？賴婚！珍妹妹不是該許我的麼！怎麼目下變了卦，要許給那錢家的小雜種！」三秀雖十分生氣，聽了這話，却又不禁好笑起來道：「你敢是做夢！幾時應承把珍妹許你來着？」阿七搶着說道：「我父母送我來時就對我這般說的「你們沒有兒子，將來女婿兒子都由我一人承當」。三秀冷笑道：「那是你父母一想情願，我可沒有出口。」阿七把個身子一挺道：「那麼你們養我在家幹麼？無論有這話，沒這話，照理珍妹應該許我，不得配那外來的野小子。」三秀道：「養你在家是禁不住你父母的懇說，我看手足面上，替你家省些食口，却不道好心反成惡意，養壞了你嗎？珍是我家的人，我愛許誰就許誰，輪得到你來說這霸道話嗎？別說珍沒許你，就是許了，像你這般不成材，把家裏的東西都往外拿，說不給也就不給了，我正爲家裏少了物件要問你，你却胡扯上這些話來！」阿七道：「哼！你要不把珍妹許給我，你就往後瞧吧！我拿你一二件東西，又希什麼罕！我賭輸了，沒錢償

賭債，拿來抵一抵，又是什麼大事！巴巴地昨晚找到我今朝，是我拿了！當了！又什麼樣！」阿七說時瞪着一雙三角眼，豎起二道掃帚眉，二手叉腰，臉色鐵青，一股橫相，全沒些兒平時恭順的模樣，三秀見了，不由氣得發顫，拍桌大嘆道：「你這不知禮義的畜生，我這裏還能容你嗎？你給我滾！馬上就滾！再上我的門，就打斷你的腿！簡直把人都氣死了！」阿七還是咬着牙齒，連連冷笑，挺在那裏不動。後見三秀拿了棍子，又喊進幾個工人來要打他，他才拔腳向外，嘴裏仍是咕嚕着道：「就這樣趕我走，天下沒這容易事！」三秀持棍在後逐罵，珍恰好從樓上下來，便勸住了娘。不多一會，時肩也從鎮上回來，臨下挾了一大包東西。原來時肩一大早就上街去，爲珍辦些書籍紙墨，兩個本來隔日說好了的，所以珍今天下樓也比往常晏了許久。三秀這時心裏方才明白，暗忖怪道阿七在這裏嚙嚙，却不見他兩個出來呢。時肩另外又買了些精細茶食，時新花果，送與三秀和珍，三秀道了聲受了。便和珍跟時肩談談笑笑，也就消了氣。晚上亮功回來，三秀把阿七的事告訴了他，她說傍晚會叫人到他房裏窺探，見他蒙被和衣睡着，飯也沒起來吃。亮功道：「也許給你一罵，他爭氣改過了。」三秀見他這般說，心裏未嘗不這慶期望着。三秀又和亮功提起珍和時肩的婚事，亮功只不肯應允，三秀惱他，他便齟齬地裝睡，她自也沒法奈何，只好慢慢再說。睡到天剛亮時，三秀被張媼搗門驚醒，忙問是什麼事，一面便披衣起床，把張媼放進來，看她後面還跟着做粗役的僕婦。張媼便推那僕婦上前陳訴。三秀聽她說是銀鈔櫃被撬開，情知是阿七所爲，不及梳洗，抽過一塊帕兒包了頭，便下樓來東軒察勘，一面叫人去阿七房裏探視。亮功在床上聽得失竊銀錢，不由直跳起來，也匆匆披衣隨着三秀一同下樓，東軒的門是撬開了，銀櫃上的鎖是扭斷了，三秀一查櫃裏的數目，少了五十貫錢，和一包約摸有十來兩的碎銀

子。軒裏所藏，不過日常零用所需，整封的大銀，却是不在樓下的，所以並沒多大損失，可是一錢如命的黃亮功，却不啻剝去了心頭的一塊肉。珍和時肩也聽得噪嘈，一個自內，一個自外，也都來了。恰好那個去阿七房裏看視的人和看門的都來回話。一個說：「房裏沒有人，箱籠也都打開。」看門的却說：「天剛亮時，七爺自己開門走的，待小的聽了響聲起來時，七爺已走出去了，曉霧朦朧中也看不清他拿些什麼！」亮功只是蹬走數氣，三秀却對家人揮手道：「我都知道！你們各去做事吧！以後只不許他再進門，你們也各小心謹慎，往後再有失物等事發生，惟你等是問！」衆多傭僕各自唯唯退去。三秀一面叫人整理好銀櫃，重配了新鎖，又叫人修理好搗壞的門，好在這些工人，黃家自有，不消一個時辰，都已竣事。隨後三秀再行上樓盥洗，和亮功商量了一回，吃了早飯就差張媼回家，告訴肇周夫婦，阿七做出這等事來，以後決不容他上門。三秀把家事支派了一回，便又和亮功提珍的婚事，亮功還待不允，却拗不過她，只得點頭道個「好」字。三秀自是歡喜，便要贅錢在家。亮功反對道：「女兒總是別家人，讓她嫁出去的好，婿家貧苦，我甯多賠些妝奩，也勝似養他們一世，將來難免還有許多糾葛。」三秀捨不得珍遠嫁，那裏肯依亮功的話，亮功堅執不允，她便不梳不洗，不食不動，不起床治事，儘是號哭，鬧了半天，亮功已嚇癱，只得一切任她。請了鎮上的紳士爲媒，時肩回家稟明老母，也備了幾色珍貴的聘禮，齎來黃家。珍和時肩，既訂了婚，反不好意思常聚一處，時肩就回家暫住，待選了吉日再來入贅。以此兩心雖自喜悅，但却要消受幾個月的相思况味，正也不知怎生捱磨哩！珍從此便暫收拾起筆硯，專心料理着鍼線，三秀治家之餘，也時時指點着珍，描龍鳳，繡鴛鴦。又招了木匠漆工，製家具，漆箱籠，叫了巧匠打首飾；喊了裁縫做嫁衣；質料儘選上等，式樣務求時新，不惜工本

，爲珍備辦器具。真的是金碧輝煌，十分富麗，黃亮功雖覺得太費，可不敢諫說，只暗自心疼而已。看看已到吉日，黃家張燈結綵殺豬宰羊，裏裏外外充滿了一團喜氣，賡虞送了喜分，却沒一人來喝喜酒，肇周夫婦心裏雖是不樂，却又不捨得不巴結這位有錢的親戚，送了二百錢分子，一家大小，來吃上幾天，家裏省了好些嚼吃，也何嘗不是合算的事。黃家備了鼓樂燈船，去直塘接時肩來入贅，船到岸邊，一肩大轎把新郎接來黃宅，內宅裏簇擁出珍來，雙雙行了婚禮，坐床撒帳，喝和合湯，飲合巹酒，諸般俗禮，一一不免。好在黃亮功爲人刻薄，親朋稀少，無多賓客，吃過酒早早散去，却替新郎新娘省了許多鬧房時的麻煩。賓客散去，時肩匆匆地掀簾入內，却見三秀正和珍同坐床沿，輕輕款款地正談得有味哩，時肩上前拜揖，見過三秀，三秀就站起笑道：「時候不早，賢婿辛苦了，早些息吧！」珍也盈盈起立，隨在時肩身後，道了安置，只送到房口，省却新婚第一夜的許多動作，當即了却了數月相思，成就了百年和合。三朝不見，也少不了繁文縟節，幸得賓客不多，大家也就不甚乏力。時肩和珍，燕爾新婚，自有那種似膠似漆的形象，不自覺地流露在外，三秀見了嬌女佳婿，一對璧人，看了不由從心坎裏喜愛出來。問寒問暖，添衣添食，對於婿女的起居飲食，體貼週到，無微不至。這樣在亮功的支出賬上，未免又多增了一筆，那丈人峯的眼裏委實是看不下去，可又沒胆量在三秀前說個「不」字；只有嘔心挖腦，在那些債戶佃農們身上，想法多壓榨些來作爲補償。光陰迅速，不知不覺已過了一年有餘。這其間阿七也會爲珍嫁時肩，來和三秀爭吵。三秀便把當時自己嫁時的三十畝田撥給他，又給他娶了一房妻小，給他幾間房屋。誰知不到一年，房屋田地，都給他輸得精光，妻小禁不住他壓逼毆辱，竟悄

悄悄地投河死了。從此他又是一個光棍，在鎮上儘與些潑皮爲伍，撞騙詐毆，無所不爲，時常也到黃家來纏擾，三秀看在母家面上，有時也給他幾文。有一天，時肩回直塘去了，阿七却來，觀珍獨個兒在房，歹念又生，便入房來調戲她。珍一聲喊，三秀亮功趕來，把阿七重重敲打了一頓，從此他才不敢再來，可是心裏總放不下姑父的家財，表妹的容貌，只慢慢地等着機會。不覺又過了二年，那時亮功已將六十歲了，他平時捨不得吃好的，缺乏滋養，身體雖胖，却是虛得很，況且他晝夜籌思積財，心血也都用空，工人勤惰，米穀畜養多少，他又要親自督促計數，遲眠早起，委實身體已不大結實了。三秀勸他省力些，他又不肯聽。那一天正下着大雪，天氣十分寒冷，那時正值殘年將盡，所以他催討舊債也格外地緊，每天清早就起身出外討賬了。那下雪的天，他想了財物，便不肯戀着熱烘烘的被窩，披衣起床了，三秀叫他大冷的天氣，家裏也不等着討幾個眼錢來使用，便不去也罷。亮功那裏肯聽，匆匆梳洗了，胡亂吃了些早飯，便出去了。三秀因家裏有事，也便起床，才下床趲上鞋，只聽樓梯上一陣急促的腳聲，三秀忙在裏面喝問什麼事，那報事的僕人說明了原因，三秀聽了，兩條腿一軟，仍復在床沿坐了下去，半響站不起來。（第十回完）

第十一回

雪地索舊逋財奴撒手
錦囊生妙計惡棍失風

黃亮功清早起來，草草喝了些薄粥，捧了一本賬冊，匆匆地向外趕去，可是腹中吃的飽，身上暖氣不充，撲面一陣朔風，凜凜地覺得有些受不住，身子不由自主地搖幌了一下，地下積雪未消，正是溼滑得很，腳一絆，那肥大的身軀，就在廳門口倒了下來，連「哎呀」都沒喊出，便昏厥了過去。約摸隔了一盞茶時，黃貴進來打掃廳堂，驀地看見主人睡在雪地裏，叫喚不應，忙着人入內通報與三秀得知，一面叫了幾個人來，把他抬到屋子裏面。三秀和珍急忙趕來，只見亮功仰在椅上，旁邊三四個人扶着他，面色慘白，目闔唇開，胸部起伏，却很急促，形狀很怕人。三秀和珍，在他耳邊叫了幾聲，他才微微睜眼，無神的眼光，在她母女倆的臉上閃掠了一下，口唇動了幾動，只有兩條口涎，在口角邊垂下，却不會迸出一言半語。三秀忙喚人去請醫來診治，又把亮功扶到榻上。可是沒等及醫生來，他胸部的起伏已入於靜止，兩足一挺，撒下了數不清的財產，到閣羅殿上和那些被壓榨的貧鬼冤魂對簿去了。手中的賬冊却還牢牢地握着不放，一雙半開半閉的眼睛，可正斜視他手裏的那本小小的冊子哩！大概他因爲那筆債沒有要得回來，未免死得不甘，所以不肯瞑目。三秀母女倆哭了一場，又要打疊起精神，辦理後事。三秀念他辛苦一生，積得偌大家產，却從沒有享用過一絲半毫，所以身後之事，一切從豐，好在黃家有的是錢，下人又多，三秀支派衆人，買辦的買辦，督工的督工，招待的招待，却是很有條理。那下人黃貴被三秀差他上街買辦石灰炭屑和治喪一切應用雜物，他正低了頭匆匆地走着，忽地迎面走來一人，將他一把拖住，他不覺一驚，忙抬看時，那陳剝皮正張着大嘴在向他發問道：「喂！黃貴哥！你

戴的什麼人的孝？急匆匆地忙些什麼？」黃貴雖討厭他百忙中來打岔，却畏他橫暴，不得不把主人死了，自己忙着買物的事告訴他。那陳剝皮道：「噢！你的主人死了！他沒有兒子，從此劉七可以發財了！喂！我問你！劉七在家嗎？」黃貴道：「他早就給主母趕在外面，不要他上門了！」

「陳剝皮笑得哈哈的道：『劉七這小鬼，運氣來了，這是他發財的好機會，讓我去找他，給他報個信，他欠我的子母一個不得少，還可例外撈他一筆酬金哩！』陳剝皮得意忘形，也不顧黃貴在旁，竟自叨叨地說着。黃貴心裏雖嫌他多事，可是沒功夫和他兜搭，而且沒有這胆量和他交涉，只推着事忙，仍復邁開了脚步，買他應買的東西去了。那陳剝皮是當地的一個土棍，合了一夥狐羣狗黨，專在鎮上橫行不法，開設賭場，誘人賭博，那輸了的，他還肯貸賭本，可是那利息就重得可怕。被他逼得家破人亡的人民不知有多少哩！因此鎮上人給他題個混號叫陳剝皮，他的原名反被人遺忘了。劉家阿七，最近也欠了他幾兩銀子，無法償還，阿七就實行一個躲字。這天早上陳剝皮正要去尋阿七，逼他還債，巧遇黃貴，知道黃亮功死了，他一向聽阿七說起黃亮功無子，死後財產都歸他承繼。因此急急地要去尋找阿七，他知道阿七和鎮尾的船戶老翹的妻子林氏有染，這幾天在鎮上尋他不見，一定是躲在老翹的船裏去了，便一直走到老翹泊船所在，在岸上叫道：「老翹在家嗎？」只見林氏蓬了頭從船棚鑽出來回道：「沒在家，陳老板有什麼話請吩咐下了，等他回來告訴他。」陳剝皮聽說把雙眉一皺，蹬足歎息道：「唉！這麼不巧！昨晚上有人送了我一個醬豬頭和一脚醬蹄，我交給鎮上酒館裏給煮了，想請老翹去喝一杯，我知道老翹最歡喜吃這東西的。而且還有一個朋友，有幾十担糧食要載送到金家港去，既是老翹不在家，我那朋友等不及，只好去作成別的船戶了，真正可惜！錯過了一樁好生意！」陳剝皮這話是故意提高着聲

音說的，說完了還假意嘖着嘴像替人可惜的樣子，那林氏還沒及另作飾詞，想把這樁生意攬下，可是那個老獃，在船梢裏聽說有酒肉吃喝還有好買賣，便也不顧阿七凶橫，老婆慍潑，從梢裏鑽了出來，見陳剝皮剛轉身要走，使高叫道：「陳老板慢走，我跟你一塊兒去！」林氏要待喝阻，已是不及，陳剝皮已回過身來瞧見他了，在岸上招手道：「快來！快來！我那朋友是性急人，要等的耐煩了。」老獃不顧妻子的白眼，忙一蹶上岸，嘴裏不停嚙着唾涎，想起那豬頭美酒。誰知他一上岸陳剝皮反不走了，附着他耳邊問道：「劉七在你船上嗎？」老獃搖頭道：「我們快喝酒去，別管他！」陳剝皮把他一拉道：「你告訴了我，就帶你去吃，你如若說謊，莫想吃酒肉，吃我的拳頭倒有分！」老獃把舌頭一伸，兩肩聳得高高地說：「他在船上躲了幾天了，可是他們不許我說，你也千萬別說我告訴的，免得他們打罵我。好了，話都告訴你了，可以去喝酒了！」說着又嚙了兩口唾沫，把兩眼直釘住陳剝皮臉上。偏那陳剝皮脚跟兒在岸邊生了根，眼珠子儘看着船，輕輕地說：「你先去給我叫他出來。」老獃連連搖頭：「不行不行！你給我這個差使，我甯願不吃你的酒肉！」陳剝皮放大了聲音道：「怕什麼！我是來給他報告好消息的，又不向他要債。那個沒有兒子的黃大財主死了，叫他去披麻戴孝得家產，有發財機會不去抓，盡躲在船上就有出息了嗎？」老獃見剝皮高聲大喊，嚇得連連打轉，等回阿七一定要怪他走漏消息，飽以老拳。誰知他空自發急，那阿七却已站在船頭笑嘻嘻地問陳剝皮道：「這話可真？」陳剝皮正着臉色，把遇見黃貴穿孝買物的話告訴他。阿七知不是假，心中大喜，便叫林氏打了扶手，搭上跳板，一步步的走上岸來。和陳剝皮商量了一會，便和他約定，三天之後，算還本利，再奉五百兩銀子爲酬勞，又許了林氏一根金簪，一對金鐲，方才喜孜孜地直奔黃家大門。在門口望見裏外一片白

色，憧憧往來的，盡是黃家僕奴傭工，弔客却很零落。他一想黃家奴僕都很勢利，不會把孝服拿來讓自己穿，就這樣進去，不易引起人的注意。在門口蹣跚了一回，却想出了一個計較來。連忙三腳兩步，逃到小茶館裏，找到了專行訛詐的地痞馬老六，拉他到僻靜處，向他商借一套蔬衣。起先那馬老六故意拿翹不肯答應，後來阿七許了他五十兩銀子的酬謝，才算允許借給他。就把他引到家裏，把那身時常穿了訛人的蔬衣拿出來，阿七就在他家穿戴起來。頭上脚上一起換過，連哭喪棒都有了。到了黃家門口，阿七爬在地上，號啕躑跄的一路大哭進去。三秀和珍守在門前，因爲弔客稀少，偌大的一個靈堂，却是冷靜得很。亮功在世，刻薄少恩，人緣本是十分不好，除了幾個趨炎附勢的驚利之徒外，親鄰很少和他來往。一旦身死，勢利之徒無利可沾，也就絕足不來，不來講什麼死人交情了。平時和他沒甚兜搭的人，格外不來弔唁，連郎舅至親如劉賡虞也只在靈前拜了一拜。還看在妹子的面上哩！留他喝茶也沒肯喝一口，就自走了。還虧肇周夫婦，因爲死了妹夫，這麼大的家財從此全在妹子掌握，應該在此多多和妹子周旋，大大小小來了一家，倒總算替黃家撐了些場面。三秀正在靈前哭泣，忽報有位朱太太來弔，三秀十分奇怪。等到來客行禮後，入幃相見，却是一別十餘年的余家鳴鳳，如今是作了朱慕家的太太。鳴鳳一時也不及把別後的情形詳說。只大略講起百慶也已逝世多年，慕家在外很不得意，朝廷不能用人，以致許多忠勇的將士都被殘害。那些尸位素餐的禍國軍人，反得安於其位，慕家歷年東奔西走，總沒成就，在三年前就挈眷回里，家居養晦了。鳴鳳又說自己一向惦念着三秀，要來看看，因爲百慶作古，盛殮殯葬，忙得不得閒。前二天慕家表兄周震宇來訪，說起要來探視賡虞，所以她跟他們一起來了，他們去劉家，她直來黃府，那裏知道三秀却正遭逢着這樣的不幸呢！三秀見了鳴鳳，未免

想起天白慘死，而那個害得她和天白拆散的亮功，倒也撇下她死了，她以此看了陳屍板上的黃亮功，倒反哭得格外哀切起來。鳴鳳正勸着三秀時，忽見一人斬衰號哭，直撲靈前，背後却跟了一羣下人，喧嘩不已。三秀不由也止了哭泣，向孝幃外一張，一看正是阿七，便走出去指着阿七喝道：「你這副樣子算什麼？這裏可用不到你！」一面又罵下人，怎麼放他進來。阿七見三秀罵他，便也止了號啕，站起來說道：「姑夫沒有兒子，當初原說嗣我爲子的，現在姑夫沒了，我理該來盡禮，而且還應該承繼遺產。」阿七拿着那根孝杖，指指畫畫，侃侃而談，居然沒有絲毫慚色。三秀聽了，不由十分生氣，戟指着他道：「呸！怎麼有你這種不知恥的人！我們那一天認你是嗣子的？有憑據嗎？承繼遺產！你姓什麼？死的姓什麼？憑什麼該輪到你問遺產！真是笑話！你去換過了衣服，本本分分地，我還認你一門子親，留你在這兒吃個十天半月。再這麼胡言，我就立刻叫人叉你出去！」阿七冷笑道：「又我出去！沒這麼容易！不把話講明了，我就平白地走了嗎！啾啾！」三秀道：「話已講明白了，你是聾子，不聽清嗎？還不走出去：連你父母的臉都給你丟盡了。」阿七兩手向當胸一叉，站定了只是冷笑。三秀便叫兩個下人來推他出去，阿七見推，不但不出去，反撒賴望孝幃裏一鑽跪在地上大哭大喊起來。三秀氣極了，自己找了一根大棒，敲他的腳踝，可是那裏打得走他，下人們看見主母動手，便一擁上前，四五人硬扯活拉，才算把他摔了出去。肇周夫婦見了，心裏自是不捨，因三秀動了真氣，自己兒子原也太不爭氣，便也不敢說什麼。阿七被扯，嘴裏一路咕嚕着出去，臨行對黃家大門蹣跚腳道：「不報此仇，不算大丈夫！」門口有人聽見，忙悄悄地找到了張媪，把這話告訴她。張媪得空又悄悄地告訴了三秀。三秀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知道，看他用什麼手段來！」三秀知道阿七所伍，都是些土棍地痞，

潑皮無賴之輩，無非想染指些非義之財，當日還不會有何舉動，知道這幾日家人們整夜不睡，不敢驚動的。三秀正好乘此從容佈置，便把胸中的籌劃和鳴鳳一說，鳴鳳聽了，就寫了一紙條兒，叫自己跟來的人，到唐虞府中送與慕家。慕家一看，是三秀託向震宇借四名健僕助理喪事。慕家雖不直黃亮功的爲人，但看在鳴鳳面上，當無不允。至于震宇方面，只要慕家說成，他決不道否。因爲鳴鳳要他悄悄地莫讓人知，他果然推說更衣，到僻靜處叫自己的下人回家把唐家帶來的僕人，選四名壯健有力的悄悄從黃家後門送入，震宇面前，他就等回家時再說明了。慕家的下人回家，選了四個叫周勇周猛周霸周彪的健漢，個個都是精通拳棒，孔武有力的，送到黃家後門，正是黃昏時候，張媼候在那裏，悄悄地引了他們進內，三秀沒有功夫，都由鳴鳳代把三秀要他們做的事說了。叫張媼取出一封銀子給他們，叫他們購備應用的東西；又把一紙名單給他們，也煩張媼悄悄地把名單上的人引來，和他們相見，說明了要做的事。他們推了周勇爲首，一切由他支配，一應人都聽他囑咐行事，都分頭去幹了。張媼鳴鳳仍回前邊。鳴鳳當日原想回去的，三秀留住不放，鳴鳳看她內外一人主持，委實太忙，就也便住下，幫她一二。忙亂了幾日，三秀總算把亮功的喪事，辦理就緒，停柩在家，擇吉殯葬，肇周夫婦，也已回去，這所大屋子裏，頓顯得冷清清，陰陰森森地叫人汗毛直豎。那夜月黑風緊，吃過晚飯，連日忙碌的下人們，都已早早去睡了。三秀和鳴鳳尙自擁衾閒談，二人想起當日自己做女兒時的嬌憨情境，都是不勝感慨慨歎，目前幾乎都是中年人了。鳴鳳欣羨三秀行將見甥孫，自己却還不會有兒女，慕家又不肯納妾，明社雖亡，他還待秉一腔血誠，挽旣倒的狂瀾，一俟春暖，他便將和震宇挈她同作南方之行，無暇顧甚癡兒女。如果明祚不續，那末不會留下子孫去受苦忍辱，也可叫自己死得放心一些。二人談着談着

，不覺已過二更，三秀打了一個呵欠，鳴鳳道：「你連朝辛苦，早些睡罷！我想這些東西，今晚也許不會來。」三秀道：「唔，這也難說，不過他來了倒好，也去我一樁心事。」三秀說着，卸衣待睡，忽聽遠遠幾陣犬吠，便又把衣服掩上了，和鳴鳳側耳細聽着，半響也悄無聲息，鳴鳳微笑道：「睡吧！別瞎疑猜了！」三秀道：「我總不大放心！便穿着衣服靠靠吧！」於是二人都和衣睡下，三秀連日辛勞，兩眼實是疲倦得很，頭一着枕，眼皮便不由自主地合上了，朦朧中似乎看見火光燭天，人聲喧嘩，塗面畫膚的強徒，一個個執着明亮亮的利刃，打破了樓門直往房裏竄來，爲首的一個，逕自來拉她的胳膊，她又驚又恨，不覺直跳起來，抬眼一看，並不是塗面畫膚的強人，却是睡眼惺忪的鳴鳳在床前推她，耳邊聽得鈴聲大鳴，知道那些東西都着了道兒，連忙坐起，整衣下床，見時肩與珍也相攜而來，內宅的女婢個個起身，便簇擁着三秀下樓。原來當天的黃昏時分，在鎮尾的一間破屋裏，聚着十幾個無賴，正圍了兩張桌子，一個個興高采烈地喝酒猜拳，準備吃飽了去發掘那注大財。其中處在主人地位的，不用說，准是劉家阿七了。那些狐羣狗黨，大半是陳剝皮的爪牙，還有便是阿七的賭友，都是些地痞青皮之類。陳剝皮馬老六也在這屋裏，便是船戶老鸞，也擠在桌角上，喝着大碗的酒，嚼着大堆的雞骨頭，兀自嘻開大嘴，忙着吃又忙着看看這邊，看看那邊。雖然這兩隻雞是他船上養着的，還有兩條醃鯉魚，都是預備過年的。還有柴米油醬，也全由他的妻子林氏作主，拿來齎供了這一班凶神惡煞，他也並不肉痛，滿望着等一會撈他幾隻大元寶回來；他的妻子格外起勁地裏外奔跑，一會兒燙酒，一會兒盛茶，一會兒添飯，一會兒煮茶，讓她想起了那黃澄澄亮晶晶的金簪金環時，簡直樂得腿也忘了酸，腹也忘了飢了。這些人狼吞虎嚥，飽餐了一頓，看看天色，也還不過初更，總覺太早，陳剝皮便發起賭博來

消磨這空等的時候。陳剝皮原最精靈不過的，他今晚爲了幫阿七的忙，賭場收歇一天，犧牲了一天的頭錢，這時也便趁空刮吸他們的了。縱使他們身上不帶現錢，好在不多時大家都有大宗的財香可得，不怕他們賴，說不定他們等會拼了性命，冒了危險得來的，這時先已入了他的袋中哩！於便由陳剝皮爲莊家，大家喝雉呼盧起來。可是陳剝皮的賭運是向來順利的，他與人博可說沒有失利過一次，因此不消一頓飯時，這些人便都欠下了賭債，三兩五兩，十兩八兩，多的三十兩五十兩也有，就中以阿七欠的最多。獨輸了一百五十兩。陳剝皮今天放賭債，可不和平時一般臉色，只是和顏悅色的叫他們儘借不妨。但是阿七急於發財，沒心腸再賭，這時候大家惟他的馬首是瞻，他沒興致，大家自然也不肯說高興。二更將盡，阿七道：「是時候了，我們走吧！這回大家幫我的忙，兄弟自是十分感謝，得手之後，定必重重酬謝！不過兄弟的那個姑母，十分精明能幹，說不定她防備着，所以我們務要謹慎些個，不要冒失，以免吃虧。」阿七這樣說了，大家還沒開口，那個老嫗却大聲笑道：「哈哈！你這位七爺，平時倒是非常狠辣的，怎麼此刻說起這等怯話來了，諒她一個女流之輩，又忙了這幾天，怎便給她防個正着！她要防，那些下人們須不是銅筋鐵骨，虛應故事，敷衍一會，這時可正做着好夢哩！瞞上不瞞下，你這位姑母深居內院，又那裏知道，任你她也放心大胆地睡得正熟呢！」老嫗的話剛一出口，大家不由都嘖嘖地附和道：「老嫗今天居然不嫗，這兩句話，很有道理。大概該他發財，「福至心靈」了。老七放心，保你得手！」這些人七嘴八舌一說，阿七胆氣陡振，大家把衣服束一束緊，有幾個還攜上鐵尺和匕首，一哄出那間破屋，讓林氏一人守着，給他們預備茶水點心，待着他們得手回來，十來個人，闖在一起，足聲雜遝，在人靜後的街上，很易驚動人家，因此陳剝皮便撮起了嘴唇「噓」了一

聲，這些人便停止了步伐。陳剝皮低低地說道：「我們這樣走，不很妥當，還是三五個一組，分開來走，讓劉七領頭，我來斷後。走着脚步要輕，不要開口，以免打草驚蛇，壞了大事。」他這麼一說，阿七連連點頭，就叫大家三三兩兩，前前後後地跟着他走，離開黃家約摸有百步光景，他們又讓陳剝皮一聲「噓」喝停了脚步。這時陳剝皮便分撥幾個人守後門，幾個人把前門，誰在鎮口望風，誰跟着阿七踰垣，進去了又是誰先去把出來的門戶打開，一一分配停當。他自己最先覺得守鎮口頂安全，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親自動手，財寶輪不到他多得，便把坐守鎮口的職使，派給了老鸞，自己却緊跟着阿七爲最上算。他們正待各自分開來走，忽然小巷裏竄出兩條狗來向他們狂吠，依阿七就待舉起鐵尺來打，陳剝皮卻從懷裏掏出幾個肉饅頭來，先對着牠們眼前一幌，引起了牠們的注意後，却一抬手向後面拋了有一丈多遠，那兩條狗連忙掉轉身去，去追逐饅頭，再也不來管他們的閒事了。阿七問道：「你怎麼揣着這東西？進去拿東西來不及，還有功夫吃這個嗎？」陳剝皮笑道：「得了手回去還愁沒得吃嗎？巴巴的我還帶着？那原是預備着請牠們的，晚上做那一手的，這寒嘴饅頭却不可少，怎麼你連那一點過門都不懂得！」說着又噓了一聲，攔住大家，低低說道：「我們都退到那邊巷裏去躲一躲。」大家退到大巷裏，却不知道什麼緣故。陳剝皮道：「這兩個孽畜真有勁！只三四聲，已驚動了前面的人家；那邊黑竹笆門內似乎是保正的家，本來漆黑的全無燈光，這會院子裏亮起燈來了，定是聽了狗叫，起來察看的。我們這夥人，給他撞見了，有些不大妥當，還是躲一躲再走吧！」阿七道：「也許他向這邊也來照照，我們就從這巷後趕緊走了吧！不過多兜些遠路，也可通到黃家的。」陳剝皮道：「就這麼走吧，這些倒沒有關係。」他們就從這小巷後穿出去，黑暗裏紆迴曲折走了許多路，幸喜沒

有再遇到狂吠的惡狗。走到了岔路口的小溪邊，已望得見黑魆魆地一帶房屋，便是他們的目的地。阿七和陳剝皮指點了前後門戶的所在，又叫老鸞遠遠守在鎮口，自己便帶着幾個身手靈敏，慣會爬高落低的直奔外院的牆邊。到得牆腳根下，看看牆垣很高，又一無攀援，阿七直是無法上去。大家因要阿七領路，又非要他上去不可。於是由內中兩個最會上高的，渾名叫小活猴和花狸貓的先跳上牆頭，再叫那兩個在前門望風的，先做一下人梯，讓那幾個不很會跳高的人，踏着他們的肩頭，小活猴和花狸貓在牆頭再拉他們一把，於是這一夥八九個人都上了牆，幸喜這晚月黑風高，又是一天的陰霾，屋裏又都熄了燈火，一團漆黑，他們蹲在牆上，真的是人不知鬼不覺。大家把傢伙拿在手裏，只聽陳剝皮噓的一聲，八九條黑影便一齊縱身向下，着地不但無聲，而且無形，那最後一條影子，正是陳剝皮聽得幾聲同時喊出的「啊呀！不好！」發在他的腳下，似乎很幽邃的。他是最機警不過的，連忙將雙手向外一撲一抓，總算沒有把整個身體掉下去，只下半個身體懸空在那裏。他就拼命撐住了兩手，向前爬抓，他想凡是地面上可以讓他抓住的，不管什麼都好。當他的手摸到一塊大石頭時，心裏不由一陣歡喜，兩手用勁扳住那石頭，便把下半個脫空的身子，騰躍上地面來。誰知那塊石頭，還有繩子縛着，他扳動了石頭，縛着的繩子也連帶牽動，四周一陣鈴響，院子裏發一聲喊，頓時火把照耀同白晝般，他心知着了道兒，站起來想走，可是幾十個壯漢圍成了牆，他那裏走的脫身，只得束手就縛。不多一會只見阿七和小活猴花狸貓等七八人，也都被網的像豬獠一般，有幾個頭破血流，也有的斷手折足，大概跌入陷阱時碰傷的。阿七倒只有擦破了額頭上一塊皮。只見一個穿着青衣的大漢，腰裏插了一把明晃晃的刀，手裏執着一條籐鞭，指揮着那些提燈握棒的僕人，簇擁着他們進屋裏去。那個穿着青衣，腰間懸刀的大

漢，便是震宇的家丁周勇，三秀因知阿七被擄，必來報復，請鳴鳳轉借來防護的。三秀辦理亮功喪事，周勇便和猛，霸，彪以及黃家的幾個得力僕人，悄悄地在沿牆掘了陷阱，晚間更在石根樹梢繫上了許多繩索，那繩索都連着警鈴的，有人一碰繩索，滿院鈴聲大作，守夜的人，便立刻亮起燈火，賊人便沒處逃了，陷阱裏也網着繩索，人一跌下去，手足都被縛住，再也不能掙扎起來，這些都是周家四僕設計的。夜間巡查的人，白天都讓他們休息，而且數日一掉換，也都是周勇調度。他們本已候了幾晚，今天魚兒自來上網，他們好不興奮，便推推搡搡地擁入裏面去報告。周勇知道門口必有黨羽，所以又叫周猛等三人分頭去抓，前門三人早因聽得院內聲喊，情知失風，拔脚就逃，沒有落網，後門兩人離前院較遠，還睜大了眼立在那裏，專等裏面得手，開門出來幫着接東西哩！等了不多一會，果然後門開，黑暗中逃出二個人來，二人大喜，忙向前問道：「敢是得手了嗎？」話還沒完，早是各人臉上着了一掌，眼前一陣金星亂迸，幾乎昏了過去，還不會摸清頭腦，兩手却已被反剪着縛了起來，直往裏面拖，才暗暗叫苦。這兩人足不點地，被扯着走過了重門戶，來到一所院子裏，燈燭輝煌，站滿了一院子人，阿七和陳剝皮等都在一間廳屋裏，和他們一般地被反剪着兩手。當中坐着一位素服的絕色女子，倒豎着柳眉，戟指着阿七叱罵，想必就是他的姑母劉三秀了。旁邊坐着一位美婦人，並沒穿孝，不知是他家什麼人，也指着阿七等對三秀說道：「這等忘恩負義，不法之徒，非得送官究辦不可！」只見三秀連連點頭，便一揮手叫把阿七等人一起押到門房裏，待天明送官。旁邊侍着立的奴僕，答應了一聲，正要推轉他們向屋外走來。那在後門口擒住了盜黨的人，這時忙推着他們的俘虜進屋子裏去，向三秀稟明。她也不暇再來盤問，揮揮手叫一起看守着。這一羣土棍潑皮，平時橫行不法，專一欺侮良民，如今落

在三秀手裏，經她一陣驚噴燕叱，竟一個個再也施不出那付橫眉豎眼的惡相來，垂頭喪氣、面面相覷。身不由主，被推着將跨出門檻，忽然又是一個絕色的素服女子，年紀比三秀輕些，却是面目十分相像，大約就是阿七時常說起的表妹，她本侍立三秀身後，沒有作過聲。這時却招手止住了他們，在三秀耳邊講了幾句，還有一個站在她身邊的男子，也上前陪笑說了幾句，三秀便又揮手叫他轉來，對阿七說道：「本來你這種行爲，是無可寬恕的，應該送你到縣裏，從嚴究辦。可是你的父母，總算是我的兒媳，爲顧全你的父母的面子，姑且饒赦了你。從此革面洗心，好好地做人，若還不改，那就莫怪我不顧親情感誼了。」三秀接過侍婢手裏的杯子，喝了一口，對陳剝皮等一班人說道：「你們這次可算是上了阿七的當，我可饒恕你們，可是你們平時決不是安分的人，我也知道，而且阿七的乖行，正是和你們這班無賴青皮學來的，照理也該重重的究辦。此刻我寬大爲懷，也放了你們，可是再要在這鎮上有不法的行爲，那你們總也領教過我家裏的這班人的手段了。我也不用和你們多說，給我一起滾出去吧！」三秀說罷，阿七和陳剝皮等都被牽到門房裏，才解了縛，他們既得釋放，連忙抱頭鼠竄而去。一口氣奔到了鎮尾的破屋裏，却是寂無人聲，連灶上林氏給他們預備着的點心，一切碗盞壺盤，也不見一只。大家跑到河邊，喊林氏也不見應，後來另外一個船戶被吵醒了，出來說道：「他們的船才開走了，說有一個客人人生急病，連夜搖到縣裏去請診治呢！」他們聽了，知道老鸞畏罪潛逃，三個守前門的傢伙，想必也一起走了，不是他們，老鸞也想不出走的一法的。回到破屋裏，大家互相抱怨，未免都怪怨阿七，一言不合，便互毆起來，阿七寡不敵衆，那間破屋裏也就不容他再存身，只得負了一身傷痛，覓了開去。

（第十一回完）

第十二回

殺身何慷慨 歌女成仁
避禍太徬徨 美人遭劫

闖賊破神京，崇禎殉國，明社遂屋。那時滿洲的攝政王多爾袞，大權在握，又和太后吉特氏纏綿情深，只圖安樂，倒也不想來染指中原。偏偏那二位有明的臣子范文程和洪承疇，竭力勸他入定中原，到了山海關外，又巧遇那開門揖盜的吳三桂，便讓他容易地入主中國。因李闖西行入陝，就命吳三桂尚可喜和他的兄弟豫親王多鐸率領孔有德等夾攻陝西，闖賊大敗而逃。豫王又奉命移兵江南，這也是范洪二人的主意，因為福王由崧監國南京，總是後患，所以命他督師剿除。豫王奉令，分兵三支出河南，那時一般沒骨氣的明臣，看見洪承疇吳三桂輩的高官厚祿，不覺眼紅，紛紛地攀龍附鳳，輸誠請降的不知多少，所以一路掠地陷城，勢如破竹。到徐州時，守將李成棟又請降，願為清兵前驅，到一處奸淫擄掠，甚於盜賊。成棟賦性殘忍，好倡屠城之議，所以百姓恨之刺骨。他把擄得的婦女玉帛，載了十幾艘快船，做個押隊。路過嘉定，恰好有個鄉民李阿毛，在河頭遠遠地望見，船桅上飄着斗大的李字，聲勢煊赫，耀武揚威，不由他咬牙切齒地咒詛起來。對於他這位五百年前共一家的宗兄，必要設個法兒損他一下，出出氣洩洩忿。才好心來，背轉身來，拔腳飛奔，塞在嘴裏狠狠地吸上二口，眼看着煙斗裏的星星之火，頓時眉頭一皺，計上大樂，立刻逃到場外，又召集了徐六金，周五寶，許老三，田阿大等等十幾個鄉民，告訴他們怎樣擺佈李成棟，警戒他一下，以後也許可少作些孽，衆鄉民聽了誰個不贊成，各各取齊了應用的東西，輕輕悄悄地又到河邊，只見李賊的船，一字兒泊在前面的橋邊，看樣子是要在這兒過

夜了。李阿毛一看正中下懷，附着四虎的耳說了幾句，四虎連連點頭。一揮手又叫衆人回家，等到夜深，阿毛和衆人又悄悄地來到河邊，船上都已熄了燈火，寂然無聲，料是睡靜。便各抱了雜着硝硫的乾草，躡足走下河灘，那一夜偏逢月黑，他們大胆行事，分頭在十餘隻船舷上，把乾草輕輕地放下，取出火種，引着了火，仍復爬上河岸，奔回家去坐着。不多時，船上鑼聲大鳴，招衆鄉民去救火，他們也跑出去一看，十幾艘船，已成了一條火龍，衆婦女奔躡哭喊，悲聲震天。有些烈性的女子，本來是求死不得，此時不但不逃，竟有反往火裏跳的；有些受不住火燄薰炙，便往水裏跳下；這時前面大船上兵丁，已駕了小船來救，怕死的婦女，紛紛都往小船上擠，失足落水的，又不計其數。小船上的人只顧向火裏救人，也無暇撈救。衆鄉民誰不恨着李賊，稱快還不及，誰高興出力救火，站在岸邊觀望，並沒一個動手，因此這班怕死的婦女雖不會燒死，却仍復淹死。這火足足燒了一個更次，把十幾艘船燒的精光。還虧衆兵和水手們努力搶救，總算沒把擄來的婦女全都燒死，可是被救的也只有三分之一，而其中焦頭爛額，炙膚傷肌的，倒又佔了一半。成棟擁了一個擄來的女子，在頭裏大船上飲酒取樂，正是羅帳春深，鴛枕夢穩的時候，突被後面一片鳴鑼聲警覺，忙起來查問時，巡邏的兵丁已進來稟報押隊船起火，成棟揮手叫快去救火，一面就走到船尾來應望，只見水天都給火光映的通紅，那火勢的旺盛，也可想知，想起那十幾艘船上的婦女玉帛，心裏不由十分焦躁，連連頓足，催着部卒們快去澆救。後來總算盼到火焰熄滅，一顆心似乎稍稍放下；可是接着讓他知道的，即是十餘艘船和裏面的東西，都成了灰燼。婦女也燒死了大半，得救的一小半，却又有一半是受火灼傷的，花顏無不受損。成棟得了這個報道，氣得暴跳如雷，要殺巡邏士卒，怎麼不早發覺，這火究竟是怎樣起的，他拍桌打凳地大罵大跳，

嚇得那些士卒一個個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求饒不迭。還虧得那已沐恩典的無恥女子，起來撫着成棟的胸口勸道：「事已至此，怪他們也是無用。況且這是小事，犯不着氣得如此，氣壞了你那金玉般的身子，那倒不值多了！天下的美女子多得，只要將軍一開金口，成百成千的都會來伺候將軍呢！」這句話倒是有着很大的效力，成棟把桌子猛拍一下道：「吳中多美女子，此去蘇常，我一定要盡掠郡中婦女，作爲我此次損失的補償！」說着又把足一踢，道聲「滾」！地下的叩頭蟲總算有了命，便連忙爬出艙外去。成棟既存了這條心，凡是他所過之處，婦女稍有姿色者，便莫想倖免了。接着攻陷松江，先在城中搜掠財帛美女，然後揀了一間大宅，把擄來的婦女，留養在裏面；自己的母弟也一同住着，他在松江擄得的婦女之中，有一個叫珠圓的，原是歌伎，容顏絕代，最得成棟寵愛，他既擁有這麼多的財帛和姬妾，便也安富尊榮地在此過着逸樂日子了。誰知豫王雖已定南都，降宏光，可是明室諸王，仍在閩浙兩粵間，紛紛立號改元，要想和清朝爭一日之短長。因此屠嘉定，破江陰，陷松江諸役最賣力的李成棟，就被清朝想起。派他領兵南寇。由閩而粵，取廣州，殺紹武，又督軍攻肇慶的桂王由榔。桂王倉卒間率羣臣西避，獨有擁立桂王曾爲兩廣總督現居大學士位的丁魁楚却遲遲不發，原來他已密遣人至李成棟處乞降，多日未得回音，就把家財分裝四十艘大哨船，挈領了妻妾子女出城，乘船直到岑溪。恰巧前番差往成棟處的幹僕丁威，齎了成棟手書回來，說是請他仍做兩廣軍門，速往成棟處一見，魁楚接書，心中好不歡喜。便令移舟順流東下，將至梧州，和成棟的船相遇，魁楚忙叫下人投刺請謁，成棟便請過船相見，握手道故，情誼殷殷。當時成棟便叫設筵相款，讌談間說起桂王去處，魁楚道：「已去桂林」。成棟舉杯微笑道：「老先生怎麼不隨同前去？」魁楚很恭誠的一拱手道：「因知將軍

到此，特來投誠！」成棟把杯子重重地一放，冷笑道：「我處却不容你這等貪狼的賊子！」魁楚見成棟變臉，嚇得面如土色，顛巍巍地出席打恭道：「魁楚並沒有什麼貪狼！」成棟道：「你不貪狼，何來如許金帛？今也不容你狡賴了！」但見成棟，一拍桌子喝道：「快與我拿下這賊砍了！」頓時兩旁擁上如狼如虎的士兵數名，把他綁了起來。魁楚叩頭哀求道：「願將船中所有，盡獻將軍，但求饒我老命？」成棟獰笑道：「你的金帛，已全在我處，還勞你獻什麼？」魁楚又見那面有許多人綁縛過來，正是自己的妻妾子女，雖禁心如刀割，叩頭大哭道：「魁楚止此一子，乞將軍饒恕了他吧！」成棟道：「你要饒你的兒子嗎？左右，先把他的兒子殺給他看！」兩旁一聲吆喝，魁楚面前滾來了一顆人頭，接着他的妻妾女兒也是一刀一個，只有兩個魁楚最寵愛的美姬，成棟却命留下，送到後面去了。魁楚見了，大叫一聲，便跌倒船中，就在這時轟然一聲，他的身首也分成兩處了。成棟既殺了魁楚，遂進攻桂林，被羅式耜殺得大敗，仍復退駐廣州，鬱鬱不盡得志，聽得江西的金聲桓重復歸明，他的心也未免活動起來，只是一時躊躇難決。一個人有了心事，臉上總有些表現，他的愛姬珠圓，見他連日悶悶不樂，便囑囑細問。成棟當即把自己心事告與她知道，並且徵求她的意見。珠圓道：「這是大義所在，將軍想這樣做，很是正當，應該立刻去做，何必謀及婦人！」成棟皺眉道：「但恐事敗，累及你娉婷弱質。」珠圓笑道：「這個將軍但請放心，妾身自有自處之道。」說畢，疾抽成棟身上的佩劍，望頸上一勒，成棟連忙攔阻，已是血濺螭蟻，香消玉殞了。成棟不由抱屍大哭，就將兩廣總督印具疏迎永歷于廣西南甯府。成棟反向明朝，清廷聞報，着將成棟革職拿問，留松家屬沒收入官，母弟械送北京，姬妾人等一律送至南京。聽本旗遣發，但在這一行被送南京的婦女中，却有着三秀主僕在內了。唉！三秀

怎麼會到松江，變了李成棟的家屬呢？原來當阿七引盜來劫未遂的明天，鳴鳳帶着周家四僕，就要別去，三秀苦留不住，就重賞了周勇等四人；又備了許多禮物，送與鳴鳳，堅約後會。鳴鳳道：「此別却真是不知再相逢何時了！慕家震宇都別有所圖，假若天倖所志得遂，他日解甲歸農，我們還有相見之日，如若不然，那就後會無期，也許此去……」鳴鳳說至此哽住子，底下的話，却只見嘴唇翕張，聽不出說的什麼了。即此一別，後來果然慕家震宇輾轉浙閩間，都未嘗有所成就，最後二人都攜眷隨同鄭成功入海去了，鳴鳳和三秀果沒有重見，這是後話不提。三秀當時聽了鳴鳳的話，執手黯然，好半天說不出話來。鳴鳳臨走時又對三秀道：「我們走後，你還要仔細防備，阿七也許再來，他知道此次有周勇等參與守備，得悉他們不在此間又要來尋仇報復了。」三秀點頭道：「我也是這樣想。待把亮功葬軍弄好，我決設法他遷。」鳴鳳去後，三秀一面趕緊託人爲亮功找覓墳地，一面仍每晚派人巡夜，提防着阿七再來。有幾位著名的堪輿家，替三秀看了許多鍾靈毓秀的佳域。這個說這塊地好，那個說那塊地好，反把三秀鬧得沒有主意。遷延復遷延，反多攔了一個多月。後來三秀毅然採取了一位八十餘歲的老堪輿家所看中的一塊地。據說這塊地財源旺盛，後人必定顯耀祖宗。三秀雖不甚信他的話，却看得那地方風景很好，也就決定了。過了清明，三秀總算把亮功安葬好了。那一天就對時肩說道：「阿七怙惡不悛，早晚必來尋事，你岳父已死，我此刻只有倚靠你了。我打算把家財盡行搬往你處，除了不能移動的田地房屋。就在今朝，你和珍兒回直塘去，我在此料理就緒，就陸續着黃貴押船運來，我想至多五六日也可以運完了。」時肩自無不允之理，當即偕珍回房收拾一番，先把貴重的細軟，裝了十幾箱籠，隨身帶走，其他物件，俟後和三秀的一起裝來。時肩到了直塘，忙打掃出幾間空房，等着黃貴船來

。這邊三秀督促婢僕，拆卸搬運，自朝到晚，連吃飯也不好好坐定了吃，用了二艘船，此來往，三秀在任陽發，時肩在直塘收，因為物件多，三秀雖是十分上緊，也足足運了四天才完。這天只有一些隨身箱籠，也都紮束停當，因為天色不早，預備過了一夜，明天早發。家中婢僕，她覺得不用帶許多去直塘，看守房屋也只留一二老成人便可。當即將用不着的婢僕，一一給銀遣散。黃貴張媪跟往錢家，這裏着二個老僕看門，兼照管田事。分派停當，又看着守屋的人，把空屋一間間的鎖起來，廚竈庭院，也督人掃除乾淨，栗栗六六地忙着，不覺已是二更將盡，黃貴因為船上已裝有一些家用雜物和他自己的箱籠，所以就睡在船上看守。二個守門的便也到門房裏去睡了，裏面只有三秀和張媪二人。三秀道：「我今晚似乎心亂得很，要睡也是睡不着，明天早發，不如假寐待旦吧！免得明朝又要梳洗和整理被褥。」張媪道：「我心裏也很不甯，就把鋪程收拾好了，我和你就坐着談談，時光也很容易捱過去的。」二人真的把鋪程紮束好，倚着閒談，只因二人連日辛苦，精神原是十分疲乏，所以談不上幾句話，二人的雙目都不自主地下垂。可是才一瞇，就被震天塌地的一聲響驚醒，二人都被嚇得直豎起來，耳邊又聽得嘩喇喇門牆傾倒和一片喧嘩叫囂的聲音，三秀道：「阿七果然又來了，可是這裏僅是一所空屋了，除了這裏的二具鋪程，一副箱籠之外。我和你且去後房暫避，讓他們撲了空，去怪怨那黑心的禽獸吧！」三秀和張媪熄了燈火，關緊了門，平息靜氣地躲在後房。前面阿七領着錢士明和許多旗兵直衝進內院。那錢士明是李成棟部下的偏將。成棟奉命南征，留心腹將率旗兵千人駐守松江，名爲防守松城，實則保護他那所藏垢納污的大宅。原來阿七當日被衆無賴毆了一頓，離了破屋，一時無處存身，想起有個舊友張三，現在成棟部下充當汛卒，前一時曾有信招他去過，他爲迷戀着林氏和放不過姑母

家的財產，不會去得。目下無路可走，只得投奔他去。沿路只是幹些鼠偷狗竊的勾當，撈摸些錢作爲川資，有時給人抓住了，挨受着一頓拳足，打傷了便在枯廟裏睡上十天八天，所以他到松江，路上却走了好些個時候呢。見到了張三，訴說了一番自己窮困無歸的苦況，請他代謀一個位置。張三道：「此地不比從前，現在不輕收錄士卒了！」阿七苦着臉躊躇了一會，又對張三道：「假使我有大量的銀米貢獻，以爲進見之功，那末能否收錄我呢？」張三道：「那自然又當別論，但是你初說窮無所歸，又那裏來這大宗銀米呢！」張三顯着不信任的神氣。阿七就告訴他說黃家如何富有，但得營兵百人，就可滿載而歸。張三聽了歡喜道：「這事不便私自行動，必得請示上官。但願成功你我都有厚賞了！」張三就引了阿七去見守將，阿七又陳說了一番，守將就令偏將錢士明率領旗兵五百人，着阿七作嚮導，向任陽進發，到大橋黃宅，正是三更時分。當將四面圍住，一聲大砲，轟倒了門牆，旗兵跟着阿七蜂擁而入。阿七口講指畫，告訴偏將倉廩在那裏；窖藏在那裏；何處樓上專置箱櫃；何處櫥櫃專貯錢銀。隨後他自己領了幾個旗兵當先到樓上去了。偏將也督率着旗兵依了阿七指示的分頭去搜劫。可是倉廩窖藏，衣箱櫥櫃，掏遍了都是空無所有，那些旗兵既懊喪又忿恨，一個個都空着手來回報偏將，這時恰見阿七和幾個旗兵擁着一個骨肉停勻，丰神絕秀的婦人和一個侍婢樣的人出來。偏將指着阿七呵叱道：「你所說的銀米財物，一樣都沒有！要不是有這宗實貨，我們正不知怎樣去回見主將哩！」阿七不知三秀要遷居婿家，已把銀米財貨搬運一空，還力辯黃家多財，珍貌美，又自告奮勇帶了幾個兵去搜索了一番，把黃家的房屋跑遍了也沒找到一個錢一粒米，更莫說美貌的珍。幾個旗兵，白跟着阿七賠了許多脚步，沒得到一些好處，不由都橫眉豎眼地惱恨他起來，扭着阿七到偏將面前，衆旗兵無不恨他誑騙

阿七心裏十分疑惑，張口結舌，也分辯不來。偏將便教放一把火，黃氏數十間大廈頓時像一條火龍，衆旗兵就把阿七倒抬起來，望那大洪鑪裏一丟，一陣嗤嗤的響聲，那作惡多端的阿七就和犀樑簷柱一般地成了焦炭。因此三秀和張媪就一併被擄到松江了。守將察見三秀貌美。在許多被擄的婦女中，從沒有過，不敢自私，留待成棟回來。兵士們把三秀主婢送進內宅，剛值李成棟母親出外進香，迎面撞見。李母看她姿色豔麗，服飾素雅，雖面有戚容而舉止不亂，心知必是大家婦女，未免爲她暗暗歎息，便立意要想援救她了。待進香回來，就叫人把那新來的女子請進去，詢問之下知爲富室寡婦，不由暗暗叫聲作孽，當下就認作義女，和她一同寢食，並允慢慢設法送她回處。誰知成棟在粵中仍復歸明。三秀主婢，因也和衆婦女一同被送至南京了。這一行婦女，共有三百餘人，歸黑都統承管。被圈在馬柵中，馬糞薰人。三秀在家錦衣玉食，起居舒適，即被擄至松，和李母同處，享用也很愉適，這樣的環境中，叫她如何能一息安處，不由哭得死去活來。幾番欲待尋死，可是捨不得她那唯一的愛女珍兒。她知道珍得了自己被擄的消息，必定痛不欲生，逼着時冒在到處打探自己的消息。自己現在的命運，還未一定，說不定因爲她並不是李成棟的正式眷屬，而有生還的希望；那末母女還有重逢的日子，她無論如何不能撇下了珍去死，也必要先和珍見上最後一面。她輾轉思維，覺得此地決不是死所，只得忍痛雜在衆婦女中，撫今思昔，那痛淚就像斷了線的珍珠一般直滾下來。每一顆的淚珠，炸碎了她的心，像妍紅的花朵，被罡風摧謝了花瓣，那一片片殘落的紅英上，却映着她無數值得縈迴的往事；慈母的愛撫；老父的訓導；兄嫂們的友愛；子姪們的親暱；還有陪侍着她春郊踏青，秋窗賞月，花間清談，溪邊垂釣的幼時膩侶何天白；體貼倍至，言無不從，偏偏爲自己惱恨的丈夫黃亮功；還有豪爽熱心而修得了

美滿姻緣的余家鳴鳳；自己日繫心頭，美豔溫文，婉變孝順的女兒珍；還有……在許多夢囈聲，鼻息聲，歎息聲，啜泣聲中，三秀便這樣地想着哭着，直過了比一年還要長的一夜。到將近日中午時，忽傳王府中有人來此，三秀張媪跟着大家的目光朝柵外看去，只見看守她們的掌家婆，引着一個年約七十餘歲的老嫗，穿着旗人的服裝，花花綠綠地十分鮮豔，滿頭的白髮，像雪一般地堆在頂上，梳了一個大髻，四周插滿了花朵，紅黃紫白，蔚成大觀，旗人的鞋底，中間高起一塊，走起路來，一顛一顛地引得頭上的花枝兒也顛巍巍地擺動着，那形狀非常滑稽。衆婦女中不乏年輕善笑的，見了她的模樣，不禁暫時忘了悲苦而好笑起來。老嫗走近她們，聽見了也笑道：「姊妹們什麼快樂，大約是知道我來作降福符官的吧！哈哈！」她邊笑邊說地揆進她們的隊裏，衆婦女都用懷疑的目光看着她，不知她將對她們有何舉動？（第十二回完）

第十三回

鑑人有術滿姬選麗妹
驚艷傾心名王寵絕色

那個白髮童顏，簪了一頭花朵兒的滿洲老嫗，側着身子，擠在衆婦人裏面，挨肩插身，一個個地細細地端詳了一會，選中了三十幾個年輕貌美的女子，捧着花名冊，把她們都叫到了馬棚外面空場上，排列着站在一起。滿洲老嫗又細看了一下，對旁邊的掌家婆說：「左端第三個太長，像個塔尖一般轟出在那裏，叫她出來了吧。」掌家婆果然走去把那一個長身材的女人拽了出來。滿嫗又指點着行列中的人說：「左端第七個和第八第十八第十二個也嫌太長一些，似乎跟她們不很調和；還有中間二個太短些了！哈哈！這不成了漢字中的凹字了嗎！快也把她們叫出來了吧！嘖嘖！臉蛋兒倒是長得怪嬌媚，可惜！可是我要選的是全材，只得委屈她們暫在馬棚裏住些時了。」滿嫗看着站在她前面的一隊脂粉行列，高低似乎很勻稱，可是肥瘦又嫌相差太多，於是又把太瘦的，過肥的汰去了六七個；又叫她們左右前後地行走，滿嫗一臉嚴肅而全神貫注的神情，倒很像握虎符掌生殺的大將在檢閱他的部卒哩。經她這樣一挑剔又有好幾個因爲走路姿態的缺陷而被淘汰了。三十幾個人，只騰了十五個，她拽了這十五個女子令到總署的客室裏去。其餘的人，只得露着失望的神情，懷着滿腔既羨且妒而又不勝幽怨的情緒，仍跟着那掌家婆回進馬棚裏去。那十五個被引到別室去的，各人也懷着不同樣的心事，驚喜疑懼，滿懷惴惴，不能爲未來的命運，作一決定。大家滿腹狐疑地跟了滿嫗走進那間屋子。雖然這間屋裏的陳設，並沒十分華貴，比起松江大宅中的佈置，還差着什百倍呢。可是她們被禁在那臭氣熏人的馬棚內過了一晚後，只要比馬棚少勝一些的屋子，她們就好像登華堂居香閣了。到得這間屋裏，她們都不覺長長地噓了一

口氣，心身都輕鬆了許多。只見滿嫗又走近她們的身邊，細細拈視頭髮；拉起了她們的手，把袖子挽上去，察視臂手肌膚指掌，於是又被翻了十個人，只留五個婦人在室內了。滿嫗笑盈盈地看着她所選中的五人，讓坐讓茶，殷殷問起年籍，凝神諦聽她們吐音的良窳。中有一人吐音略較暗澀，便又剔去，只剩四人了。滿嫗走到四人身邊，僵僵身體，撩開裙褲，又着兩指，量綉履的長短，總算這四人都合了她預定的標準，全入選了。滿嫗指着四人中的一婦，對掌家婆說道：「這位是全體中的頂兒尖兒，我見猶憐，王爺是決不會不中意的！哈哈！」那滿嫗倒是慣喜說笑的。掌家婆見滿嫗指着那個婦人，她忽然想起還有一個女婢，就問滿嫗是否教她主婢同去。滿嫗說：「她的婢子一同帶去好了。」於是就吩咐搭來四肩轎子，攙這四個，在外人看來是幸運者，坐到轎裏，這時她們都已明白了此身將屬何所，不論是驚是喜，兩行清淚，却是沒來由地撲簌簌滾了下來。這一行四肩轎子，正有一肩內是坐着黃亮功的妻子劉氏三秀，張媼就跟着她的轎後走。三秀坐在轎內，放下了帘，只覺得一團漆黑，她想這正是她命運的象徵，她想重見愛女一面的希望，恐怕是微乎其微的了，她自覺十餘年來，所以戀戀於生之意味的，只因爲有了珍，珍，是她生命的泉源，黑暗中的明燈，沒有了珍，她便失去了做人的目標，消滅了生趣，她沒有法子可以捱過那留在世上的，不知還有多少長的一串日子。她的轎子裏面，思潮不斷地澎湃着，眼淚也不停地像奔泉般流着，嗚咽抽噎，雙肩不住聳動，轎子便也失去了平衡，在轎夫的肩頭上却增加了重量。那兩個轎夫，肩頭楞得生痛，換了平常人時，便要直起了喉嚨呵叱，嗔怪她不會坐轎子哩。如今是只得皺眉忍受，被選進王府的美婦人，他們便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得罪她呀。到了王府，又曲曲折折地過了許多院落，才在一排偏屋前歇下，四人下轎，瞧着這一系列屋子，脚步都未免蹙

趕起來。滿嫗還是那末笑盈盈地，讓她們進屋裏歇息，張媼便也扶着三秀進去。滿嫗對她們說道：「四位娘子，暫在這裏息一下，待我去王爺前銷了差，再來給你們梳妝更衣，包管你有好處，要感激老身不盡呢！」說着又呵呵地笑了起來。側身吩咐屋裡的幾個滿洲侍婢，叫她們好好地看着她們，預備些茶點款待她們，她這時所說的全是滿語，她們一個都不懂，直到她走後，那些滿婢捧出茶點和不離左右地監視着，才明白她臨走吩咐的是什麼。她們婆婆淚眼，互相默視着，誰也不會對那茶點看過一眼。三秀又對四週院垣屋宇看看，不禁拉着張媼的手大哭道：「我自被擄以來，所以忍痛苟活，都爲欲思重見珍而，母女得以重敘。如今到了這個絕地，要見珍一面是萬分難圖了！那末我又何必再貪這沒意味的生活，不如早死的好？」她把半個身體，倚住張媼；哭得顛頭撞地，氣都噎住了換不過來，其他三人看着，觸動了自家的身世之感，也不禁相對着嗚嗚咽咽地痛哭起來。那幾個滿婢見她們哭成一堆，惟恐總管太太進來責怪，上前勸慰她們莫哭，嗚嗚呱呱說了一大堆，也沒人理她們，還是哭得昏天黑地，她們不禁十分着急，知道說是白說的，她們不懂滿語，只得拉拉這個，推推那個，搖手示意，但是也沒用，正亂沒法時，那位總管太太滿洲老嫗回來了。在屋外就聽得了一片哭聲，忙三腳兩步趕進來，臨讓門檻絆住了她的高底，摔上一交，她先是呵叱着幾個侍婢，爲什麼不好好地勸解她們，接着又上前去一個個勸止她們的哀泣。並且顯着她那滑稽的神情向她們說道：「王爺聽了我的稟告，十分喜悅；今晚上就要叫我引見，這正是喜事，怎麼哭成一片聲，豈不糟糕嗎！」一面又叫侍婢們倒洗臉水，端整鏡奩脂粉，自己又去捧出了四身錦綉衣裙，要替她們梳洗更換。那三個禁不住滿嫗的軟哄硬騙，一個個由她撥弄指揮，對鏡整妝。只有三秀哭聲還是不停，滿嫗自己勸不住，就叫張媼勸，可是張媼也

那裏勸得住呢！那三個一一裝飾好了，滿嫗便來勸三秀梳洗，三秀把兩個香肩一讓，扭過身去道：「我不！將死之人，還修飾些什麼？」那聲音和臉色，很使那位總管太太難堪，心裏不免忿怒，但是一抬眼瞧見三秀的面貌，她便很自然地把忿怒抑了下去，還是和顏悅色，溫言相勸。三秀這時雖不似方才般縱聲大哭，背了身仍是掩面低泣，憑你總管太太說得天花亂墜，她只是給你一個不理。滿嫗正在無法可施的時候，外面忽然傳話進來，道是王爺傳新來的四女到前面去侍酒，滿嫗這時好不着急，可是再行梳洗也已不及，只得胡亂用雙手，把三秀蓬亂的髮髮掠了一下，命張嫗替她把衣裙拉拉平整。她自己又忙着轉身對其餘的三女說：「現在王爺命你們侍酒，正是你們幸運，府中有許多婦女，要想侍候王爺還想不到哩！所以你們見了王爺，應該歡歡喜喜地切不可哭泣，還要俯伏叩頭，王爺吩咐你們起來，才可以站起來，不可擅自起立，行過了禮，要侍立一旁，看王爺的臉色，聽王爺的指使，他要你們怎麼做，切不可違拗，倘若惹怒了王爺，那便莫想有好的日子過了！」三女聽了都默不作聲，很順從地跟着滿嫗出去。三秀這時早拼一死，本是強着不肯移步，禁不住滿嫗力大，將她半扶半拽，攙了就走。張嫗此刻却不曾跟得出去，是滿嫗叫她守在這裏，還叫滿嫗們好好以酒食相待。滿嫗引了四婦來到前面，先令她們在旁邊立着，她自走到王爺案前，把個身子一蹲，咕咕呱呱地說了一陣滿語，就又下來，吩咐她們上前叩見王爺。這時三個婦人，眼見滿堂燈燭輝煌，兩旁伺候着無數婢僕，階下廊前還有執戟的衛士，很威武地站在那裏。偷眼又瞧堂下正中設了一桌盛筵，杯箸盤碟，全是金銀所鑄，在燈光下都燦燦發光。那位豫王多鐸身穿便服向南端坐，雖然面色和藹，但自有一種令人不敢正視的威儀。所以滿嫗向她們一招呼，除了三秀仍僵立不動外，她們三個都會不自主地移動蓮步小心翼翼地走到王爺

座前，盈盈下拜，不敢仰視。直待聽得王爺吩咐，方才站起，拽起翠袖，露着纖纖葱尖，忙不迭地爲王爺執杯奉盞了，王爺對他們倒也十分和悅，問了三人的姓名年籍，才知一個姓莫，一個姓賈，都是吳中民婦，被成棟部卒擄來獻給成棟爲妾的。另一個姓貴名雪姑，確是生得肌膚如雪，名實倒很相符。說起這個袁雪姑倒是松江城內大戶人家的女兒，已許給秀才卜銘仁爲妻，尙未過門，那個秀才和她還是中表親。就在他倆婚前的半月，松江陷落，年輕的婦人，不及自全的，便盡入了李成棟的掌握。成棟把姿色較次的賞給了他的爪牙，袁雪姑是被留給他自己享用的一個。初時雪姑覺得官家享用，究竟勝於平常人家，倒也不把她那個秀才表哥放在心上。只是成棟姬妾衆多，酬應不及，況且才貌勝於雪姑的也不知多少，日久未免生厭，除了擅專房之寵，能歌能舞的珠圓之外。雪姑長門寂處，悵悵寡歡，不免心懷怨望。又聽得她的秀才表哥，爲她變了瘋顛，幾次在門外喚着袁雪姑的名字哭噪，守門的衛隊，不勝其擾，把他重重地打了一頓，因爲看他是個瘋子，總算棍下留情，不會把他打死，却也癱得不能再上門來吵鬧了。雪姑聽得這個消息，會暗地裏慟哭了好幾回，她這時又感覺得溫文多情的表哥，勝於粗暴寡恩的將軍多多了。她的意向到此又有了轉變，一心一意地只是懷戀着卜銘仁，想設法跳出這樊籠去。可是一時又捨不下肥饒膏粱，服飾錦繡的奢糜享受，況且警衛森嚴，急切間不易脫身，就又過了好幾個月。自從成棟南征後，她委實不能再忍受淒涼寂寞的生活了，收拾了珍珠細軟，賣通了身邊的婢女和管後園的園丁，打算半夜悄悄地從後園溜出去，誰知她的計劃不及實現，却已緹騎臨門，頓時成了罪人的妻孥，一併被解送南京去了。等到滿姬爲豫王選美，她被選入王府時，心裏却自暗忖王府繁華定勝李宅，此後的歲月可不用憂愁了，私下歡喜不盡，不過看着她們三人都是面現戚容，尤其三秀哭

泣甚哀，她自也不免假意裝作悲哀，滴下幾點眼淚來。此時她親睹王府雍容華貴，堂皇富麗的氣派，豫王春秋正富，而且看他面慈聲和，似乎是個很懂得溫存的人，那麼瘋顛了的表哥，又不得縈憶了。當時即使第一個搶在前面，柳腰增姿，秋波送媚，獻盡十分殷勤，裝作萬分嬌態，偏偏那個豫王，這時又移轉目光，注意到倚在左邊柱上，面朝着牆壁，側着身子站着的三秀。他看她額光燦燦，燈燭光相映之下，明豔耀人眼目，且目淚睫暈微紅，跟含露的曉花一般，益發增添嬌媚，豫王見了真的是目眩神移了。滿嫗在她身旁，却顯着十分焦急，時時向她遞眼色，作手勢，而她只是不見，豫王心中十分詫異，便問三秀道：「你姓什麼？爲甚麼不過來？」王爺說完，堂前還是靜靜地絕無聲息。王爺見她不應，也不愠怒，又問道：「你是那裏人？今年幾歲了？」可是三秀把身體更側轉了些，仍是不理，堂前侍立着的，莫不爲她捏一把汗，誠恐王爺發怒；袁雪姑在旁，也是不停轉着兩個小眼珠，察看王爺的臉色，但願他大發雷霆，立把三秀拖出斬首，那麼她便去了一個勁敵，誰知那豫王不但不怒，却把聲音放得更柔和些問道：「爲什麼你不答我的問話？你有了夫家沒有？」這一句話一出口，三秀不如先前老不作聲了，別轉身來，放聲大哭，衆人只聽她嚶嚶哭訴道：「我是民間的寡婦，爲李成棟部兵所擄，因爲捨不下我唯一的女兒，所以苟活至今，不曾早覓死所，如今既已到此絕地，只請速速殺我！我是清白人家出身，甯死不辱，決不屈以奴婢的！」三秀且哭且說，那聲音就像一頭黃鶯兒在枝頭嬌轉，又清脆又婉轉，衆人幾疑置身上林春苑，只覺得悅耳警心，都瞠目注視看她。只見她一邊號哭，一邊突然跳起來把個頭直向柱上撞去，嚇得豫王變了形色，在座上直站起來，忙說道：「怎麼！怎麼！」幸虧滿嫗在旁，連忙趨前把雙手抱住了三秀，總算沒有受傷，可是髮髻盡行散開，那烏黑而光亮得像緞子

一般的長髮，一直拖到地上，又黑又亮，前人稱美張麗華的頭髮，想也不過如此優美吧！眾人見三秀如此烈性，心下都暗暗稱服，只恐她惹怒豫王，都代她把個臉也嚇白了。婉姬稱命的莫賈袁三人，也是不停地把六隻眼睛，看看他，看看她，測度着事態發展的程度。莫賈二人很覺慚慙，默禱着願三秀不致遭到不幸的際遇；至於雪姑初見三秀哭號，也未免天良發現，想起了她的表哥，不由也面紅耳赤地深深內疚起來，但這不過是一剎那。當她見三秀既踊且號，觸柱散髮，在她以為這是藐視王，無禮於王，自必有悲慘的後果，她這麼企圖着。誰知豫王却柔聲吩咐滿姬道：「既然如此，你且引她下去，好好將護她，緩緩地解勸解勸，千萬莫要怠慢，惹她生氣。」豫王的語音，混和着燭燄酒氣，宕漾在寬廣深邃的華堂裏，雖然衆人不約而同地噓了口氣，似乎胸口搬去了一塊大石，可也顯着十分不信任的神色，幾十雙眼睛，都注視着豫王的口唇，懷疑這話怎麼會從這位統百萬大兵，轉戰數千里，由血腥氣中掙得了功名的大將軍的嘴說出來呢？可是事實所表演的，確乎證明豫王是這樣說了。只見滿姬引了三秀出去，並沒有人損傷她纖毫。豫王目送三秀退去，雖然眼前的三女，婉變可喜，但他反覺意興索然，略飲一回，即命撤去。回至寢室，不斷地遣人去探聽消息！那個絕色女子，還要覓死嗎？還在哭泣嗎？有進飲食嗎？得到的回答是：「現在雖不覓死，只是哀泣不休，總管太太在竭力解勸，勸她進些飲食，但還滴水不肯沾唇。豫王聽了，不知怎麼心底會發出那種說不盡的憐惜。就叫人送去十枝上好的人蔘，囑滿姬無論如何勸她吃些，免得餓壞了嬌弱的身體。一會兒又把自己吃的上品細點，糖食，果品川流不息地着人送去。因為怕去的人回話不清，又把滿姬叫來詳細問她，可是滿姬還未及回話，他又着她快回去了，因為怕滿姬不在，旁人看護不周，三秀或生意外。滿姬道：「不要緊，有她的婢子在旁

陪伴，那婢子很忠心，決不會有疏虞。」豫王道：「第一先要勸她進飲食，暫時且不和她談別的。只揀她喜歡聽的，喜歡做的，和她談，任她做，千萬莫違拗她，并且你時時把她喜怒的情形來報我知道。」滿嫗唯唯，三秀這時歇在滿嫗的房裏。她是這府裏的總管太太，內理的事，全由她作主分撥，府中的人，除了王爺以外，都尊敬她幾分。那末她的寢處當然也相當華貴。滿嫗知道三秀出身富家，且也窺知豫王心事，所以儘把好的東西供應她，三秀連看也不看，只是哭泣。豫王遣人送來的東西，滿嫗都帶來羅列在她面前，一件件告訴她是那一府呈的，那一州進的，說明各物來處的名貴，暗示豫王敬愛的意思。三秀看着那許多東西，盡幻成她的女兒珍女婿時肩的面形，有時似乎在笑，有時似乎在想和自己說話，又愁眉淚眼地像向自己哀訴，又像在憐憫着自己。她懷疑她們也許不在人世，又憂懼他們也許和自己遭受了同樣的命運；她的心神恍惚，只爲她的婿女憂疑，眼裏所見的也全被他們所惑。滿嫗勸她吃些，她覺得這是她的骨肉，叫她如何吃得下，她一個幻念，他們似乎真的已爲人所吞噬了，却增加她的哀痛，哭聲，淚珠便沒有休歇的時候了。真的坐也哭，立也哭，睡也哭，又不進一些飲食，玉容便自憔悴了許多。這些消息，傳進豫王的耳裏，急得他和熱鍋上的一隻螞蟻一般，不知怎樣才好。那個好逞狐媚，欲圖寵幸的雪姑，聽了正是十分歡喜，那天早晨，豫王着人去叫滿嫗來回話，關於三秀的一切。滿嫗未來，他只在庭中背着雙手來回地踱着，想着三秀的倔強，不由十分焦躁，簡直想叫滿嫗把她逐了出去，不再理她，可是每逢他想這樣做時，那鶯鶯似的嬌鳴，便在他的耳邊縈繞；那花一般鮮妍的容顏，便在他的眼前曳漾；他的飄飄忽忽的心，又復爲她增加了搖盪。他抬頭看看門外，頓足焦躁道：「那老婆子怪可惡！怎麼這半天還不來！」雪姑在裏面窺視了半天，這時孃孃婷婷地走到豫王身邊

；剛待勸慰幾句，獻些殷勤，誰料那個不識趣的老婆子，偏在這時闖進來了，露着一臉的笑，蹲身給豫王請安。豫王這兩日來，沒見過笑意在她的臉上顯現，這時一見面色知道事情有了轉機，不由也笑着問道：「如何？你今天竟這般地歡喜！一定是那美人兒肯聽你的話，領略了我的一片誠意了！」說完笑嘻嘻地注視着她塗滿了胭脂的嘴唇，連雪姑也目不停睛地看着，雖然知道她的回答一定爲自己所憎恨，却又不肯不聽。等那滿姬述說了之後，雪姑的鼻子裏迸出了冷笑。豫王的臉上却不曾收斂笑容，只是連連說道：「這個容易！這個容易！」（第十三回完）

第十四回

貞烈獨求全松筠節
艱難唯一死舐犢情深

一間佈置得很富麗，又很雅致的寢室，蘭麝微飄，碧簾半捲，夕陽啣山，一抹晚霞，把緋紅的顏料，滲透了天際一角，歸鴉陣陣，急匆匆地向着自己的家邁進，嘴裏還不停地高唱，表示歡愉。在捲簾之下，朱櫺雕欄之前，站着一明眸皓齒螓首蛾眉的少婦，上身披着一件鵝黃衫子，袖口和斜領，用黑白線相間綉着圓形的蝙蝠和壽字，很顯得鮮麗悅目，伸出纖纖春葱，指點着天邊，露出一口玉米似的牙齒，粉靨上現了二個淺淺的笑渦，向站在她身後的少年，說笑着。那個少年容態秀雅，穿着月白長領的衣服，把一隻手撫着她垂在肩後的秀髮。對她點頭微笑道：「你羨慕牠們嗎？可見老烏鴉搬家了，你就是能飛，也是無家可歸了。」那少婦聽了把香軀扭了幾扭，哼了一聲道：「哼？你把我母親比作烏鴉，那你是什麼！簡直是無禮之至，對尊長可以這樣隨便侮蔑的嗎！一撇起了櫻唇表示不依。那個少年忙陪笑謝罪道：「我只是逗着你玩的，那裏敢有心侮蔑！一時說話失檢，務乞原諒！」她何嘗是真的生嗔，原也是和他開開玩笑的。見他這樣當真，心裏暗笑，忙別轉身去，爲的是忍不住要笑了。少年不知，還當她生氣，又「珍珠珍珠」叫個不停。可是珍老不理他，背身不住顫動雙肩，還抬起羅袖掩住了口鼻，他從後看去，當她在哭，忙將雙手去扳她的肩頭，把自己的臉伸到她前面一看，才知上了大當，白白着急了一場，原來她正在掩住了嘴笑得起勁哩！他笑道：「你太狡猾，會作弄人，險些把我急煞。這會我非得作弄你一下不可！」說着就把手向她腋下一插，珍怕癢，想避開到裏面去，可是他拉住她不讓跑掉，於是她急了，笑呵道：「時肩！你真的嗎！再不放手，我可惱了！」時肩雖知道她並不是真惱，不過開

玩笑原要適可而正，他就把手一鬆，珍跑到裏面去，却還笑着回過頭來，對時肩偏着頭指道：「你敢不放嗎？」時肩道：「看你怪可憐的樣兒，姑且饒你一次。你別怕！我不惹你了，快到這邊來！」說着把身邊的闌干拍了幾下。珍儘自對鏡理着鬢髮，整着衣襟，並不理他，忽然時肩又向着闌外喊道：「咦！黃貴來了！珍！你快來看！」他把手向後招珍，嘴裏還是在說着：「這船搖得多快！黃貴站在船頭，那神情也是十分緊張，准是母親在艙裏催促着哩！」珍聽他不像說笑話，便緊步向闌邊走來，自語道：「怎麼到這時候才來，我以為今天你們不會來了呢！一她走到時肩身邊，那只船却已拐了灣，只能看見船梢上兩個船夫，在用勁地搖，那船的形狀油式，却正是珍所熟悉的，就拉拉時肩道：「我們快下去，叫人到竹園後面去接東西，我們也去，幾天沒有看見母親了，不知她這幾天忙得瘦了沒有？」時肩笑道：「船才拐灣，到竹園還有一會呢！看你急的這個樣子，簡直像個孩子了！快去換件衣服，洗一把臉，讓母親見着你那容光煥發的神情，顯得的勸告，挑了一件鸚鵡綠綉花盤金的襖兒穿着，繫了一條淡緋色的羅裙，還纏着二條錦帶。真是亦鮮豔，亦富麗，格外襯得細腰嫩腮，娥媚動人。時肩扶着珍緩步下樓，從後院側屋的甬道穿出去，就到了錢家自有的大竹園。竹園外面便是一條河，錢家的人坐船，總在這裏上下。他倆離開河邊還有幾十步路時，便看見黃貴神色慌張，急匆匆迎面奔來，派去接東西的僕人，扛抬了二、三具樸陋的箱籠，並不像是三秀的東西，而且還有二個僕人都空手在慢慢地走着，顯得那船上已沒有東西了，珍不禁滿腹狐疑。拉着時肩向前急走了幾步，迎着黃貴問道：「大娘來了沒有？」黃貴把袖子拾起來拭去額上黃汗，帶着哭聲說道：「昨天晚上我睡在船上，半夜忽然聽得砲聲！起來一

看，却是許多旗兵，把我們的屋子團團圍住，我忙跑上岸去，但四面有兵卒看守，近身不得，莫說進去了，只得仍退到船上，站在船頭觀看。只見人影憧憧，人聲嘈嘈，進進出出，忙的不得了，約摸有二個時辰，才見許多人哄然出來，先自退走，隨後又見火光燭天，我們偌大的屋子，都着了火，那些沒心肝的強盜，才拍手呼嘯而去。」珍急問道：「那末大娘呢？可逃出來嗎？現在那裏？快說！」黃貴哭喪着臉道：「大娘的下落我也不知道，有些人說是燒死了；也有人說是被擄去了，在火光中看得很清楚的。」珍一團高興，滿腔歡喜，急着來接她的母親，却讓她聽了這麼一個不幸的消息，教她如何不像晴天霹靂，心碎腸斷，不覺慟哭倒地。時肩見了格外焦急，忙抱着她到內宅去，再三安慰，勸她暫抑悲哀。問清楚黃貴，再行設法探聽三秀下落。可是珍那裏能聽他勸告，深知母親是個心高氣傲的人，縱不會被火燒死，被擄去也決不會活，她想不到才離了母親幾天，便成永訣，從此變了無母之兒，教她怎樣抑制得住呢！朝晚哭泣，眠食俱廢，身體精神，都受了損害，不覺生起病來；時肩一面着意調護珍的疾病；一面遣人再去大橋探聽實信。探信的人回來，肇周也跟着同來，確知三秀被擄至松。這場禍事，是阿七引出來的，雖然他已自食其報，但珍又何能恕他。肇周死了兒子，縱不肖，也不無有些悼惜，但又不敢得罪這財主甥女，自告奮勇，願伴同時肩去松江探信。當時時肩就和肇周同到松江。誰知成棟在粵中反被拿問的消息，剛於先一日至松，家屬沒收入官，當即送往南京，時肩肇周空跑一趟，只得回來。珍聽了更是焦急，時肩勸她道：「事已至此，徒急無益，只得待我多帶盤纏，再和舅舅到南京探聽，你且在家安心候信。」於是肇周又匆匆上路。那一天到了南京，急切也探不到確信，只得先找一客店住下。時肩向店小二詢問，松江來的李氏家屬拘留何所。店小二因為時肩衣服麗都，出手闊綽，竟很詳細地告

訴了他們。時肩既在店小二處得悉了這個消息，不肯耽擱，立刻揣了些銀兩在懷，和肇周往黑都統署。到得那裏，果見門外貼有手諭道：「一應逆棟所擄婦女，俱許親人領回」等話。時肩先送了些銀兩給門口的武弁，央請他入內探問，武弁道：「黑都統辦理這事，非錢不行。」時肩道：「要錢就好，但不知要多少錢才行！」武弁道：「那要看年歲面貌。」當下時肩就把三秀的姓名年歲籍貫面貌衣飾，都詳細寫了一張字條給武弁，約着明天再來聽信。時肩這一夜也沒好生睡得，天未黎明，即便起身，喚起肇周，一同梳洗完畢，匆匆進了些飲食，便到都統署來，誰知時光太早，昨天那個武弁，還未出來，問問別的武弁只搖頭不答，時肩肇周只得耐性等。過了好好一會，才見那個武弁出來，時肩忙上前招呼問他：「有信息嗎？」那武弁搖頭道：「裏面共有婦女三百多個，每人我都問過，却沒有這個人。」說罷搖頭不止，表示無奈何的神氣。時肩聽了不禁失聲哭起來道：「珍若得此消息，必不能活，珍若有變，我又有何生趣！」肇周也再三向武弁求道：「有無別的門路可尋？有羞落，不吝重酬！」武弁看着，也不覺不忍起來，皺眉想了一想道：「路是還有一條，待探探看，只怕也很少把握。」說着又走到裏面去，過了些時出來，向二人招招手，到隱僻處從袖中抽出一本小冊子來，翻開一看，上面全是人名。一頁一頁翻看，初時不見三秀姓名，到最後一頁，才見寫着黃劉氏和張媼，在上角還畫了一個朱圈，旁邊注着「選入王府」字樣。時肩見了，不覺倒抽一口冷氣，縱有金銀無處施，眼見得沒有辦法了，只得回來。珍兒聽了，少不得又是一場痛哭，可是侯門如海，無能爲力，也只索死了這條尋親重敘的心。不過和時肩談起往事，想着她母親種種，不免時常傷心落淚。韶光容易，距時肩南京回來，又已旬日，午後無事，夫婦倆正談着三秀的事，忽然有兩個公人模樣的人，送了一封信來，珍兒一見封面

的字跡，原來正是她日夕盼望的母親的手書。展開看時，見寫着：「我生不辰，迭罹險難，河干送行，豈意竟爲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虐，峻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掛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即死者，誠以欲得汝一音以瞑目！……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煢煢嫠婦，現已密製粗衣，潔身自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一死自全！汝當自愛，勿我念爾……」珍且讀且泣，二張花牋上，滴滿了淚痕，那二個送信人立等着討回音。珍這時方寸已亂，往時得不到三秀消息，固是迴腸九轉，朝夕縈懷，日盼能見她母親一字一紙也可稍慰孺慕。如今得了音信，却反鬧得沒有主意，勸她變節吧？似乎對不起父親。況且陷親於不義，決不是作女兒的應該出的！勸她必不可從吧？那麼勢必以死全節，那又是爲女兒的不忍出口。「這書該怎麼覆呢！時肩你也出個主意啊！」珍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了時肩，又叫時肩幫她出主意。時肩搓着雙手，也想不出妥當的話兒。兩人正在沒法想的時候，肇周忽來了。肇周素來是樂於接近有錢人家的，三秀被擄，黃家的財物，他知道全在錢家了，錢家本來是尙可溫飽，再加上黃家的產業，自是格外豐裕，他安得不常在他家走動。這一天他來探望甥女，恰逢三秀有書來，他拿起一看，問道：「你們打算怎樣答覆？」珍和時肩就把爲難的地方告訴他。肇周道：「你們快不要學你母親，豫王是入關時從龍功臣，功高威重，但爲王婢，已足安樂半生，回書勸她務勿峻拂王意，設觸王怒，你我都將受累，反之，求富貴如拾芥，總以勸她順從爲是！」珍聽了沈吟道：「我們飽食足衣，倒也不忍賣一母以求富貴，不過言之過激，也多不便……」沈吟了一會，便和時肩斟酌着寫了回書，無非告以自己無恙，並有「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等話，肇周也提筆寫了一信，還附上賡處的名字，他自

知道三秀素來尊重賡虞的意見。隨即把二封信交給來人帶轉。且說三秀自入王府，本是哭着不進飲食，滿姬早已窺知王的心事，用盡心智，欲博三秀歡喜，可是三秀一概不理，她誠恐發生意外，受王譴責，非常着急，便偷偷探問張媼道：「你的主人，平素最愛什麼？當她發脾氣時，用什麼方法可以勸解？你看這裏的氣派，比了你的主人的家裏如何？但凡有方法可以勸得她回心，就是你的榮華富貴也享受不盡了，你替我想個什麼好方法吧！」張媼本是十分忠心於三秀的，她見三秀儘是號泣不食，也自很担心。在她以爲王爺既十分寬待，自不可過分，萬一惹怒了王，豈不主僕二人同歸於盡，至於三秀的心事，她也深深知道，但是沒有人可以替她辦到，現在見滿姬來問計於她，她爲三秀着想，就把實話告訴了她：「我主母生平只有一個親生女兒，是她的心肝寶貝，此刻就因爲不得女兒消息，懷疑不在人世，所以時刻求死，但能通一信給她女兒，使她得到女兒的平安消息，那末慢慢地便勸得轉了。」滿姬聽了把手一拍道：「你何不早說，也讓我少担些心事，這事王爺必能辦到，可保我的身上！」滿姬說罷，歡歡喜喜地便去報告豫王，豫王自然應允，就叫滿姬傳語三秀，叫她立刻修書，就爲她遣急足送去。滿姬當即和張媼說了，張媼聽了也自歡喜，忙走到床邊告訴三秀。三秀原是睡着哭的，聽說王肯爲她遣人送信與珍，便起來寫了一信，信寫完，可是她的淚珠兒仍不能流完，東西也不肯進口。滿姬勸她道：「你既然通信與你的小姐，她必然也有信來。你若不吃些東西，把身體餓壞了，那末就是你的小姐平安無恙，或是來接你去，也不能見面了。無論如何你總要進一些食物的。」張媼也在旁幫着勸慰，滿姬說她已多時不食，只把參湯，燕窩粥榨了汁給她喝。三秀一面聽了張媼的勸，也覺不錯，豫王權勢顯赫，生死予奪，全在他掌中，江南諸省，誰不畏服，而對她却是這樣地委屈求全，曲從其意，她說什麼，

就替她辦到，人心終究是肉做的，自也不能無所動於中。況爲了要候珍的音信，也不得不暫時延緩生命，所以滿嫗給她預備許多精美的粥飲，她也不峻拒，略進些許了。不多幾天，滿嫗正在三秀床邊，看張嫗時候三秀早餐，忽然進來一個滿婢，對她說了一聲不知什麼，那滿嫗連忙應着就走，還回頭來向三秀笑道：「准是你所盼望的那話兒來了！讓我跑快些。給你把寶貝兒帶來！」說着蹬着高底，咕咯咕咯地一陣風似地走了。不多一會，房門外又是一陣鞋底響。滿嫗春風滿面，手捧着一封信飛也似地直衝到三秀面前，把信遞給三秀道：「你的寶貝兒，定心丸來了！」三秀接來一看，果是珍的筆跡，多時不見的女兒的手筆，又日夕在切盼着，見着了該如何地歡喜，可是她一接在手，十個纖指竟會不住地抖顫，而且不知那裏來的一股酸氣，直鑽進鼻管裏，逼得淚珠兒直湧出眼簾，又緩緩地沿着鼻子兩邊流下去。等到她讀完一紙花牋後，那殘留在頰邊的淚痕，却襯着笑渦閃出歡悅的光。張嫗在旁看着，心知珍小姐一定無恙，也替她歡喜。那個滿嫗也在旁偷觀三秀神色，突然兩朶她所未會見過的笑渦，湧現在三秀的頰邊，她是何等乖覺的人，便忙上前向三秀道賀：「恭喜你！小姐平安，你也可以安心了！我們王爺替你辦了這個讓你快樂的差事，我想他一定格外高興呢！讓我快去報與王爺知道！」她說話時的神情姿態，總是那末突梯滑稽的樣子，初時三秀見了，不但不樂，反添憎惱，這時心境一開，見她那種滑稽神情，不禁也微露瓠犀笑了起來。滿嫗見三秀笑了，多天來壓在心上的一塊石頭，才算移去，真的旋轉身軀，咯咯地跑去報告王爺了。這裏三秀把珍的信看了幾遍，又抽出一紙信牋來，只見上面所寫的不盡是歌頌豫王功業，稱慕王府榮華，勸她順從王意，拘古義，自發根枝，不但自己下半世享受不盡，連親戚屬也可叨蒙庇蔭等語。三秀認得出是肇周手書，看到那裏，把信紙一闔，冷笑道

：「他所著重的就是這點！貪人家幾十兩聘金，葬送了我的上半生！這回慕人富貴又可賣我了！」張媼問道：「這是那個寫的？」三秀道：「你想我們家裏黃金蒙了心的還有誰！」說着又把信紙拿起看了一下，却連連「哧」了幾聲道：「他還把大哥的名字寫上，這話誰能相信，我大哥肯說這種話嗎！快替我拿去燒了！越看我就越氣！」張媼知道她的脾氣，不敢違拗，就拿去燒了。三秀雖誓死不爲婢妾，但因珍的緣故，也不若初來時之求死之切。她在王府，却抱着飯來則食，衣來則衣，婢妾之役，她是決不躬爲，但能僥天之幸，有日母子團敘，她就姑且偷安苟活。若要加以屈辱，她却仍拼一死。滿嫗由張媼把三秀的主意告訴了她後，也不敢怎樣勸說，乘間有意無意地說些王的好處，和王如何傾心於她，如何恩禮於她等話，三秀只裝不解，置之不理，滿嫗也沒甚辦法。不知不覺，也過了多時，那一天三秀飯後無事，正和張媼談着往事，擬想珍近時的生活动，甥孫出世時的情形，時肩讀書的進境等話時，忽見滿嫗在門口探了一探，向張媼招招手，張媼走過去，滿嫗在她耳邊噁噁喳喳不知談些什麼。張媼一邊聽，一邊還時時用目看着三秀。引得三秀滿腹狐疑，以爲豫王又要來迫她作什麼奴婢之役，不由把臉一沈，一口銀牙緊緊地咬着，心想：「若以賤役逼我，拼得粉身碎骨。」等張媼走過來時，三秀喝問道：「鬼鬼祟祟地談些什麼？你難道也想賣我嗎！」張媼見三秀誤會，忙把滿嫗來告的話，講給她聽。三秀聽了先是楞了一楞，後來略想一想，便道：「既已在此間吃飯，當然照此間規矩辦了。你着她爲我端整應用的服飾來就是。」張媼轉告滿嫗，滿嫗應諾。不過她這天忙得很，過一會，差一個侍婢把三秀要的衣服送了過來。

（十四回完）

第十五回

恩深雨露難挽美人心
志博聲譽願還瘋子婦

豫王妃忽喇氏，薨於京邸，訃至南京，當然也要設位治喪。按滿清的制度，本旗婦女在家者，都要到靈前服喪舉哀。滿嫗不敢直接來和三秀說，偷偷地告訴張媼，若不遵從大典，又怕王爺降罪，正自私議時，讓三秀瞧見，問明了張媼，自思既已居此，自不得不按禮行事，也就素服練裙，隨了滿嫗出來。剛走到靈門前，巧遇王爺從裏面過來。豫王抬眼一看，這個素面朱唇，不施鉛華而雅淡若仙的婦人，似乎府裏不曾見過。心裏想着未免多看他一眼，偏偏她也抬起頭來，兩人的目光相接，她疾望一下，又俯首他視，粉腮上似乎還隱隱有兩朵羞暈，豫王只覺眼前好像閃電般地射過二道光，就在這二道光裏映現了那晚選美侍宴，孀姝觸柱，求死的一幕，不由暗暗「哦」了一聲，不過只有他自己聽得，本來豫王自那晚見過了三秀，可說是伊人如玉，日夜縈懷，一直命滿嫗窺伺三秀意志，希望她和他婦一般甘爲他的俘虜。但是候了許久，雖然三秀不如初時求死，可也不會跟別人一樣，到王前露面，在言談之間，總是透着甯死不辱的語氣，滿嫗也時時把來告訴王聽。豫王對她居然倒是好耐性，總叫滿嫗切莫激她生氣。這時豫王見了三秀素服淡妝，恂恂順禮，心裏又定了一個主意。當時，就把滿嫗叫過去吩咐道：「這個婦人骨相不凡，你須給她相當敬禮，莫以尋常婢妾待她，也莫使她和那些沒骨子的侍婢混居一處。」滿嫗站在三秀身邊，早已看清豫王的神情，這時王又面諭她這些話，心下格外明白，從此她見三秀早晚必請安，啓事必先跪，簡直把她當作主人看待。她一切行動按着王府規矩，侍奉三秀，執禮崇謹，竟勝於張媼，三秀何嘗不知滿嫗用意，連張媼也看得很明白了。有時夜晚無人在旁，張媼也常把這些

情景和三秀談論，在張媼的意思，亮功既歿，又無子嗣，房屋又全燒燬，豫王既這樣傾心相愛，三秀似乎也不必堅執了，三秀聽了往往瞋目叱她道：「我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我肯降節屈伏，也不待你今日說了，我決不爲人妾媵的，不要多所絮叨！」張媼笑道：「我也是爲你着想，王府權勢煊赫，也不辱沒了你呀！」三秀揮手道：「我不愛聽！我不想享這榮華富貴！」張媼雖然向房外退去，可是還要盡她的最後忠告道：「這裏的王妃已死，假使王爺不把你看作妾媵呢？我聽她們說，生了王子，就可冊立爲妃，在婢子想來，這種際遇不能算不好了！」三秀這回沒有呼叱她，沉默着沒作聲，好半天看見張媼還站在門口，便又嗔着她道：「叫你別提，你偏愛說，要你這樣幫他們作什麼？你須是我的人啊！真是笑話！」張媼走後，三秀的心田便格外失去了甯靜。倚在枕上，眼望着帳頂，思潮起伏，現爲幻影，一幕幕的耀映在目前。紙窗陋屋中的書生，忽而血染鋒刃，伏屍疆場；癡肥如豬的黃亮功，俯首低聲比孝子順孫還要恭謹，緊泥着自己的身後，一會兒又倒臥在滿鋪白雪的庭院裏；一忽兒只覺得珍像個孩子般依在自己的懷裏；一忽兒又看見珍懷裏多了個玉雪可愛的孩子，儘對着自己笑；一忽兒又好像見珍丟了孩子，抱着地下躺着的人，號啕躑躅，哭得血淚橫流，肝腸寸斷，竟也倒在地下那人的身邊；再看着地下原先躺着的人，却就是自己，披頭散髮，血肉狼藉，不知怎樣死在那裏了，這時她的眼前一陣發黑，熱辣辣地流了許多酸淚，那許多幻影便都模糊在淚霧中了。在枕下抽出一條羅帕，拭乾了淚水。現在眼前的，還是那一幅雪白的帳頂。她想：「假使我死了，那末珍兒必不得生，還要連帶一條小生命，我那玉雪可愛的甥孫。那種慘象我無論如何也不願它發生，那末只有我好好地活着，才可避免。但是萬一人家要用惡勢力來逼迫我，我又如何能忍受！那末除死之外，又有什麼方法呢！珍兒！珍

兒！你叫我怎樣自處呢！」生和死就像一條毒蛇般啃着她的心，儘讓她爲了前途的決定而痛苦着。有時她也想橫一橫心，早早覓一死所，免得這樣不藍不青地苟活着，有毀滅自己志氣的危險。可是當她決定了死法時，宜喜宜嘖，亦豔亦雅的愛女的嬌顏，就會幻現在她的眼前。那一種婉變依戀的神情，頓時把她自經的勇氣，像烟雲般地消散了。一天復一天地，她就這樣痛苦地，矛盾地生活在她所不願生活着的環境裏。離開三秀在靈前遇豫王後不多幾天，四個內監，抬着兩個箱子，由滿嫗引導着直到三秀的居處來。滿嫗帶着一臉笑意，跪稟三秀道：「這是王爺賜的衣服，一箱是我們滿洲服式，一箱是現在清制定的衣裙，請您過目。」滿嫗說完，就叫張嫗幫着打開，把裏面的衣服，一件件捧出來，呈獻到三秀眼前，三秀把臉一別，斜過身去，看也不看，只聽得張嫗連聲嘖嘖，不住地發着讚譽道：「喔！這件錦袍，真是太好了，這牡丹花鮮豔得簡直像真的一樣，這繡工好手段，那裏去覓得來的！」滿嫗接着道：「這蟠金的鳳兒又那裏不好！你看！鳳兒的眼珠還是一粒真的珍珠呢！亮晶晶，白皚皚，啊！多麼可愛！這衣服別說穿了，就是我們得能看見，也不知是幾生修到的福氣了！」張嫗又翻着那隻裝着清式衣裙的箱子，只覺得一件件都是錦綉燦爛，耀眼生華，是她有生以來所未嘗經見的，不由從心底發出一聲欣羨而愉悅的歎聲。可是滿嫗張嫗雖然一吹一唱地在旁稱羨讚歎，却總不能引動得三秀回眼一瞥。過了一天，三秀午睡醒來，張嫗正侍候她盥洗時，又和她提起那兩箱華貴的衣服，盛道王爺的厚意，三秀只顧對鏡出神，沒有理會張嫗。但她從鏡中看去，滿嫗又帶着一個小內侍，手裏捧了兩個錦盒，在院子裏過來。滿嫗一進房就笑的哈哈地說：「王爺又有賞賜來了！」說着就從小內侍手裏遞過錦盒，高興着踮腳給三秀，三秀微微睨了一眼，並不接過來。張嫗在旁看看不過意，便忙去接了，打開

一看，那大盒裏裝了滿滿一盒頂上的人參，估計着倒有十來兩哩。較小的錦盒揭開一看，却是盛着百顆粒粒精圓的大白珠。張媼在三秀旁邊，雖也見過她母女倆有不少精巧高貴的首飾，可是像這樣又大又圓的珍珠，她是沒有見過，而且她確知她的主人，也決不會見過。現在一下就是百粒，那得不使她代主人驚喜得喊了出來：「呵！大娘你看！這珍珠又白又圓又大，簡直叫人從心眼裏愛出來，大娘！小姐生了官官，給他綴幾顆在帽子上，真是再體面不過的了！」三秀聽着，又稍稍把眼角向張媼手裏斜射了一下，心頭似乎輕輕地唔了一聲，可是傳進張媼耳管的，却是重重地由鼻子裏發出的「哼」！嚇得張媼忙藏起了不敢再作聲。三秀支頤倚了妝台坐着，默默地一聲不響，可是她的心不知飄忽在什麼地方。不知過了多少時，突然，她的耳邊又響起滿媼的語音道：「王爺一日數賜，恩隆意重，不可不謝，請你按禮叩謝。」滿媼的語聲把她飄忽的心喚了轉來，她定神一看，桌上擺着的是一篋鑲嵌珠翠寶石的金銀首飾，二柄宮扇，一盤金錠，一盤銀錠，還有什麼荷包羅帕之類。滿媼見她不則聲，便又催道：「王爺賞賜這些東西，用意深重，你不可辜負王意，須得叩謝才是。」三秀聽了霍地站起身來，滿媼以爲她從了自己的勸告，要叩謝王恩，誰知她一逕走到床前，向床上一坐，隨即倒下身子，向裏一側，隨你滿媼和張媼怎樣勸說讚譽，她都置諸不聞。滿媼無奈，只得和張媼把東西都替她收拾來。到了夜晚，三秀吃了半碗鷄粥，便放下碗箸，這幾天來，不知如何，心神很是不甯，茶飯都少進了。晚飯後，三秀漱了口，擦過臉，張媼把王賜的上好龍芽，烹了一盞茶，遞給三秀，三秀接着，望了窗外的一鉤新月，只是出神。眼前心底縈繞着的，無非是珍的倏憂倏樂的面影，以及豫王的種種恩賜，她幾次要把這些在她以爲是惡意的賞賜，推出她的心底，可是才一推開，却又像閃電般地掠上心來，她竟沒有方法

，使它泯滅無痕，雖然她對於王的賞賜，並不會有一些好感。張媼看她捧着茶盞儘是望了窗外，出了好一會子神，就在旁說道：「大娘，茶冷了，就不香了！請喝吧！這跟王爺用的一式的好茶葉呢！」三秀回目瞅了她一眼，端起茶來，果然好一陣清馥的香氣，便把盞兒湊上唇邊，才要喝時，又見滿嫗和二個妖妖嬈嬈，就是同她同送入府的一個叫袁雪姑還有一個姓莫的女人，一起向她身邊走來。她看着三人詭祕的笑顏，知道又是來傳遞什麼不受聽的消息的。才沾着唇邊的茶盞兒，便又移了下來，正着容色，瞧她們來做些什麼。只見袁雪姑搶在滿嫗的前面，含笑向着三秀道喜，說是：「恭喜姊姊，今晚三星在戶，紅鸞高照。王爺自觀玉顏，便一直不會去懷，雖然府裏有這麼些花朵般的姊妹，却爲了姊姊，誰也不會沾沐些兒雨露之恩，得王爺的正眼一盼。這兩日來，王爺對於姊姊連有賞賜，想來姊姊也必感恩思報的，因此今晚上薰沐了錦衾綉枕，叫我們這兩個薄命人來請姊姊去，了却王爺數月來的相思債呢！」雪姑說時，雖然一團的笑意，可是那一種輕蔑，鄙夷，妬忿，嫉忌溶合成的譏諷的語調，三秀豈有聽不懂的嗎？這樣的消息；本來已足引起她的恨怒，加了雪姑的撩撥，不啻在火上潑了油，遏不住她久鬱在心頭的忿火。當時張媼滿嫗等只聽得砰然一聲，三秀手裏的茶盞，拋到了窗外的庭心裏。大家不勝駭異地一齊把目光集注在她的身上，只見她柳眉倒豎，杏目圓睜，對雪姑大聲說道：「這是什麼話！」說了一句，喉頭似乎噎住，略頓一頓，那眼淚就像斷線珍珠般地滾了下來。接着提着一隻小足亂蹬亂跳，抱着張媼大哭大號起來。雪姑被三秀大聲呵叱，那一股既羞且惱的火，也就很容易地上升，頓時兩頰通紅，恨不得立刻把她拉到豫王座前，讓她受一頓極重的笞刑，才得洩她多日來妬恨。可是她自知沒有這個能耐，暫時抑一抑忿火，用另外一種策略來克制她的唯一的勁敵。她還是嘻嘻地上

前拍着三秀的肩膀勸道：「姊姊這是何等歡喜事，正是姊姊前生帶來的幸福，別人巴也巴不到呢，好了！不用傷心了！這須不比當閨母時初聞催妝時的情形了。快收拾收拾和我們一起去吧。擱的時間久了，一來辜負了良宵的千金一刻，二則王爺等得心焦，降下罪來，姊姊固然不怕，可是我們兩個可担待不起，自慚薄福，進得王府，固不想沐特恩殊典，可是還要留着這條薄命吃幾年安逸飯呢！姊姊！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你我呢！好了，快去吧！」她連連推着三秀，還有那個姓莫的和滿嫗也一齊前來相勸。三秀回過頭來，重重地對那滿面狡笑的雪姑，啐了一聲道：「你怕死，我不怕死！你想享福，我却不想，就讓你們去享受這王府的榮華好了！我是出身清白，良家婦女，決不含垢忍辱，爲人婢妾！況我是無辜遭難之人，又不是真的罪孽，爲什麼隨便糟蹋我！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三秀說着末後的幾句，舉起小足，又在地下蹬了幾蹬，還連連搖着頭，耳上的一對珠環，也跟着曳宕起來，映着燈燭光，只覺得閃爍耀眼，襯托了被忿怒染成的紅腮，悲哀滲透的淚睫，格外楚楚動人。在別人看來，這時的三秀，分外地惹人憐愛，可是在別有企圖的袁雪姑看着，格外增加了幾分憎恨，於是眉頭一皺，銀牙咬着朱唇，鼻子裏連連發着冷笑，一手拉了莫女，一手拉了滿嫗道：「走走走！我們不過是奉命差遣，誰也作不了誰的主！她既這麼說，我們就這樣回上去，諒來總不至於累我們代人受過啊！」說着還是一連串的冷笑，拉着二人蹬蹬地去了。豫王這時，正獨坐在寢室裏，看着華燈照映的錦帳繡被，湧起無限溫馨旖旎的思緒，倚了椅背，仰臉閉目，作着種種幻想的溫柔的體味，那一種滿意而恰適的笑容，充現在新修剃過的方面上。突然一聲嬌喚，打斷了他的甜蜜的冥想，睜眼一看，只見眼前跪着三個女性，却沒有他幻夢中的一個，雖然他已經竭盡他的目力，向屋內四周搜索一遍。顯然地這三個女性所

帶給他的是一「失望」！那恰適的滿含春意的笑臉，霎時罩上了一陣濃霜，一抹剃光了的下頷，迸出了一串譴責的語調！「怎麼三個人去，還是三個人來！雪姑自詡能言善辯，必定把這事辦妥，如何你的身後，仍是這麼空空地，只帶了你自己的影子，這麼點事也辦不了，要你們有什麼用！滾！都給我滾！」豫王的眼光，射到了經過薰沐而發着幽香的，耀眼的錦被，一陣難受的懊喪的酸味，侵襲上他的心頭，不自主地發出他在雪姑等的目中，不常有的咆哮。莫氏滿嫵都不禁戰慄變色，好個雪姑，却竟從容如常，嬌聲訴說，就把三秀的話一字不漏的述說出來，並且還把三秀的神態，也用她的梨花妙舌纖毫不遺地描繪出來。她唯恐如此不足撼動豫王的怒饒，再加上幾句詳細的註釋道：「她自恃豔色，固然奴婢等是不在她的眼裏，可是我們終究是奉了主子的命令，她對奴婢們的咆哮呵叱，就跟對主子咆哮呵叱一樣！她簡直沒有把王爺放在眼裏，那裏還能依從奴婢們的話呢！除非王爺親去勸駕，要不然就派幾個內監，把她抓來，王爺使一些威力給她瞧瞧，看她從也不從！」雪姑滿以為自己的一派挑撥，必定能藉豫王的威力，發洩她的私忿，遂她幸災樂禍的願望。誰知俯首候了半天，只聽得一聲長長的嘆息，接着是叫她們起去，那語聲比前柔和了許多，並不像有甚麼發怒肆威的樣子。於是這「失望」又鑽進了雪姑心底，她的懊惱，比了初聽得豫王召三秀入侍的諭時，還增加幾倍。豫王的和緩，却增添了雪姑的焦急，只要有閒時，她可反覆陳述着三秀那晚藐視王的言動，希冀激起王怒。偏偏那豫王對於三秀的一切，他都愛聽，如果意在中傷她時，他就揮手示意，不要人往下講了。若說豫王便爾把三秀放下，却也不確，他簡直把這事比國家大事還看得重，時時刻刻縈繫在心，只苦想不出一條妙計來使這倔強的美婦人就範。這一天他背着手在外書房裏來回獨步，正是思量着這一件事的解決方法而不得，不知不覺信

着脚步往外踱來，才到大堂外面，似乎從門口隱隱傳來一陣呼喝哭鬧的聲音，就叫一小監去詢問甚麼緣故。小監去了不多時來回道：「門口有一個瘋丐，吵着要到府裏來找人，守門的武弁攔住他，他就大哭大喊，所以門口有喧鬧的聲音。」豫王道：「他要找誰？」小監惶恐道：「這個……奴婢沒有問！」豫王道：「去問明了來！」小監應着就跑，走了不十步，只聽豫王又在後喝道：「回來！」小監忙停了脚步，又轉身回來，豫王道：「那瘋丐姓什麼？叫什麼？」小監道：「也不會問得！」豫王叱他道：「糊塗蛋！快一併問明了來報！」小太監去了一會，回來說道：「那瘋丐叫卜銘仁，是松江人氏，他說袁雪姑是他的聘妻，現在府內，他要迎她回去成婚。門口的人回他沒有，他不信，還在那裏哭鬧哩。」豫王聽了就叫傳話出去，不要難爲那瘋丐，留他門口略坐，等會候王諭發落，小太監就出去傳話了。豫王又着一個內侍去喚袁雪姑來。這妖媚的女人，這幾時爲了嫉忌三秀，不住地用言語煽動王的怒氣，誰知因此加深了豫王對她的憎嫌。聽了門口有這樣事情發生，豫王覺得這是他名利雙收的好機會，雖犧牲了一個美婦人，却可以藉此博得賢譽，並且還能挽回另一個在王心目中的國色佳人的心，也未可知呢。他的心中先決定了袁雪姑的歸宿，不管瘋丐的言語真僞。當雪姑被傳喚到來，站在他的面前，倒也妖媚多姿，惹人憐愛，又有些委決不下。但一想到三秀的絕代丰姿時，他只得橫一橫心，對雪姑道：「你的丈夫卜銘仁，現在府外，他對你倒是一往情深，爲你積思成疾，又不辭跋涉，不避艱險，親到王府來尋你，所以我決計成全你們，多多賞賜衣飾銀兩，跟你丈夫回家團聚去吧！」豫王和顏悅色地說出了這一片話，兩旁的內侍，不由都從心裏頌譽着王的仁德，爲袁雪姑額手稱慶。誰知雪姑聽了，反是一怔，歇了半晌道：「奴婢雖曾許婚，尙未過門，況且卜銘仁久患瘋癲，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自

今人心不古，撞騙詭詐的事情很多，也許是假冒僞充的吧！」豫王一笑道：「這個容易，叫他進來給你認認。并且你和幾個人站在一起，看他可認得清你，聽說他和你原屬表親，時常晤面的。」雪姑聽了沒法，只得依了豫王的話，心裏暗暗禱祝，惟願卜銘仁已經不在人世，來者確是假冒，或者即是卜銘仁本人，也願他目光眩暈，認不出她在王府充滿了膏粱珍饈的發福了的面形。不過一會兒功夫，那個卜銘仁被引了進來，衣衫襤褸，形容枯槁，初看時確乎不像卜銘仁本人，細看後，却又無法不認他是卜銘仁了。不過雪姑此時，却決定了不認他是本人，只咬定他假冒，雖然在此未曾沐王恩寵，但錦衣玉食，享用過於官家，叫她去跟這瘋丐成親，她那裏願意，至於訂盟時刻骨銘心的誓言，根本療不得飢，禦不得寒，可不管他了。但是她雖打定主意，不肯認他，那知卜銘仁患了瘋癲，理智失常，也不顧什麼王爺的威嚴，王府的禮節，當他的眼睛閃射到雪姑的臉上，也等不到王爺的諭下，立即像獵犬搏兔般直躡到雪姑的面前，伸出一雙汗黑泥垢的手，抱住了雪姑大哭，把個雪姑急得大叫起來，堂下立着的人們，也莫不給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目瞪口呆。豫王當即叫人上前拉開，一面溫和地問他道：「你認識這婦人嗎？」卜銘仁瞪着一雙無神的大目，把雙手一攤道：「怎麼不認識！她叫袁雪姑，是我的表妹，也是我的聘妻，那年正要成婚，忽被李賊擄去，霸佔着不肯還我，我去要人，還把我打了一頓，足足害我好幾個月沒有起床，睡在床上，只聽得人家講李賊犯罪，家屬一起送到南京。我不放心雪姑，急的了不得，好容易傷痕平復，便打點盤費來南京探信，半路了又遭了盜劫，只得沿路求乞。到這裏，打探了多日，才知道又給你們這些人藏起來了。……」兩旁侍立着的內監和衛士，這時一齊向卜銘仁吆喝起來，嚇得他連連倒退。豫王止住道：「他是瘋子，和他計較什麼！」一邊又問他道：「現在我把

袁雪姑仍着你領回完聚好嗎？」他聽了不禁又着雙手喜孜孜地笑道：「你這個鞋子倒是好人：一兩旁又起一聲吆喝，卜銘仁連忙住口，不敢往下說了。却是走去拖雪姑道：「我們快走罷！這裏的人，都和老虎一般要吃人呢！」雪姑被拉，把手一奪，搶到豫王座前跪下哀泣道：「我不認識他，我表哥決已不在人世了，奴婢甘願在此侍奉王爺一世，無論如何不跟這僞冒的瘋丐去做乞婆的！」說罷俯首哀泣不已，那個瘋子聽了不勝忿怒，暴跳如雷，大叫道：「誰說我是僞冒的！雪姑，我怎麼說這樣昧心話！」他不顧豫王向他搖手示意，接着又哈哈大笑道：「你莫嫌我是個乞丐，我怎麼說這樣昧心話！」他不顧豫王向他搖手示意，接着又哈哈大笑道：「你莫嫌我是個乞丐，骯髒貧窮，方今天下擾攘，那一處是安樂土？那一個是乾淨人？那些封高官享厚祿的，朝三暮四，反覆無常，富貴也不能長享，而且勢敗時性命還不易保得住呢！倒不如我這沒牽望、沒榮辱的乞丐自由得多哩！我來南京雖不多幾日，可是那些乞丐倒見了我都遠遠地避開，大有畏懼之意，大有尊我爲乞丐皇帝的可能。你跟了我，我做乞丐皇帝，你便是乞丐皇后，也強似跟這鞋子作奴婢呀！」卜銘仁瘋瘋癲癲地左一個鞋子右一個鞋子，把個豫王臉都給臊紅了，依着性子恨不得立叫衛士把他拖出去砍了，可是他想到去了雪姑，也許可使他的另一企圖早實現，便耐着性子叫二個內監，把卜銘仁引去沐浴更衣，告訴他決計讓他領回雪姑，還要贈他銀兩，一面溫言安慰雪姑，又傳話滿姬，選上好的衣服一箱，錦被綉褥一副，白銀五百兩，作爲贈嫁。也叫人扶她去梳洗更衣，賞賜珠環金釵翠釧各物，雪姑知無可挽回，只得委屈着由人播弄。不多一會，二人都已換過服裝，齊來王前拜謝。豫王雪姑都先要看看卜銘仁，端的是人要衣裝，和前判若二人。只是兩眼少些精神，唇頰欠些紅潤罷，雪姑這時才算心裏一寬，二人雙雙跪下，叩謝豫王的恩典，雪姑的聲調裏蘊蓄着無限幽怨，兩行酸淚，不覺奪眶而出。這時豫王看雪姑修飾得如花如玉，比初來時

格外嬌豔動人，心裏很想反悔，可是當他還在猶疑時，雪姑已在卜銘仁的一陣優笑中，嫵嫵婷婷地走了出去，豫王懷着一顆忐忑的心，望着二人的背影，歎了一口無可奈何的氣，耳邊不停繞着那瘋子的優笑的餘韻。（十五回完）

第十六回

珠冠炫輝柔情如水轉
銀燈映艷好夢正春深

豫王的一切做作，自然也吹到三秀的耳裏，府內一片歌功頌德聲，張媼聽了也讚歎不止，不覺時時要來絮絮地和三秀談論。三秀聽着，嘴裏雖不言語，心裏也自暗暗讚許，覺得豫王爲人，倒不是一味憑着權勢壓迫人的，就像他對待自己吧，給自己幾次大哭大鬧，他也不着惱，反是今天賜這樣，明天送那樣，情禮不衰。那晚不從他的命，也不覺有什麼譴責的言詞，可見他爲人寬厚溫和。這會遺嫁雪姑，更見仁德，竟和我國的古賢人的風格差不多，不由不令人油然而起敬哩。隔了兩天，張媼到後院去給三秀折幾枝金桂，作爲瓶飾，却聽得了一件新聞，忙不迭地捧了二枝桂花，奔來告訴三秀聽。三秀從窗子裏瞧見，二枝金桂跟着張媼一起顛巍巍地，急急向自己這邊移動，她知道張媼一定有什麼重要的消息來報告自己，竟不覺也移動脚步，向房門口迎來，笑問道：「你走得這樣匆忙作什麼？」張媼見問，也來不及把花插在瓶裏，就氣吁吁地說道：「喔！大娘！怪可憐的，這消息你聽了也一定難受！可是想起那婆娘狐媚妖嬈，陰狠損人的行徑，我又要說菩薩有靈了！」張媼把手裏的桂花一揮一揮地，說了一長串，三秀聽得還是莫名其妙，不知她指的是那一個，就叫她把桂枝插好了，慢慢地說。張媼這才想起手裏還有三枝桂花呢！自己也覺好笑，不知要這麼起勁做甚？於是把折來的桂枝全插到瓶裏，一枝放在窗台上，一枝插在琴桌上的花瓶裏。隨後走近三秀身邊，慢條廝理地講她聽得來的新聞道：「大娘！我告訴你，就是那個大家說她好運氣的袁雪姑，今兒早上又到王府裏來過了。前兒個出去是作新娘的裝束，今兒個來却換了小寡婦的裝束了！」三秀驚訝道：「這是怎麼的？」她睜大了二眼瞪視着張媼的嘴

。張媼道：「原是很奇怪呀！我得說了也是不信呢！後來那位總管太太詳細地告訴了我，我才相信真有這回事。」三秀道：「那末雪姑現在那裏？」張媼道：「王爺又賞了幾百兩銀子，叫她扶柩回去，置些田產，擇一嗣子，好好成立門戶。」三秀微笑道：「她的丈夫既死，王爺正好留在府中，爲什麼又遣她出去，既是這般正經，當初又何必巴巴地把人關進到這牢籠裏來！」張媼連忙替豫王辯白道：「大娘您可別錯怪了好人，王爺不留雪姑，正因爲她是寡婦，不肯敗人名節，才遣她出去的。」三秀揮手冷笑道：「我也是寡居了的，爲什麼不放我出去，却存着一段歹心呢！你吃了他幾月飯，竟是替他說話了，去去去，我不要聽。」張媼正着臉色道：「我倒不是幫着他人，真的人家待我們不錯呢！王爺不留雪姑，一來因爲成全她的名節，二來就爲她愛在王爺面前挑您的眼兒，所以王爺不喜歡她。聽說那回她傳王爺來召您不去的一晚，她在王前不知挑撥了多少回，添了許多的壞話，只望王爺發怒，重重地處罰您我，她才稱心呢！因此王爺就格外不願意留她在府內了。」三秀冷然說道：「那倒也沒關係，挑唆得王爺發怒，至多拼我一命，我自入府以來，便預備着的了，又有什麼希罕！」張媼笑道：「您固然是拼却一死，可是王爺捨不得讓您死啊，否則，憑他王爺的權勢，爲什麼任您執拗噪鬧，而反曲從您呢！這個你怎麼想不透呢！其實在婢子看來，您也可以……」張媼沒有說完，三秀怒之以目道：「少往下說！這些我不愛聽，你且講雪姑的丈夫怎麼會死得這麼快的。」張媼初見三秀怒目看她，忙翕了嘴，不敢再纏，後見三秀又問雪姑丈夫怎麼死的，便又開口道：「她丈夫原是久有癩病的，娶得雪姑，又意外地得了許多財帛，歡喜得不停嘴的傻笑。據雪姑說她的丈夫自從見了她就笑，接連大笑了二天一夜，沒有停嘴，竟是這麼笑死的！」三秀道：「這個人真也福薄可憐！」三秀聽了這節故事，倒

很爲這不相干的人添了些悒鬱。張媼看看她的顏色，便也不敢再說什麼，二人只是默默地相對着。歇了半晌，張媼似乎耐不住這沉寂，自語道：「古人說萬事由命不由人，一些也不錯的：雪姑夫婦的遭遇，當然也是命中所定，無可強求的。」三秀微微看了她一眼，沒作聲，可是聽了命中所定的話，不由想起了二十年前，在大橋召熊耳山人來算命的一回事。耳際隱隱響着「鄉村之中那有這等大富大貴的命，女子而有執政王家的氣象。……這位小姐行着幫夫長生運，如爺的富貴，都是靠她的福氣……」於是她心神不覺恍蕩起來。如果她的境遇改變了，那時肩的功名，不消說易如拾芥了。但是這根籐是從珍兒身上生起的，誰說不是珍兒的幫夫運呢！珍兒夫婦欲求富貴，看起來還繫在自己的一轉念間，如果命運是可以相信的話，那末自己也不必……她想到這兒，只覺得臉上一陣發熱，心房也爲愧怍牽引着不住地跳動。她虛心地潛移目光向張媼射來，瞧她會否窺悉自己的心事，可是身後早已空空，張媼不知在什麼時候跑開了。她留心一搜索，聽得房外有人喊喊喳喳地低聲談話，她輕輕地過去，那談話却已成了尾聲，只聽得滿媼的聲音，說了一句「哦！還有這些緣故呢！」底下便寂無聲息，除了咚咚地遠去的腳聲而外，她知道張媼快進房來，便又回身至窗前坐下。張媼過了一會，方才回房來，却也不會提什麼。忽然又過了數天，三秀正燕息房中，忽見二個內監捧了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笑嘻嘻地走進房來，見了三秀也是屈膝請安，並宣王命。張媼看三秀俯首他視，兀是不動，忙上前接過，把金珠璨耀的鳳冠，錦綉絢爛的裙襖，遞到三秀手裏，并且低言婉勸道：「王爺尊禮至此，已把大娘看待如王妃，似乎不宜再絕人太甚了！」三秀這時雖不言語，却也接過冠服，低手把玩，她的耳邊除了張媼之言以外，還繚繞着熊耳山人的許多諛辭，眼前也不時閃映着珍兒的影子，珠冠霞帔，居然貴婦裝束，幻想至此

，她的顏色自然怡和，不像前幾次的忿激悒怒了。滿嫗碰了她好幾次釘子，雖然這次賜服也是她出的主意，可是她不敢親來，只是躲在屏後偷窺，她見三秀接受冠服，顏色甚和，便知道不會出甚岔子了，隨即飛報豫王去邀功。且說滿嫗如何又會出這個主意的呢？原來她覺得豫王如此厚待三秀，甚至蓮花朶般嬌美的雪姑，他都爲了她肯舍去，而三秀總是個倔強不從，滿嫗覺得十分訝異，便私下詢問張媼道：「王爺這樣厚待你的主人，自從入府以來，待婢應服的勞役，從不叫她任值，而且賞賜疊加，這種殊恩，府中誰人又曾一遇？而今王妃薨逝，王於羣婢無一寵幸，獨注意於你的主人，這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別人求之而不得的，你的主人却還是抗不受命，究竟她要怎樣才能滿意呢！」張媼道：「在我們旁人看來，似乎也該婉順些了。可是我的主人，素來心氣高傲，在家時，每早面南坐，婢僕分作兩行，屏息聽她指揮，無敢違拗。她一向是南面使人的，現在突地要她俯首下心，屈身婢妾之列，那也莫怪她甯死不從的了。」滿嫗道：「哦！還有這些緣故呢！」就是那天三秀在門內聽他們說話，聽得的一句。滿嫗聽了張媼的話，她是何等樣人，豈有不會意的，乘空就把張媼的言辭，告訴了豫王。豫王微笑說：「這不是難事，何不早說！」遂即傳命巧匠連夜鑄金鳳冠，裁錦繡綵，縫製命婦衣裙，不消幾天都已完成，豫王就命二個內監送去。送去沒多時，二個內監來覆命道已送到收下，接着滿嫗也一陣風似地跑來了。豫王瞧着她充溢一團歡愉的笑顏，知道這次的試探，已得了很好的成效了。果然滿嫗把三秀接受冠服的情形一描繪，豫王便又抬起他的右手，把兩個指頭，撫摸着下頷，舒眉展眼，顯着一臉得意的神色，隨即吩咐滿嫗道：「時不可失，趁他歡喜，立刻辦吧！萬事鋪張一些，讓他高興就是。」滿嫗奉諭，立刻又邁着雙足，到府中四處張羅去了。庭院廳軒，到處都是結綵張燈，絢爛輝煌，把王

府霎時間裝得花團錦簇。到了晚間，鼓樂喧天，滿嫗便來催她換裝，這時的三秀，鬧得心頭忐忑，沒有絲毫主意，當她們替她換冠服時，她會本能地避讓開去，可是不多會，窺見鏡裏的自己六珈象服，竟是夫相了。心裏這時湧上一陣不知什麼味兒，不辨是羞是喜？只覺眼臉和兩頰微微發熱，兩顆珍珠似的淚珠，由眼角裏滾了下來。滿嫗忙加勸慰，重又替她擦了脂粉，由王身邊的內監，執了御賜的金蓮寶炬，導入寢，滿嫗張嫗兩邊扶持着她。三秀回頭，低低和張嫗說道：「怎可忘謝天恩！」豫王在前聽得，疾忙傳命移炬中堂，先遵禮謝過天恩，方才隨王入寢室，三秀換過冠服，向王三拜三叩，豫王見她深知大體，十分歡喜。他見三秀，連今晚不過三面，第一次見她亂頭粗服，容哀言激，但是秀色天生，不假鉛華，亦復傾城，再加淚花閃映，益增可憐，豫王心神飛越，念念不忘，就從這一剎那時起的。第二次巧遇王妃靈座前，三秀素服淡妝，秀雅宜人，而且態度嫺靜，雖眉際猶蘊幽怨，但眼角盼來，嬌柔感人，豫王因此也就相思更深了。今晚相逢，情境自又異於以前二次，豫王看她身服補服，跪起合禮，舉止有節，容態妍和，嬌羞微露，溫婉柔淑，簡直在他們本土中也是找尋不出的。本來凡是一個人久慕一樣不能得到的東西，一旦如願以償，那麼一定感覺到這件東西，突然比不會得到前更增優美，而愈覺可愛的。這時豫王的視三秀，也是這般，何況她此刻又在花一般的嬌靨上薄薄地加敷了些脂粉，櫻唇增紅，柳眉添翠，襯着金鈿珠環，錦襖綉裙，格外顯得國色天香，不同凡響。因為豫王的眼光儘是洒在她的身，不由她不斜鞞香肩，潛背銀燈，兩片淡淡的紅雲，偷襲在粉頰，一對淺淺的笑渦，隱現在香腮，那一種如羞如喜，若離若即的神情，又不同於前二次相對時了。豫王早就不能自持，隨即揮退了侍婢，掩上了房門，走到三秀面前，深深一揖，軟語低聲，細訴愛慕，耳鬢廝磨，傾談相思。

。居然個儼風流，溫存體貼，三秀看他馴如綿羊，無復平時威顏，心弦也不免被引起微微的震盪，只索半推半就，同入羅幃，從此黃氏家婦，成了豫王正配。黃亮功九泉有知，當也深悔積財未積德，老夫娶少妻的錯誤了。到了翌晨，豫王竟也癡癡地立在三秀身後，看着她對鏡理妝，三秀在鏡中瞧見豫王笑嘻嘻地對視着她，兩旁的侍女看着他們嘴角上都掛着神密的笑意，把個三秀不由羞的耳根子也紅了，回過頭來，把美媚的妙目，睜了豫王一眼，豫王見她嬌羞滿面，也便會意，雖是秀色可餐，爲了保持威重起見，似乎不便老膩戀在內室，尤其是婢僕滿前的時候，當即一笑踱了出去。豫王憶起宵來溫馨的享受，確乎讓滿嫗爲此費了不少心力，飲水思源，自該重賞，當即傳諭賞滿嫗錢六十緡。滿嫗謝過了王賜，隨即率領閩府男婦數百叩賀三秀，聲勢當然更異於在黃家時了。三秀就拿四百兩白金犒賞衆僕，衆人覺得這位夫人出手大，下人們所愛的原是小便宜，這時無不大悅，對於這位夫人頓時生了好感，何況他們深知豫王爲她如何地傾倒，寵愛自在意中，那得不格外顯出恭順。這一批人叩賀以後，三秀靜處內室，無所事事，兩旁侍婢都鴉雀無聲地肅立着。三秀見了不免在腦幕上又浮起在大橋黃宅，晨起治事，婢僕肅立承指使的一回事；連帶也想起了恭順無違的故夫，自思嫁到黃家之後，大權獨握，所欲唯心，亮功從未有一言半語不依，自己此刻墮志改操，雖是情勢所迫，總覺得很對他不起。況且黃氏無後血食不繼，格外使她心地不安。初時自己在困苦顛沛中，也無暇計及，現在境遷時異，自己由平民一躍而爲富貴，安富尊榮，若不替亮功訪立嗣子，使他宗祧得繼，那末自己的罪愆，更無可贖了。她默思至此，不由一陣面紅耳赤，五內煩躁起來，便站起身來，踱到窗前，望着藍天上綴着的薄薄的淡淡的秋雲，又不覺悠悠地隨着變幻不定的雲片，起着無盡的遐思。她想着，一直想着，如何減少心底

的愧赧，如何酬報故劍的深情，她所設想的確乎是首要解決的事，可是她只能出錢，現在對於錢的問題，她是更滿不在乎了，却是叫誰去辦呢？她思索了半天，還沒有得到答案時，忽地耳邊有輕輕的喚聲，她回頭一看，是一個年輕的待婢，指點着門口站立着的二個內監，稟告她說是王爺着他們來伺候夫人，聽夫人使喚的。三秀傳二監進來，問問他們年籍姓名，却是一個姓陳，一個姓劉，都是七十餘歲了，可是倒還壯健。三秀聽那劉監，也是江南口音，問他時原來也是常熟人氏。三秀問了幾句，就命退出，說道：「有事時我自會着人傳喚，現在且去外廂伺候。」二內監唯唯着向外退去。三秀看着他們的背影，突然另一個意念襲上了她的腦海，又召回來道：「且慢！我要差遣你們去下一封書呢！」二監就又止住了脚步，垂手聽命。只見三秀又命待婢取過文房四寶，磨濃了墨，三秀提起筆來，就在鋪在桌上的花箋上颯颯地寫了起來。（第十六回完）

第十七回

抱殘守缺
小人身隱
附龍攀鳳
名士得志

珍自從那天接到三秀的信，當時和肇周計議後寫了回書，隔了多時不得信息，珍和時肩總是不能放心，珍又催迫着時肩到南京去探信。剛好這時庚虞肇周都來直塘，約時肩同去南京探望三秀。本來庚虞自明祚之亡，便深居簡出，仍服他的舊時衣冠，本不願意去到那異言異服的衙署裏的，只爲情牽手足，才暫放棄了他的固有主張，一探多日不見的胞妹。可是肇周最怕和他的尊兄同行，一般剛正不阿的硬勁，到那種地方去，難免碰釘子，所以他主張來約時肩一塊兒去，他的理由是：時肩爲人圓活，而且前次已經去過，也比較熟悉些。有了時肩，一切讓時肩和他上前，庶幾可以不管，也可少麻煩，庶幾原也不願和那些狐假虎威的奴才們打交道，當然十分贊成肇周的意見。時肩在這種情形之下自也不容推辭，遂即打點行李，三人一同上道。沿途並不多阻攔，所以不消幾日，就到了南京。探明了王府所在，三人直向府門行來。恰巧浙西民變，豫王奉旨往撫，沒有在府中，他們向門口的武弁一說，武弁聽是劉家內戚，毫不阻擋，放他們進去。小監領導着來到內堂，三秀聞報出見，靦面不及寒暄，便覺一股辛酸，直鑽眼鼻，涕泣不能發聲。肇周看見三秀從後屏出來時，身後擁着一羣侍婢，而且華服盛飾，絕非罪孥妾婢的身份，他是何等尖利的人，早已心下明白，私衷十分欣幸，從此可藉庇蔭，沐浴餘澤，半生偃蹇，可以借此一伸了。當三秀悲泣，便忙加勸慰道：「我們此見已如再生，妹當歡欣才是！以前種種，不必縈懷，只要打起精神，從此重創根基，使錢劉二家，都得重換門楣，妹心亦可得慰了。」三秀少停，拭去了淚痕，便命侍婢擺貢品細菓，款待二兄和女婿，滿爐用個銀盤，托着三個龍紋細瓦的茶碗

泡了頂上的龍芽細茗，先托着到賡虞面前，跪下獻茶道：「大舅爺用茶」。後又依次跪獻給肇周時肩，口稱二舅爺和姑爺。賡虞見三秀的服飾氣派，已自狐疑，滿姬獻茶時恭謹的禮貌，和鶯呼，格外讓他心中納悶。趁着三秀在問時肩有否收到她的書信，以及談着珍和兒女們的瑣屑時，便暗地扯扯肇周的衣袖，以目示意，招呼他往門外去一走。三秀見他們兄弟倆站起，以爲厭聽和時肩瑣屑的談話，便叫小監端了茶，引他們去客室憩坐，時肩口內聽到一二關於珍的話語，她便如和珍在一起般地得到了安慰。賡虞兄弟來到外邊客室，賡虞便把心裏所懷疑的告訴肇周。肇周笑道：「她既已居此當然只得隨遇而安，可是王宮華貴雍容的氣勢，也不辱沒了她！」賡虞聽了不禁大恚，把桌子一拍道：「想不到以妹子這樣明白道理的人也會感富貴而變節移志！我劉氏世代清白，須不能……」肇周知道這位迂夫子又要大發獸論，連忙擺手止住道：「這個你又何必責她。古來許多列職廊廟，堂堂宰吏國亡變志的也不知道多少，即以本朝的洪經略，還有最近我們同邑的錢尙書，不是也撤下故國衣冠而甘食人祿了嗎？士大夫尙且不能自持，何況妹子竟是一個女子呢？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時勢造英雄，識時務者爲俊傑，他們都是聰明人，才幹得這不吃虧的事，所以我們妹子究竟還不失爲聰明人呢！」賡虞聽了肇周的解釋，格外忿恚，袍袖一拂，正要開口，肇周連忙站起來道：「我沒功夫和你閒爭論，我們是探望妹子來的，我正要緊話去和妹子說哩！」說着，他就連忙跑出門外去了。賡虞的脾氣，凡是爲他所視爲不合禮義的人，不管甚麼親情友誼，立刻就要割席絕交。三秀改節，已是他所不許，何況又從了那豫王，那是更不能邀他的原諒了。他所以肯耐着性到這地方來，是愛憐他的幼妹，在他的想像中，三秀一定爲了矢志不移而受到了虐待，囚首垢面一定無復曩昔的丰采，甯死不屈的氣節，定已在她膚體上刻上許

多傷痕，爲了這些，他才肯暫時放棄了成見，來探望三秀。誰知一切都出乎他的意外，使他在暫時的安慰中播下了忿激羞恨的種子，這種子漸漸地在他的血液裏長成，使他周身如生了芒刺一般地坐立不安，他似乎看見屋子裏全是惡魔，用了尖銳的鋼刺，在攢刺着他的心，他受不了這種酷虐的苛刑，他要立刻逃避這慘怖的環境，於是他把自己的東西，簡捷地整理了一下，打了一個包袱，提了就走，但是一隻腳才跨出門檻，突然又一個意念，把他的腳拉了回來。她回進室來，放下了手裏的簡單的行囊，在桌上找到了筆硯和紙墨，就磨濃了墨，在紙上颯颯地寫了他應該說的話，方才噓了一口氣，提了行囊，大踏步走了出去。過了一會肇周和時肩一同回客室來，肇周不見唐虞已是生疑，又見自己的行李也經翻動，心下頓時恍然，他的大兄已是不告而別了。果然聽得時肩在桌旁嘆道：「咦！這封信不是大舅父寫的吗？他到那兒去了？爲什麼有話不和岳母面談，却要寫信呢！」肇周聽了忙搶着過來，自語道：「讓我先來看看！」便拆開信來，抽出一張信箋，坐在窗下細閱，待時肩也慢慢踱過去湊上頭來同看時，只見他已是把信紙縹成一團，捏在掌心裏，對着時肩一聳雙肩，微皺眉道：「他這人的迂勁，簡直沒法可以改過來，像他的見解，大家只能都效法伯夷叔齊，做那活活餓死的馱子才對。他這一篇自以爲凜然正義的腐詞，怎可讓你的岳母瞧見，惹起她的不快，目下她已爲豫王敵體，我們丟開國事不談，即以親情論，也不能再以異族岐視他呀！你想這種信，能讓妹子見得嗎？」時肩見肇周似乎在探詢他的意見，他雖然並不見到信中的言辭，可是從肇周的辭色推測起來，一定有着令人難堪的措詞，況且他的語氣完全不透露着不贊成這封信，時肩自然也不得不順着他把頭微微搖着。只見肇周取個火來，把信就着火燒了，却自低語道：「這樣火辣辣炙人的文章，只配祝融氏去賞識它了！」時肩對於這位

舅舅的行徑，素來也不很以爲然的，覺得此刻他的所言所爲，都嫌過分，但是分屬卑幼，也不好有甚麼不贊成的表示。肇周却是十分得意，總算第一天來王府，就做了一樁天字第一號的討好的事，雖然他那貴爲夫人的妹子並不會知悉。於是他便瑣瑣地只和時肩談着王府中的榮華，三手的智慧，以及自己的願望，把個時肩聽得膩煩起來，便推說頭痛，早早睡了。肇周獨坐枯寂，就抬身出外，打算把王府四處都瞻仰一下。遇見內監衛士，他也一味的甘辭卑顏，逢迎着他們，所以那些人竟十分對他表示好感，舅舅舅爺地不停掛在嘴上，肇周總算又做了一件得意事情，懷着一腔歡愉，回到客室安寢。睡在牀上，回想着一日所遭，兀自歡喜不止。朦朧間似乎聽得連聲吆喝的內監，在王前低低的說了些什麼，便聽得王喜悅道：「哦！那個來人原來不是慣使剛勁的書獃子。他既是順情識趣，我自然必多賞賜些好處給他。我府裏多的是銀子，現在先領他去藏銀的庫房裏，由他自己任意搬取吧！」他聽豫王這樣吩咐，喜不自勝，忙跟着幾個內監走到庫房裏，只見堆滿了白氈氈如雪一般的銀子，耀得他眼睛也睜不開來，內監在旁只催着他快拿，却並不限制大小多少，於是他樂得揀大的銀子揣。他瞥見銀堆頂上的一錠白銀，大得像個盆兒，他貪那錠大白銀可愛，便伸手去拿，誰知那銀山竟是那末地不堅固，經他的手肘一撐，便搖幌着倒了下來，他心裏一嚇脚一軟，身子也跟着銀山一起躺下。偏偏那塊頂大的銀錠，直滾下壓住他的胸口。他雖然十分貪婪地實愛那錠大銀子，可是壓住胸口，有千觔的重量，悶得不可透氣，又只想推開它了，偏偏像生了根般地，再也推不開。他心裏焦急起來，不禁大聲喊人來助他一臂之力，喊了半天，不知誰何走來，偏不替他搬去快壓死人的銀錠，却只儘搖着他的肩背，還連聲在他的耳邊喊着「舅父醒醒！」他辨得出那

是時肩的口音。回過臉來，想瞪他一個白眼，怎麼會這般呆笨，這麼大一錠銀子都會瞧不見！誰知睜大了眼一看，還是睡在床上，既沒有什麼大堆的銀子，便連壓在胸口的銀錠也沒有了，有的，只是自己的一隻手。時肩披着衣服，站在床前問他夢見什麼了，他懊喪地搖了搖頭，時肩見他不肯說，便也仍去睡了。過了一天，時肩因不放心賡虞，且知三秀有書致珍，要囑他爲亮功覓嗣，便匆匆叩辭三秀告歸。三秀背人和時肩說道：「我不久也許就要進京，你的功名，我必設法玉成，可是你入京，切勿先來見我，免使人議有私。」時肩點頭唯唯。三秀送時肩至中堂口，再三諄囑道：「寄語珍兒，善自珍衛，勿以我爲念！我行止有定，音書自然常寄，我覓黃氏宗嗣的事，也切不可延忽，增我不安。一時肩一一諾承，帶着三秀所賜的許多土儀，盪回直塘去了，肇周却自盤桓王府，要候豫王駕回，可以謀一好差，好在他習於詔諛，慕勢趨利，和府中諸人，都談的很合適。過不了二天，直塘送書的陳劉二監也已回來覆命，他又和劉監結爲宗人。劉監覺得他以舅爺之尊，竟肯降低身份與奴才認親，自然高興，而對於肇周的影像便好到十分了。等到豫王自浙歸來，劉媪便忙引肇周上調，並且先已在王前，說了肇周許多好話。豫王沒見肇周，腦幕上已鑄了許多好字，見面之後，經他一陣奉承恭維，便下了「果然不錯」的按語，心裏一高興，就把王府中最肥最美的差使派給了他，從此肇周就掌管府中的出納冊了。此時的肇周躊躇滿志，暗忖果然應了夢境，身入藏銀庫裏，還不是予取予求嗎？總算數十年來，一直轉念着要在妹子身上，獲大名利的希望，至此實現了，又安得不欣喜逾分。他既是個貪財慕利，又工於詭謀巧取，不到一年，私囊充裕，比他家中所有，已增了數倍，倘歸家坐守，也是終身無慮衣食的大富翁了。誰知福薄命慳，財多身弱起來，患了消渴之症，久治不愈，三秀叫他暫時回籍靜養，待身體健壯

時再來，可是他那裏肯捨下那個肥美的差使，只是抵死支持着，不肯言歸，直到後來，病重上床，自己作不來主時，才由時肩伴送他回去，此是後話，且擱過不提。再說豫王自浙西撫民歸來，不多幾時，又奉召還京，三秀當然同行，督着張媼滿姬等打點拾掇，張媼一邊整理着箱籠，一邊笑向三秀道：「老婢向來聽人說，京城繁華，天下第一，黃金鋪地，碧玉爲牆，究竟天子脚下地，與衆不同！老婢聽着，雖是心神嚮往，却自忖這一世裏，沒福一擴眼界了，那裏知道，在這衰朽之年，還能靠着您的鴻福攜帶，見識見識天子座下的世面哩！可見人生無論甚事，都是前生註定。老婢註定該得一遊京師，便教投身在您這麼才貌絕代的主人身邊。」張媼歡喜昏了，嘮嘮叨叨地竟說個不停，却不顧人家愛聽不愛聽。三秀側着臉不理她，她也不會覺得，說得高興起來，連手裏的活計也不作了，還滔滔汨汨地盛譽滿姬的好處，意思就是三秀的得有今日，都虧了滿姬的識人的眼力。三秀聽着委實厭煩，就嗔着她道：「你做活儘管做活，那裏來的嘮叨話！再要多話時！索性送你回大橋，京師不用你去了。免得以後連綿不絕的生出那些廢話，我可是不愛聽的！」張媼見滿姬對她扮了個鬼臉，也笑着伸了伸舌頭，不敢開口，低頭忙着理東西去。人多工作快，不消幾時，王府裏需要帶走的物件，都已紮束停當，擇了吉日，便爾起程。那天到了山東省的濟甯，三秀突然不適起來，在肩輿中嘔吐不止。豫王聞報，忙令駐蹕，一面著人扶持三秀入驛館歇息，一面忙傳檄中丞，召醫診治。不一刻濟甯名醫畢集，有的說是阻濕，有的說是水土不服，擬了許多藥方進奉，豫王反給鬧得沒有主意。他又不甚懂得漢醫用藥，就捧一疊方子，來交給三秀，讓她自己決定。三秀這時裏了一幅錦被，正睡在榻上，豫王瞧她素面微黃，嬌喘細細，益覺可憐。就把頭湊着她的耳邊，輕輕問道：「這會覺得舒適嗎？這些醫生，開了好些方子，我也看不

大懂，你倒自己檢閱一下，看是那一張可服。三秀就在豫王手裏看了幾張，都用的利導之劑，不禁嗒道：「都是胡說，這種藥怎能給我服！還要了我的命去！我又不生這種病，我不能服這種藥！」豫王訝道：「他們都沒識你的病嗎？那末你患的什麼症候呢？」三秀沉吟道：「我患的……」一句話沒說完，兩朵紅雲，飛上了素頰，微搖一下頭，便不說了。豫王不解，還是逼住她問什麼症候，預備另延名醫診斷擬方。三秀搖頭道：「我不看了！那些庸醫胡來一起，反而有害，反正我這病不服藥，過幾天也會好的。」豫王道：「你這是什麼病？快告訴我，也好讓我安心！否則，你不服藥，我怎放得下心呢！」三秀勉強撐起半身，附着玉耳低低說了一句，臉上籠罩着嬌羞的笑意。豫王這才恍然，喜的他一時嘴都合不攏來。（十七回完）

第十八回

榮念故家胤嗣難覓
掛名金榜骨肉重圓

時肩回至直塘，問珍可會接到三秀手書，珍且不答時肩的詢問，却要他先敘述在甯的見聞。時肩自然拗不過她，便一字不漏地從自離家起，到回家止，詳細地告訴了她。當珍聽到賡亮留書絕裾，不由粉頰上滷起兩片紅雲，雖然她對於這位舅父不會發生絲毫反感。時肩又告訴她三秀要他爲亮功覓嗣的話。珍點頭道：「母親給我的信內也是提起這事，我也覺得該如此，才能讓死去的父親心安，這事是你我的責任，可是我是一個女流，素來又不曾見過一個父系的親屬，却到那裏去訪問呢！所以只有偏勞你了。我希望這事最好早些辦妥，那末我和母親大家的心才能安定。」時肩看她正容而談，透着十分鄭重的神態，他自然義不容辭，況且當三秀面前，也早已一口承應了，當下就對珍道：「我也是這樣想，早一天辦妥這事，便早了一天心事，今晚過了，明天決上大橋去訪尋，你在家聽我的好消息，好了。」珍聽了自是感激，琴瑟之愛，因此又增添了幾分，時肩在家，當真只休息了一天，便揣了些銀錢，又離家踏上了旅途。時肩到了任陽，先到劉家，見着賡虞，賡虞很訝異他怎麼獨個兒回來，問他肇周的下落；時肩從實告訴了他，他除了搖頭歎息之外，他一向對於他那熱中好貨的兄弟，是感到沒有辦法的。後來時肩又敘述了這次來的任務，而且微露着有困難的地方，需要他幫忙的意思。賡虞雖覺得三秀這件事是合理的，應該這樣做的，可是要他幫忙，却是辦不到，她素來不贊同黃亮功的爲人，並不因爲他已死了而消除了對他的鄙夷。時肩就只得獨自去辦理。事實上時肩和黃家雖是老親，可是爲了金錢的糾紛，久不來往，情形實也隔膜得很，這樣了無綫索的事，辦起來委實棘手得緊。又不能一家家去問，他便

寫了一個訪尋黃氏支系的帖子，照樣寫了多份，差劉家的僕人，在縣城以及附近的村鎮的通衢要道上，張貼起來，他每天在劉家等候消息，可是一連半月也沒有一個姓黃的來找他接洽。珍却已經數次遣人來探問有無端倪了。時肩感到非常焦煩。賡虞看不過，便幫他出主意道：「我知道黃家在大橋數世單傳，近支無論如何是沒有的，遠系或者有一二，可是亮功爲人，刻薄驚利，鄉里無不切齒，也不會願意來認這一脈了。即使你把帖子貼滿天下，人家不願意時，便一輩子也不會有人找上門來的。」賡虞說到這裏，時肩覺得很不錯，但是他說話不錯，那末自己的目的，顯見很是難以達到了，在珍和三秀面前，又何以交代呢！不禁以焦急的口吻向着賡虞求計道：「那末該怎樣做呢！」賡虞道：「依我之見，你先去訪問一二家和黃氏沾些親故的老者，也許有人知道他們的宗譜。總要查悉了黃氏的宗支才可以着手求嗣。一方面再請一請當地的紳董鄉長，就煩他們把當地黃姓的邀來，對核一下宗譜，就可以訪得亮功的一族了。這樣辦只要多化些錢，請那些人吃一桌豐盛的酒筵就成了。一時肩聽着覺得也不是頂好的辦法，可是除此之外，又沒有別的捷徑可循，要訪尋黃家的親故，他還得回家去問他的母親，於是他又趕回直塘。從他的母親那裏，他知道了幾家和黃家較近的姻親，好容易訪尋到了，有些還是和黃氏隔閡得很，後後來總算有一家比較詳細地告訴了他道：「黃氏祖先本是虞人，後來遷至崑山，數十年後又遷回常熟，有無支系，已皆無考。亮功會祖自塘市遷任陽大橋，三世單傳，要求嗣續，無論近支旁系，都是沒處尋的了。」時肩這一來，還是個不得要領，備筵宴請紳董鄉長，時肩知道也不會有甚效力，也就懶得去辦了，可是珍還希望萬一，硬逼他去請宴。但是結果呢？仍是一無所得，珍也只得罷了。時肩在鄉奔走爲黃覓嗣，三秀也已隨着豫王到了北京，時肩也就不曾有信通知三秀。爲了功名、時

肩便埋首幃下，下起苦功來。時光迅速不知不覺已到朝廷開科舉的時候。時肩捫搗行裝，入京肄業。珍備了一些私儀並寫了一封信，想叫時肩帶去。時肩想起在甯三秀別時叮囑的言語，就沒有替她帶。爲亮功覓嗣無着的事，便也沒法帶給三秀知道。那時三秀已生一子，循例冊爲王妃，又因美豔逾羣，爲太后所稱，皇族中許多福晉夫人等沒有一個的姿色可和她相比的，所以更得豫王的寵愛，真的言聽計從，千依百順。朝廷新開科舉，偏命豫王監閱國學錄科試牘。豫王携回私邸批閱，三秀因得看到錢時肩的科卷。晚間豫王和她談起此次閱錄科試卷的笑話，三秀乘間說了一句道：「看見試卷中有一姓錢名沈堃的，不知文筆怎樣？」豫王道：「你問他作甚？和你沾着鄉親嗎？他也是江南人呢？」三秀仍是閒閒地說道：「他還是我的女婿呢。」豫王喉間低低哦了一聲，便不說了。過了幾天，發榜，時肩竟是高高地題名榜上。自然這是豫王取媚三秀才這樣做的，到了明年，時肩不消說成了進士，供職部曹。時肩在京，從來不至王府，私謁三秀，連肇周都不會一面。不過在外暗地探聽，王府消息，他倒也纖細都悉哩，那一天時肩因有公事，晉謁豫王，豫王當即引他到中堂，着人請三秀出見。豫王招待時肩，款洽備至，詞和色柔，瑣瑣地跟他談着江南風物。豫王對於江南，倒時時縈齒掛懷，深深眷戀，當然他是受了三秀的影響。他若不是親下江南，又安所得這豔絕塵寰的佳人爲妻呢。自然他對於江南不自禁地流露着十二分的愛慕。時肩一面應對着豫王，一面留心通內院的門，不多一會，果見羣婢像衆星捧月般，簇擁着三秀出來，幽香暗散，環珮叮噹，先聲已足奪人，時肩抬眼細瞧，只見她身服黃錦袍，垂着紫貂皮銀鼠帕，髮髻上插了二朶珠花，晶瑩混圓，光彩耀目，一枝金鳳釵，黃澄澄，光熠熠，鳳嘴裏啣了一串，約摸有十來顆黃豆大的精圓珍珠，隨着步履的移動，搖曳盪漾，嫵娜情姿，在時肩看來，他這位

秦水，簡直比以前又年輕了許多。時肩一見三秀出堂，連忙上前叩禮。豫王看三秀抑眉舒翠，梨渦暈朱，櫻唇飽綻，銀牙半露，那一種欣然色喜的神情，不知如何地會連他也合不攞嘴來了。他聽三秀只向時肩瑣瑣提着珍的起居，他在旁無言可屬，便抽身向外去，讓他們去談家常了。時肩向三秀問起肇周道：「怎樣不見二舅，聽得他在此很爲得意。」三秀聽了一臉的喜色。暫時潛影，皺眉歎息，喟然向時肩道：「提起你二舅，我正爲他担心，他自從去冬得了消渴病，敷數延名醫診治，總歸無效，日來更見沉重，早晚恐有不測。我久欲着人伴送他回籍，他又不願，且也無得當人可遣，現在趁你回鄉之便，就送他回去吧！況且我已爲珍在王府的西面，隔着二條胡同的地方，置了一所精緻的住宅，你歸去，快和珍同來，慰我渴念！二年來我日夕繫懷的，惟珍而已，最好你快去快來！」時肩點頭唯唯，當時便決定了起程的日期。三秀並告訴他，屆時叫人送肇周到城外，和他取齊，時肩隨即別去。時肩自從那年和賡虞他們同去南京時，和肇周別後，就一直沒有見過，這時他見到肇周的消瘦的形容，幾乎嚇了一跳，肇周在王府竭盡智力、囊括財物，腰纏確已不貲，可是運慳福薄，財多偏又身弱起來，初時既捨不得醫藥費，又恐聲張了，三秀要叫他休養，而失去這個肥美的優缺，故而隱祕不宜，在人前強打起精神。日子一久，病態日深。他要瞞人也沒法可瞞，每天沒精打采，語言無音，步履無力，形容憔悴，三秀看出他的病狀，忙令請醫給他診治，可是病根潛伏，已入膏肓，徒自耗去許多參苓，他的病了無起色，反之，只有日漸加深，又因他在豫王府邸，藉着三秀的蔭庇，劉監爲羽翼，却很招了許多怨詈妬恨，他錢積了很多，偏又越多越吝，府中的人，簡直都憎嫌着他。三秀幾次要着人送他回去，他戀棧之念不容許他聽從妹子的勸告，這次時肩回南，三秀再也不肯錯過機會，也不管肇周願意與否，就和時

肩約定了，叫人替他收拾行囊，硬把他送走。肇周見了時肩，連連歎恨，責怪三秀自恃富貴，不顧手足之誼；憎嫌自己的哥哥，硬要打發他回南，據肇周說他自己的病不致有礙的。但是在時肩的眼中看來，那枯槁的容色，散澹的眼神，乏力而斷續如游絲般的語聲，都是危殆的象徵，和他同行，還得日夜的提心吊胆哩。幸虧三秀給他許多養燕之屬的滋補藥品，沿途時肩也調弄着給他飲服，路上少不得多歇少行；肇周居然津津有味地談他在王邸中怎樣使用手段，怎樣搜括金銀，回去打算怎樣處置他二年來心血的結晶，圖一個晚年舒適的享受。時肩惟恐他在路上出亂子，竭力勸他少動少講，但是他却偏惱恨人家的阻止，他要自示精神充沛，病體減輕，竟是不肯聽從。那一天離虞山不過百來里路了，眼看着就要到家，時肩心頭似乎一鬆，而且看肇周臉色精神，也似乎較初離京時，好了許多，心頭暗自慶幸。肇周自己也頗覺得，因此很覺高興。那天天氣晴朗，肇周一向在水上乘船，在陸地坐轎，這天身體硬朗些，他心裏又歡喜，便執意不肯乘轎，定要時肩一同步行，藉以覽賞村落風景，雲影潮聲，一抒胸襟。時肩勸止不聽，只得讓他拄杖緩步，時肩還在扶持着他。走走歇歇，有時仍讓他坐一會肩輿，這一天行程最緩，只走了十來里路。可是肇周倒是非常高興，晚餐時還點了許多葷菜，打了幾角酒，大吃大喝起來，他滿臉喜色對時肩道：「我離王邸時，聽得有人咒詛我，道我不得和家門相見。可是現在我倒快到家了，身體又漸健旺，眼見我回家做老封翁，安享餘年，那些奴才們又奈我何！赤口白舌地咒詛我，却正替我祛除了災晦，趕走了病魔哩！哈哈！」時肩瞧他太興奮了，苦苦地勸他少飲；飯後又勸他喝了二杯釀茶，以助消化，還陪着他談了一刻，也儘順着他的口氣，逗得他樂不可支，笑個不停。這一會各自安息，時肩飲了幾杯酒，倒也睡得酣適，只朦朧中好像聽得肇周大笑過幾聲，自覺眼皮

沉甸難支，便也懶得管他，自顧睡了。一覺醒來，天已大明，他起床梳洗畢，便踱至肇周床前，帳幃低垂，聲息全無，他想怎麼他這樣好睡，平時他總是半夜就醒的，可見他的身體確是比以前好多了。因為趕路要緊，他就伸手拉起帳門，俯身去喚醒肇周，可是連喊多聲，不聞他答應，突然一個可怖的意念，襲上了他的感覺，疾忙掀開被看他時，臉如白紙，口眼半闔，眼角邊還嵌着二顆淚珠，伸手摸他的額，像冰一般地冷得澈骨，原來已經氣絕多時了。時肩對於這位二舅，向來沒甚好感，但是想到昨晚他是那麼地志得意滿，興高采烈，僅隔了短短的一宵，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再也不能作集財置產享樂安居的打算了！而且犧牲了人格，耗費了心血，不是以正常的手段搜括得來的金銀，依舊蹣跚地僵臥在箱籠裏，不會有分毫追隨在他的身後，跟他一塊兒去。他怔怔地站住了半天，隨着無限感慨的喟歎，也滴下了幾點眼淚。幸在肇周囊橐充盈，時肩即刻召了旅店裏的掌櫃來，要他幫着料理喪事，並許他一筆重重的酬謝。真的，有錢不消週時辦，不多一刻，衣衾棺槨，一切齊備。時肩念他因驚利致疾，又不曾實現安享的願望，殯殮所需，便儘替他選用上等的品料，連旅店的酬資，一共用了千餘金，臨行時還給當地的保正訛去了數百。時肩雇了一條船，載了肇周靈柩回去，可笑肇周一生惟利是圖，不恥佞諂，罔顧禮義道德，縱然積了黃白，在他劉氏宗譜上，却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污玷，結果仍落得客死異地，一棺附身，到底不會實現他衣錦榮歸的夢想，真又何苦呢！肇周靈柩到鄉，少不得有一番人事上的鋪張，二娘當然不勝悲哀，但是庶幾見他的貪婪的兄弟逝世，却說肇周死得嫌遲，自作孽不可活哩。等他的喪事完了，時肩才得和珍攜攜行裝，入京省視三秀，就住在三秀替他們預備的住宅裏。珍到京之日，因為旅途勞頓，小有不適，不能立即至王府寧視三秀，由時肩先到王府。三秀聽說，立即命駕親往，

她爲要看這睜隔多時的愛女，卸却旗裝，仍服她的漢家裝束，使她的愛女驟睹之下，不至感到異樣。因爲昨天晚上她作了一個夢，夢見身在故居，坐東軒中清理文卷簿書，庭外男女傭僕屏息侍立，婉然黃氏盛時。所以聽得愛女來京，益使她的感舊之念彌深，特地改服而往。母女相見，懷舊感新，都覺掬不盡傷心痛淚，竟是狠狠地哭了一場。時肩張媪在旁竭力慰勸，仍不可解，後來還是時肩令他的孩子去勸三秀，才算止悲。那時珍已有兩個兒子，大的五歲，小的也已二歲餘了。三秀看她的一雙甥孫，都是一般地活潑可愛，便又想起了亮功覓嗣的事，問珍會否訪得。珍道：「時肩爲這事奔走了數月，費了許多心思，黃氏宗友，仍是徧訪無着。」三秀歎道：「那末就把次甥嗣給他爲孫吧！由我撥一項金銀給他，俟他長成，就在遺址營造第宅，奉祀亮功，不使黃祀中斷。珍！你意如何？」珍當然應承。由是三秀得暇，便服漢裝，安車紫蓋，携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因爲她見珍時，總覺得自己猶是舊朝人呢！後來珍的次子，患病夭亡，那時珍正新舉一男。因此三秀又命將新生嬰兒嗣黃，誰知不彌月也殤。三秀和珍都覺萬分傷感。時肩就允待以後珍再舉子而嗣。後來珍連產二女，就不復再孕，黃亮功便連外姓的嗣子也不能有，終於絕嗣，大橋人的咒詛，以及熊耳山人的胡謔，竟都成了靈讖！三秀共舉二子，安富尊榮，終其餘生。時肩和珍，藉三秀庇蔭，也享大富貴。江湖術士的一時阿諛之詞，竟一一巧合，後人附會，就以爲術者神術了。初時三秀嘗斥金命僕赴泖，爲黃修墓道，還打算置祭田供歲祀。誰知僕人到那裏一看，但見平疇野水，一望無垠，那裏有什麼墳墓可尋呢！原來兵燹之餘，黃墓早已被毀了。亮功營營一生，日惟以逐利爲念，原想傳給子孫萬代，那裏知道，身死祀絕，妻離財散，連骨殖都不知所歸！徒然貽後人爲茶餘酒後的笑談。倘和擊周泉路相逢，這一雙郎舅，同病相憐，當也不勝痛

悔吧！（全書完）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初版

艷孀奇遇記

(全一冊)

定價金圓

元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者

顧

明

道

校訂者

湯

修

梅

出版者

東南出版社

上海乍浦路四五五號

印刷者

改造印刷廠

電話四一八六七

福州路三二八弄六號

發行處

中央書店

福州路二七二弄四號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7648

